

教會 CHURCH CHINA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2024年12月第4期 总第100期

以文事主——《教会》杂志100期纪念专文(一)

“我羡慕活在主面前”——纪念越寒老弟兄

从未偏离基督——希伯来书13:20-25释经讲道

神的话语应当被解释

书评:《幽云厚恩:哀歌中的恩典》

拼命事奉:司布真教牧神学中的压力与苦难

忧伤有一位救主——《司布真的哀愁》书评

福音军队——十九世纪伦敦都城会幕教会的传福音事工

教会历史的助益——访谈张瀚中牧师

我与抑郁症:遭遇、认识、走出、服事

爱任纽与约翰福音中的亚当预表基督

荆棘为祂而长,百合花为你而生?

司布真教牧神学 压力与苦难中的



目录



本期主题： 压力与苦难中的司布真教牧神学

特稿

01 以文事主——《教会》杂志 100 期纪念专文（一）/ 本刊编辑部

作为媒介，文字的重要特征是安静。而神的百姓需要安静在神的话语面前。如今，读文字的人越来越少，但依旧重要。文字事工也依旧重要。期待有更多的文字事工者兴起，以带领更多的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安静读字，由此共同经历在神里面的平安与宁静、成长与复兴！

08 “我羡慕活在主面前”——纪念越寒老弟兄 / 易君

我从王叔那里学会了也喜欢上了《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这首诗歌。每当我因看重自己的感觉，软弱不能自拔的时候，我就唱这首诗歌。王叔与主同行的体会，让我的服事不要以事工为导向，而是更关注自己和牧养对象的属灵生命，以及与主的关系。

讲道释经

15 从未偏离基督——希伯来书 13:20-25 释经讲道 / 谢恩

当希伯来书的初期读者完全领会到神在基督里所赐的无与伦比的恩惠时，作者的写作目的便实现了。盼望它能够同样在我们身上实现。期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学习完这卷书之后，一生跟随基督，绝不偏离基督。

22 神的话语应当被解释 / 布林格 (Henry Bullinger)

既然神将祂的话语启示给了人类，那么祂也会让人无论如何都能明白祂的话语。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因为一些难解的地方，而认为不可能对圣经有正确的理解。圣经允许人对它作出敬虔并合乎信仰的解释。然而，敬虔地解释神的话语要遵循一些特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是由神的话语本身所决定的。

29 书评：《幽云厚恩：哀歌中的恩典》 / 马可·阿布德米瑟 (Mark Abdelmessieh)

该书作者指出，有关哀恸的不同经文，都是神给祂的子民在经历痛苦时的礼物。因此，他将哀歌定义为“带领人在痛苦中走向信靠的祈祷”，它是神特别的赐予，来替代绝望、否认、无声的苦毒、虚无缥缈的希望和无法平息的混乱。书的第一部分侧重于从诗篇中学习哀恸，第二部分带领我们学习耶利米哀歌，结尾部分则给出了个人性的和群体性的应用。

历史回顾

33 拼命事奉：司布真教牧神学中的压力与苦难 / 利兰·布朗 (Leland Brown)

虽然人们常常将司布真所受的苦难与他的教牧事工分开探讨，但司布真本人却认为苦难与事奉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牧师必须受苦，因为他们是基督特别的仆人，是基督恩典的管道。他也相信，苦难能使牧师保持谦卑，使他们能同情自己的会众，也帮助他们经历自己所传讲的内容。

46 忧伤有一位救主——《司布真的哀愁》书评 / 沙仑

司布真认为，真正的帮助，是把忧伤的灵魂带到一个更大的故事——耶稣的故事——中去。耶稣了解人的忧伤，因为祂也曾忧伤。耶稣是忧患之人真正的帮助，祂自己就是忧患之子。司布真面对自己的绝望光景时，与这位忧患之子的关系，给予他力量：“一直以来，在极度痛苦的时期，在每次折磨的辖制下，知道主耶稣有共患难之情，乃是最深的安慰。”

www.churchchina.org



教會

CHURCHCHINA

编辑



《教會》编辑部
churchchina@gmail.com

欢迎访问本刊主页

(<https://www.churchchina.org/>)

下载本期及以往各期内容。

版权声明：

本刊文本版权归作者所有。
未经作者授权，任何印刷性
书籍刊物及营利性电子刊物
不得转载。欢迎非营利性电
子刊物转载，但须注明出处
及链接（URL）。

仅供内部交流，请勿用于营利目的。

52 福音军队——十九世纪伦敦都城会幕教会的传福音事工 / 张瀚中 (Geoff Chang)

伦敦都城会幕教会是司布真曾牧养的教会。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这间教会所有的传福音事工都是在他的布道事工下进行的，但司布真会告诉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全教会被动员起来从事福音工作的故事。他曾说：“有人问我如何得到了我的会众。不，不是我得到了他们……不是我得到了我的会众，是我的会众得到了我的会众。”

59 教会历史的助益——采访张瀚中牧师 / 本刊编辑部

我的导师狄马可和迈克尔·劳伦斯都是教会历史学家，他们可以从整个教会历史中汲取资源来思考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并提供指导。我们常常觉得今天教会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崭新挑战，需要我们自己开始去摸索和解决。但实际上，这样的挑战贯穿整个教会历史，历代基督徒早已面对过。我们是站在基督教的历史长河中，认识到这点大有意义。

教会建造

63 我与抑郁症：遭遇、认识、走出、服事（上） / 苏民

面对自己的困境、困惑，面对同样身陷抑郁的弟兄姐妹，面对令人扼腕心痛的教牧现场，我不得不开始去学习，与抑郁症相关的一些知识。随着学习的增多、加深，渐渐地，我能够藉着基于圣经真理的人论、与基督联合的成圣动力论，也结合一些专业知识、常识与经验，来面对自己的困境，来陪伴和服事身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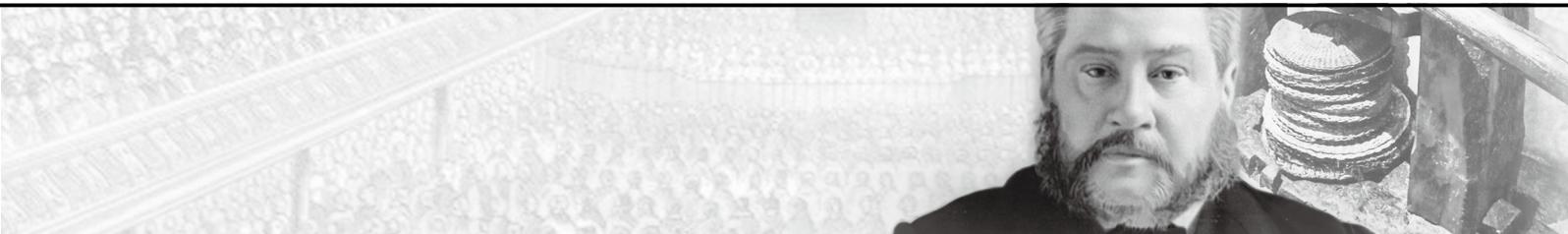
神学探讨

78 爱任纽与约翰福音中的亚当预表基督 / 马克·马科维茨基 (Mark Makowiecki)

保罗是唯一明确说到亚当预表基督的新约圣经作者，因此有人会认定，爱任纽的“新亚当”教义的使徒基础完全来自保罗。然而，本文指出爱任纽的“新亚当”教义的关键元素可以追溯到约翰福音的作者。在福音书中，约翰使用了互文对偶交错结构以及其他文学手段，将耶稣描绘成一个重演（recapitulate）亚当生与死的人物。

封三 荆棘为衲而长，百合花为你而生？ / 迈克尔·里夫斯 (Michael Reeves)

我们的生命可以比作一池水，当其波澜不兴之时，看起来澄澈而洁净。而唯有将这池水搅动翻腾，肮脏才会显露出来。同样，试炼显明我们的罪。藉着试炼，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识别出以前深埋在我们心中的恶，然后与之争战。





以文事主

——《教会》杂志100期纪念专文(一)

编者按：为纪念《教会》杂志创刊十八周年与发刊100期，本刊于第99期发出了征稿启事，诚邀杂志的读者、作者、译者和曾经的同工执笔撰文，记述自己与杂志的往事，阅读杂志文章时得着的帮助，以及自己对文字事工的目的与意义的思考。邀约发出以来，陆续收到弟兄姐妹们发来的文字或信件，本刊特别表示感谢，并汇编九篇刊登于本期。这九篇文章分别从“以载道”、“以传承”、“以相通”、“以服事”几个方面谈到文字事工。这些内容对《教会》杂志而言，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相信对身处出版寒冬却仍委身文字事工的同工而言，也一定是极大的激励。正如我们在征稿启事中所说的：“这样的文章不止于纪念，更能深广持续地影响到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教会。”盼望有更多的读者、作者、同工继续投稿，分享“我与《教会》杂志的二三事”，我们将在随后的几期陆续刊载。

文以载道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文学像车，“道”即是车上运载的货物，文学是用以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即所谓的文以载道。对基督徒而言，文字事工之车所载的“道”一定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在希腊文中有两个词来描述神的“道”。一个是 Logos，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神的话”、宇宙背后的“理性”与“规律”。约翰福音开篇多次使用“道”这个词描述耶稣基督，此“道”即是 Logos。另外一个 rhema，是现时的、即时的神的话，往往如同音符跳动般带着活泼、即时力量的神的言语。罗马书 10:17 说：“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的“话”就是 rhema。《教会》杂志已经发刊 100 期了，我为此非常感恩。感谢神呼召一批同工在文字事工的禾场上耕耘，传扬那亘古长存的道，见证那即时的、鲜活的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作为。非常荣幸能够和这群宝贵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愿主继续祝福《教会》杂志的事工，打开现有的格局，突破当下的困境，向更多的人说话！

1440年，德国人约翰·古滕堡发明印刷术；1455年，他印刷武加大译本，为欧洲的北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拉开帷幕，西方回归圣经。105年，东汉蔡伦造纸；1045年，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用的是泥土烧制的陶活字；1313年，元代王祜把六万多汉字刻在木头上，革新了活字印刷。中国作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明，有着先进的农业、中医技术，丝绸和瓷器更是让早期西方赞叹不已，为什么中国的活字印刷早于西方400年，而中国的文化却没有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是中国文字复杂，六万多汉字学习起来很是困难；二是，农业和医学典籍与圣经的地位和影响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文字在载道与传道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上帝差遣主耶稣在罗马帝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取了肉身的形状降世为人，又用希腊文记录祂的生平与教训——这文字便成为了道的载体。许多基督徒，像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1492-1536），为了翻译圣经甚至赴死。1784年，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 1758-1843）出版了《美国单词拼写课本》，倡导自然拼读，好叫孩子们能够早早独立阅读圣经，明白圣经。

迄今为止，不论世界如何变化，成文的圣经仍然是承载和传递主话语的唯一方式，仍然是传扬福音和教导基督徒生活的唯一根基——直至天地废去，主的话语依然存留。

我与杂志的合作始于十多年前，曾被戏称为“铁打的翻译”。我也盼望能够有更多主内文字平台兴起，可以使自己一生做个“铁打的文字人”。祝贺《教会》杂志第100期的出刊。盼望教会复兴，主话语兴盛，文字事工兴旺。

——《教会》杂志译者 笔芯姐妹

作为一种媒介，文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安静。安静地躺在那里，等着读的人用目光将它拾起，放在心里。这份安静在如今即时讯息、短视频泛滥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安静，对于现时代的人，是稀缺资源；于神的百姓而言，也是如此。

神的百姓需要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这安静说到底离不开神的话语。神选择了用语言文字启示祂的道，这样的选择不会因为科技发展和媒介转换而改变。圣经的话语——成文的道，依旧是根本，一切信仰相关之事的根本。对这成文之道的文字性解释和传承，依据这道对世间人和事作出的文字性解释和传递，就成了这根本之上的绝对必要。

如今，愿意读文字的人越来越少，愿意用文字做媒介输出信息的人也越来越少。但神的百姓需要安静在神的话语面前，因此，阅读文字依旧重要，更显重要。文字事工因此也依旧

重要，更显重要。仍坚守在神面前安静写字、安静译校、安静编审校读的工人，是蒙恩的，也必蒙记念！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文字事工者兴起，以带领更多的属神儿女在神面前安静阅读，由此共同经历在神里面的平安与宁静、成长与复兴！

——《教会》杂志原主编 吴提摩太弟兄

文以传承

直到被编辑同工约稿，我这个曾经的杂志同工，才惊觉自 2006 年 9 月创刊的《教会》杂志，已经做到了第 100 期。当回顾过去的岁月，我们会发现，每个时代都如同大浪淘沙，留下一些经久不变的事物。现今的时代如同是更新换代的大潮，其中也必有一些不变的，使我们能够在风浪之中站立得住。而我相信，文字事工，正是这些不变事物中的重要一部分。

在神百姓的历史中，文字一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旧约时候，因为百姓不敢就近听神亲自说话，所以神藉着摩西，把成文的历史和律法教导赐给与祂立约的百姓。在王国时代，因为百姓的悖逆，不愿听神藉着先知所传达的责备和审判的信息，所以神吩咐先知把神将来必成就的话语记录下来，留给那些经历了先知预言的审判信息之后，想要回转并寻求和明白神的心意的百姓。

在新约时期，神也藉着使徒和他们身边的同工，来记载使徒们所见证和教导的，使其成为书卷，留给后世更多被神所呼召的人，持续教导他们所确信的真理，传递他们所见证的福音。

从 2000 年前的初代教会直到如今，在波澜壮阔的教会历史中，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人物，也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引起时代变革的事件。但是这些最终都成了往人往事，随风而去，而真正沉淀并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却在神的手中成为世世代代的教会和圣徒的祝福。

我想，我们在今天藉着这整整 100 期所摆上的服事，期盼着同样也能够在今日为神所用，并在将来时代成为一份沉淀的祝福。

——《教会》杂志原编辑及作者 子衿弟兄

我最初尝试文字事工，写的是两三千字的短文，陆陆续续在不同的主内期刊发表。后来，随着事工方向的转移，我的文章越写越长，内容开始聚焦于小众的历史话题，风格开始偏重于反思与研究，似乎离弟兄姐妹日常属灵需要越来越遥远；相应地，寻找合适的发表平台也越来越难。

在这个时候，神让我认识了《教会》杂志的同工，他们愿意接纳万字左右的深度长文，愿意连载编译成系列的冷门文献和讲章，愿意以专业精神和作者一起打造每一篇文稿，愿意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承重的桥梁和管道。这些长期主义的特质，在这个追求短平快的时代，越来越罕见，却正是我这些年来整理研究宣教历史的过程中，看到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

若教会的历史（包括跨文宣教史），不是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我们今天便无法知道福音教度入华的过程。早期使徒进入汉代中国的猜测，虽有考古发现（徐州东汉石刻），却因缺乏文字记载而仍为疑史；景教入唐代中国则因“大秦景教碑”上的文字而被定为信史。十六、十七世纪的耶稣会海外福传，和十九世纪的新教宣教运动，皆因当时的宣教工人勤于书写，才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赠。

这些文字细腻、优雅、厚重，至今仍有难以超越、不可复制之美。今天的世代，科技的发展使得沟通日益碎片化；而AI（人工智能）的兴起，逐渐取代了原创。文如其人，今世的我们幸通过古人的文字认识先圣先贤；后世的人又通过什么可以来认识我们呢？我想，非文字，尤其经久不衰的文字所能比拟。

——《教会》杂志作者 亦文姐妹

文以相通

对中国的家庭教会而言，有两个现实正在让我们陷入愈发封闭与孤立的危机之中，一是众所周知的社会大环境让我们进入地下和更为隐藏的状态；二是我们所处整个时代的危机，封闭着每一个人的信息茧房也在缠裹着教会。教会作为圣徒相通的团契正面临着双重的挑战。而《教会》杂志作为独特的文字事工突破了这双重茧房，使众教会得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共同分享死里复活的经验，使得我们在真理上、在福音的体验上可以认出彼此，并且有美好的圣徒相通。正如新近的畅销书《智人之上》^[1]所提示的，信息所具有的连结共同体的功能使我们与众不同。虽然我们不必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我们可以因此认出，《教会》杂志这一独特的媒体在茧房重重的世界中为我们彼此连结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教会》杂志原编委及作者 狮亚弟兄

[1] 《智人之上》是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教授的新作，讲述的是信息网络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尤瓦尔·赫拉利，《智人之上》，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

2016年，牧者推荐我来到《教会》杂志工作。我那时还不知道文字事工的重要性，但牧者说：“去吧，在那里会极大地扩展你的视野。”后来全职牧会，我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它的重要。一个原因是看到自己视野的狭窄，一段重要经文不确定如何解怎么办？牧养中遇到严重问题当如何思考？教会如何治理才更健康并彰显神的荣耀？单间教会如何与大公教会连接？这些当然可以通过与其他传道人直接交往来学习，但文字却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连接于历史传统的父兄，也和同时代甚至素未谋面的传道同仁，彼此学习如何释经，如何牧养、治理教会。主也藉此一直牧养祂自己教会。甚愿自己以后也更能投入这项事工，以饱含真理和祷告的文字来事奉主和祂的教会。

——《教会》杂志原编辑及作者 已思弟兄

文以服事

我最初关注《教会》杂志，是在2009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唯独十字架是我们的神学——世纪婚礼事件引发的反思》^[2]。关于“世纪婚礼”事件，我已经有所耳闻，但对其中的乱象，我当时不知道如何看待。那篇文章叙事清楚，分析严谨，让我心中觉得很踏实——因为中国教会界终于有了合乎圣经、富于责任感的发声。

2014年2月我回家过年，顺便在一间家教会聚会。负责接待的弟兄提醒我要留意《教会》杂志第45期刚发表的几篇文章。几个月之后，我仔细阅读了那一期的《非“非福音”的福音》^[3]。起初觉得文字很晦涩，有些读不懂；但反复阅读几遍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竟然有茅塞顿开之感。当时，那篇文章回答了我近几年来在服事中的困惑，并且让我很得激励与安慰。此后，我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分发给几位兄弟姐妹看，他们也得帮助。这是更新我对《教会》杂志认识的转折点。从前，我只是把这把这份杂志当作众多主内刊物中的一种，偶尔才去浏览一下。后面，我几乎把每一期都用A4纸打印、胶装出来，反复阅读、学习。

概括起来，《教会》杂志对我个人成长和服事的帮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个人成长方面。第一，我把各期杂志当作资料库，遇到问题时，从中寻索答案。例如，有段时间，世俗心理学被引入了我所在的教会，我就把“圣经辅导专刊I”^[4]打印出来，作

[2] 何佳，〈唯独十字架是我们的神学——世纪婚礼事件引发的反思〉，《教会》18（2009年07月），2024年12月11日存取，<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090701.html>。

[3] 陆昆，〈非“非福音”的福音〉，《教会》45（2014年01月），2024年12月11日存取，<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140101.html>。

[4] 《教会》4（2007年03月），2024年12月11日存取，<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cts0703.html>。

为自己装备和应对的“武器库”，打这场属灵的争战。最后，虽然未能扭转教会中的形势，但至少保住了自己的家庭免受世俗心理学的侵扰。第二，帮助自己对一些重大时事进行理解、分析。《教会》杂志公众号发表的《从哈巴谷书看温州十架被拆事件》^[5]《反省新加尔文主义中的“文化使命”》^[6]等文章都让我很受启发，也被归正、得激励。第三，作为神学专著、属灵人物传记的补充，帮助自己保持“学习的习惯”。杂志的文章比较成系统，信仰也纯正。我就在阅读一些经典著作之外，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也发现新的资源。康来昌牧师的《谁是“好撒玛利亚人”？》^[7]，亦文姐妹的“亿万华民系列”（内地会历史）等，都让我受益匪浅。

第二，在教会服事方面。我在教会中主要负责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事工。我的服事理念深受《教会》杂志影响，在预备主日学的信息方面，我也从杂志得着帮助。最初，我所在教会的做法是：为了不影响成人的聚会，把小孩子集中至一个小房间，教导一些简单的诗歌和经文。延续多年后，孩子们已经习惯于游戏、零食和浅易的分享，很难再进入正式的主日敬拜。在2015年，我读到了杂志的《就福音教会取消儿童主日学访谈高真牧师》^[8]和其他系列文章，我开始训练自己年幼的孩子和成人一起听道。转眼十年过去了，我的孩子已经由幼童成长为少年人，也早已习惯于和成人一起听道、做笔记。周围的一些肢体看到我们的实践，开始试着去行，效果也很好。渐渐地，我所在的教会，以及一些兄弟教会都采用了“与成人一同听道，会后再参加主日学”的模式。无论是家长，还是儿童，都十分受益。还有，近期的文章《收刀之勇——马太福音26:47-56讲道》^[9]，给我提供了以福音为中心向孩童讲道的范本。那段时间，我自己的思路比较枯竭，就把这篇讲章吃透，分三次在主日学分享。孩子们的反响很好。

第三，在文字服事方面。我原来是文字事工方面的小白，除了偶尔写一些抒发感情的“豆腐块儿”外，很少有成型的作品，也不奢望自己能在这方面有什么贡献。大概在2020年，即庚子教难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读到杂志推出的内地会殉道者事迹^[10]，深受感动。藉着阅读，我也渐渐培养起对教会史料的敏锐度。因为自己一向对宣道会的历史比较感兴趣，就建议杂志也推出宣道会殉道者的故事。由于主笔的姐妹已经有其他的写作任务，我就萌

[5] 约书亚，〈从哈巴谷书看温州十架被拆事件〉，《教会》网站，2024年12月11日存取，<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we140718.html>。

[6] 温大卫，〈反省新加尔文主义中的“文化使命”〉，《教会》54（2015年07月），2024年12月11日存取，<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150701.html>。

[7] 康来昌，〈谁是“好撒玛利亚人”？〉，《教会》11（2008年05月），2024年12月11日存取，<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050814.html>。

[8] 《教会》杂志编辑部，〈就福音教会取消儿童主日学访谈高真牧师〉，《教会》55（2015年09月），2024年12月11日存取，<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150908.html>。

[9] 西蒙，〈收刀之勇——马太福音26:47-56讲道〉，《教会》98（2024年06月），2024年12月11日存取，<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240601.html>。

[10] 《教会》杂志自2019年12月号（总第80期）的〈“福音鲨鱼”明鉴光之死——中国内地会首例宣教士殉道事件〉起，开始陆续发表亦文姐妹编译的“内地会庚子教难系列”纪念文章。

发了“自己试一试”的念头。从小到大,我的文字一直很普通,所以从未想过在“高不可攀”的杂志正刊上发表什么文章。但是,在《教会》杂志的同工耐心的帮助下,最终把这些宣教士的事迹在公众号上一发表^[11]。我的夙愿得偿,心中十分快慰。之后,又在杂志同工的热情鼓励、手把手的指导下,我颤颤巍巍地写出“宣道会甘藏边区简史”系列的第一篇,并在杂志正刊上得以发表^[12]。随后,又陆续发表了另外的四篇。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被福音的大能与宣教士的牺牲精神所感动,成为最受益之人。这些文字意义之深远,是我之前始料未及的。藉着这样的工作,我挖掘出已经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湮没的故事,帮助自己所在地区的部分县、市的教会,因着这些文字头一次有了较为完整的教会创建史,找到了其属灵的根源。在整个过程之中,对我帮助最多,最需要感谢的,无疑是杂志的同工。完全可以说,没有《教会》杂志,就不会有这些文字的诞生,而这些被尘封已久的历史不知要再过多少年才可以重见天日。谢谢《教会》杂志让我感受到在主耶稣里真实的圣徒相通。

回首过往,我深知是神在使用我这个“无知的小民”做成祂自己的工。感谢神!因祂有说不尽的恩典,藉着一些素不相识的肢体帮助了我,也帮助了我所在地区的教会。衷心盼望《教会》杂志的同工们,在许多的艰难中继续坚守、奋斗,为神的国度同心努力;愿《教会》杂志成为众华人教会的祝福。

——《教会》杂志作者 Little Paul

祝贺《教会》杂志出版 100 期。作为喜爱《教会》杂志的读者和一位常常不能按时交稿的作者,我把主耶稣曾说过的一句话送给你们:“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我化用主耶稣这句话来描述基要主义和福音主义之间的关系。基要主义所坚持的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离开了这些真理,我们不能得生命。福音主义所宣讲的福音中心的意识、福音驱动的使命,使我们更丰盛,不断更新而变化,不断扩展基督的国度。愿你们是基要主义的,因有当信的道我们要守住;也愿你们是福音主义的,因有当跑的路我们要跑尽(参提后 4:7)。✠

——《教会》杂志作者 彭强牧师

[11] 例,〈“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记在山西朔平殉道的福斯伯一家〉,2024年12月11日存取, 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gzjn_xdh01.html;〈一百二十年前的今天,在山西阳高殉道的宣道会宣教士〉,2024年12月11日存取, 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gzjn_xdh02.html, 等。

[12] 〈宣道会甘藏边区简史(上)〉,《教会》90(2022年06月),2024年12月11日存取, <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220610.html>。

“我羡慕活在主面前”

——纪念越寒老弟兄

文 / 易君

编者按：本刊于2024年9月第99期发表了一篇关于灵修真意的文章《亲近神——越寒老弟兄谈灵修》，以缅怀2024年8月5日安息主怀的越寒老弟兄。正值杂志第100期出刊之际，编辑部收到与越寒老弟兄交往多年的另外一位作者易君弟兄发来的一篇纪念文章。易君弟兄回顾了越寒老弟兄对自己、家人以及所在教会的带领和帮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被越寒老弟兄以爱、陪伴、鼓励和劝勉所服事的众多肢体中的“一个小小子”。越寒老弟兄本名姓王，大家平时都亲切地称他为王叔，因此文中也以“王叔”称呼。以下便是这位80后的“小小子”对越寒老弟兄的回忆。

2024年8月5日晚7:56，我收到阿姨发来的信息：“易君夫妇：王叔于今天中午11:40被主接回天家，很平安。感谢主！”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预备8月11日主日的讲章，我妻子正在录一节关于亲子教育的视频课程。我停下来，待在座位上几分钟的时间，眼泪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泪眼婆娑中，我仿佛看到了2016年7月的王叔。那时，我现在所服事的教会开始准备植堂，我和我的四位预备长老一起去拜访王叔。王叔和我们分享了他坐牢时的那段奇妙经历：在他实在受不了监狱的逼迫准备摸电门自杀时，做了他当时认为的最后的祷告：“主啊，我实在受不了了。请你再来的时候，纪念在地狱里有个小子曾

经爱过你。”后来主亲自向他说话：“孩子，在你如此软弱的时候还爱着我，我怎能不爱你？”同工们听到这句话，不禁潸然泪下。王叔对我们说：“以后该你们打仗了，我已经准备好见主了。”我当时回应王叔，以后我要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个小小子”眼中的王叔。如今，我知道王叔已经打了那美好的仗，已经安息主怀，我理当欢喜，但我心中依然悲伤，因在此世无法再与王叔见面。

王叔，1938年出生于湖南。1950年随父亲迁居北京。1952年在香山恩典院确认重生得救。1954年夏在基督徒学生会第15届灵修会中奉献。1956年考入医科大学。1974年因坚持基督教信仰而被捕入狱，坐牢5年。

1994–2013 年参与国际医疗服务机构。1996 年与阿姨在自己的家中开始接待、召聚弟兄姐妹一起主日聚会，后发展成为一间家庭教会。自此，王叔一边以讲道带领服事教会，一边接待许多有难处的同工、弟兄姐妹，以公开的传讲与见证、私下的鼓励和劝勉、与主同行的经历和体会，服事了许多肢体。他从带领教会的职分上退休后，仍旧以在家中接待、外出作特会讲员等方式服事主，一直到 2023 年 6 月生病住院。

而我，正是被王叔以爱、陪伴、鼓励和劝勉所服事的众多肢体中的“一个小小子”。此时此刻，我要写一篇文章，以纪念王叔。

一、我羡慕活在主面前

不少城市教会的 70 后、80 后牧者，常笑称自己是“属灵上无父的一代”。他们的父辈大多受文革的影响，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长大，很难接触并受到基督教信仰的熏陶或装备。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因神特别的恩待，在河南、皖北、温州等地开始有大批的人归主，其中有些人被选召做主的工作，在各地服事，但他们服事的对象以农村教会，或者由进城务工者和经商者组成的家庭教会为主。同样因为神的恩待，自 2000 年起，城市新兴教会开始逐步建立与发展，但城市教会较普遍的现象是，整整缺失了 50 后、60 后两代的工人。当城市新兴教会中的 70 后工人被主兴起作工的时候，城市教会其实还是一株幼苗。从可见的层面讲，这群年轻的工人没有“属灵父母”，几乎完全是靠着宣教士们的帮助，靠着彼此扶持时

的经验交流，开始逐步成长、成熟，建立并服事主的教会的。到我们 80 后这一代人进入教会的时候，教会虽然已经有了一点点的基础，但一穷二白、根基薄弱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

我是 2004 年悔改信主，自 2007 年春夏之交，开始带领一间城市新兴教会的一个学生聚会点。由于缺乏牧者，学生聚会点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好处是有助于学生发挥自主性，兴起年轻工人；但坏处也很明显，就是年轻学生有过度热心于外在事工，而不注重内在生命建造的倾向。还有一点，由年轻同工带领学生聚会点，可能违反关于“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提前 3:6）的原则，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当时许多城市教会都经历了大批大学生归主的现象，而教会工人又有限，信主人数增多、聚会点数目增长与工人缺乏之间的矛盾非常明显。这种状况下，年轻的教会也只能使用年轻的工人。

其实，我刚开始做带领人时就意识到，带领教会跟当学生会干部不是一回事，是需要真做仆人的。但当时由于我对主的话语认识得不够，生命的品格、性情都尚未被十字架认真对付过，服事的时候常常是靠着自己的血气之勇撑着，因此也不太可能撑得长久；又因为我是家里的第一代信徒，家人非常反对我信主和服事主。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刚开始参与服事的时候，摇摇晃晃，经常软弱、抱怨，甚至崩溃，用边云波老弟兄的话就是“小马拉大车”。但感谢主的恩典，祂认识我们，从不亏待我们，

从各方各面给我们恩典，赐福给我们。也是在这一年，主派王叔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

这一年，我和妻子（当时还是我的女朋友）去拜访王叔和阿姨，听他们分享他们家族信主的见证，包括王叔在王明道基督徒会堂聚会的往事，文革期间被抄家的经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教会的一些见证。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些故事，觉得很新鲜，更感觉主的同在很真实。因此我就很喜欢去找王叔，一有空就去找他。

2008年，我结婚之后，便开放家庭，接待、带领同工查经。当时同工们生命幼小，需要栽培，于是我和妻子就邀请王叔和阿姨到我们家里来给同工们祷告和培灵。也是在那次，我从王叔那里学会了《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这首诗歌：

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
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
……

这也成为了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每当我因看重自己的感觉，软弱不能自拔的时候，我就唱这首诗歌，求主使我以基督为乐，鲜活地活在祂面前。王叔提醒我们，神看重工人与祂的关系，过于看重工作和事奉本身。王叔与主同行的这个体会，对于当时的我非常启发和帮助，让我的服事不要以事工为导向，而是更关注自己和牧养对象的属灵生

命，以及与主的关系。这也成为我后来事奉的教牧哲学之一。

二、半夜来敲门讲福音

2011年8月份，我和妻子到美国读神学。2012年夏天，岳父岳母到美国来看望我们。我岳父一直在体制内工作，虽然我和妻子都给他分享过福音，但他心里一直很抵触。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只能努力尽好敬爱父母的本分，并祷告祈求神施恩怜悯。

趁着假期，我们一家人决定沿着美国东部进行一次长途自驾旅行。我们从南卡罗来纳州出发，经过好几个州，到了纽约。开始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对台湾夫妇林叔叔家里。后来王大哥（王叔的长子）知道了我们的行程，就接待我们到他家住宿，恰好王叔和阿姨当时也在美国看望儿孙。我们一大家人和他们一大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我们刚到的那天，吃完晚餐聊了一会儿，就比较晚了，便各自回房间休息了。第二天，听我岳父岳母讲，昨晚快十一点的时候，王叔去敲他们房间的门，给他们认真地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件事情对我岳父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此前，在林叔叔家住的时候，林叔叔曾主动提议为我岳父理发。我岳父被人如此服事，很受触动。他也很是羡慕林叔叔伉俪在基督里的相敬如宾，心中对福音产生了很多的好奇。此时，一位长辈，知道我们和他们同住的时间不久，机会难得，就抓住机会把福音传给我岳父岳母。

我岳父认真地听了王叔的分享之后，晚上没怎么睡，一大早就出门到小区散步去了。到了小区门口，他看见一只小兔子，于是他就心里向主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求你让我跟着这只小兔子，别让它跑了。”祷告后，我岳父就试探性地跟着这只小兔子往前走，小兔子并没有跑，而是走几步停一停，往后看看，再走几步停一停。我岳父又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愿意，让我摸一摸小兔子，它仍然不跑，我就知道这是你的旨意。”于是他走到兔子跟前，摸了摸小兔子，小兔子竟然没跑。后来小兔子来到一个 Stop Sign（红色的停车标志牌）前停了下来，一直看着我岳父。我岳父心里大受感动。他当时正在戒烟戒酒的事情上大大挣扎，他内心觉得，这是主藉着小兔子提醒他悔改归信。于是他就跪在地上向主做了悔改相信的祷告。

主真是奇妙，祂让林叔叔服事我岳父，让王叔给我岳父传了福音，又藉着一只小兔子提醒我岳父悔改信主。感谢赞美主！

三、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2015年底，我和妻子已经在美国4年多的时间，面临着选择未来服事禾场的问题。第一种选择是，留在美国服事。当时我们刚刚建立了一间华人教会不到两年时间，若留下来事奉，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第二种选择是，回国服事。但回国去哪里服事，是回原教会，还是去植堂？我们心里很犹豫。于是我和妻子商量，由我先回去一趟，看看国内的情况再作决定。

回来之后，我先探望了王叔。王叔带我一起祷告，给我分享了传道书11:1-6的经文。这是一段关于人生投资的经文。正好我的道硕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关于智慧书的研经，我曾经详细分解过这段经文。王叔带我一起再次面对主的话语。其中的第6节深深地抓住了我：“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我当时的想法是，无论在美国撒福音的种子，还是在中国撒福音的种子，都是为主作工；传福音建立主的教会，这是第一重要的。当时国内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如果我像第4节所说的“看风”“望云”的话，我就不能回国撒种和收割。但当读到第5节说：“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我发现，我这么一个愚昧的人，真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感谢主，祂让我知道一点，我是主的仆人！以前我是罪的奴仆，如今我是义的奴仆，主人所做的，就是我这个仆人应当做的。我知道既然主爱中国人，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得救，那么我若能趁着白日做一些工作，将是主给我的极大的荣耀。

后来我去拜访另一位长辈——颜伯伯，他为我祷告，分享了箴言3:5：“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颜伯伯的分享与王叔的分享形成了呼应。我当时才知道，这不是我做选择，而是主自己乐意使用祂的仆人。于是，我们就决定回国了。

这么多年下来，我从心里感谢王叔给我分享的这段话，也谢谢主藉着祂的老仆人们给我

的教导和指引。我们是被革命主义洗过脑的一代人，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低估上一辈所做的工作，而推崇或高举自己“新时代”的工作。这与打倒一切的文革红小将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些在基督的福音里新造的人，不能忘记基督仆人的恩情。希伯来书 13:7-8 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四、这代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

2020 年 9 月份，我们教会举行了一次退修会，我们邀请了王叔和阿姨，以及于大夫和丈夫王老弟兄来分享信息和见证。他们的见证鼓励了很多人。

王叔分享到，文革时抄家，红卫兵让他否认主，他一开始的时候拒绝否认，后来对方说：“你只需要否认‘宗教’即可。”王叔回去反复思量，心想：反正我信仰的是耶稣，不是宗教，因此否认了宗教也没有关系。但当他真的这样否认了之后，心里有很大的不平安。王叔说，他意识到了自己良心中的软弱及胆怯。

退修会后，一位弟兄找我聊天。他告诉我，王叔的信息对他而言非常及时和扎心，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在被要求填一个表格，说明自己是否有宗教信仰，而他心里正想在“宗教”一栏填“无”，但王叔的见证使他回去后坚定地填了“基督教”。这件事情真是非常的奇妙：两代人竟然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共同

在此类事情上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想，这或许就是生命的传承与激励。诗篇 145:4 说：“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诚如所言。

五、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2020 年疫控常规化后，家庭教会的外在环境更加恶劣，不少信徒被封在家，不能正常聚会。当时，家庭教会充斥着非常悲观的情绪，不少牧者认为教会的寒冬来了，要做好过冬的准备。至于如何准备，其实并没有一致的看见。有些教会在疫情之前，甚至在新《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实施之前的一两年，就开始主动退掉租用的场地，转为在信徒家里聚会。有些教会也因为弥漫的“寒冬”论调，不再准备植堂开拓，而是主动地收缩教会事工。

我们教会也是被多次的冲击，我在祷告的时候，心里头有感动，要访问古道，多探望属灵老长辈，向他们学习面对艰难环境时的经验和教训。当时蒙主开门，我先去探望了李天恩伯伯的妻子，以及王明道先生的后代，回来后我又去探望了于大夫以及袁伯伯的后代，聆听家庭教会的前辈们分享当年的经历和见证，并询问他们对于当下环境该如何带领并牧养教会的看法。

这期间，我们教会再次经历了一系列的冲击，我们搬完新场地后，很快又再次被冲击，损失了一笔装修费用和一些房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带领并牧养主的教会，教会应

该怎么走，其实我心里有些吃不准。禁食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拜访王叔和阿姨，并和他们一起祷告交通。

王叔再次给我们分享了他在文革时期被抄家的经历和在监狱中的经历。在离开前结束祷告的时候，王叔说：“这个时代，教会面临的压力和逼迫是在炼净教会，但与文革的时候相比，教会现在遭遇的不能算是大的逼迫，信徒还能有人身自由，还能有聚会的地方。要多感谢赞美主，并继续作栽培门徒的工作。无论环境如何，主的吩咐要留心，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

那天的谈话和最后的劝勉对我的帮助很大。主也藉着王叔提醒我，虽然与以前相比，做工越来越困难，但实际上仍然有机会，福音的门仍然没有关。不能关注外在的环境过于关注复活的主。从王叔家回来之后，我更清楚地看到，服事的重点就是继续认真地准备讲道，坚持不懈地带领祷告会，扎扎实实地带领门徒训练，积极地传扬主的福音。除非主亲自关门，我仍然要继续做主所托付的工作。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们家的房子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而被强拆，孩子所在的学校被迫关闭，一家人不得不辗转于不同的宾馆住宿，在外漂泊。感谢主，我们最后租到了房子，神又为孩子们预备了另外一所学校。与此同时，教会的聚会场地被强制关闭，换了场地之后又反复被冲击，我和教牧同工们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在肯德基准备讲章，在德克士撰写牧函，在南城香办公，在公园等

户外公共场地开会，在各个餐馆流转带领门徒训练班……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安稳并快乐的。因为经上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雅 1:2-3）

六、是否“挂牌”

2022年，我们教会还是经历了比较大的逼迫。有上百位弟兄姐妹一一被找，并被施加压力要求离开教会。我也多次被相关部门约谈，被扣以“非法聚会”的帽子。有相关人员跟我谈，政府可能会有一些宗教管理上的尝试，准备发一些“三自牌照”给愿意配合的家庭教会。后来，我听闻一些教会登记成为了三自教堂附属的聚会点，也听说一些教会加入了三自。

我知道，这个时候经历巨大压力的，不仅仅是我所在城市的家庭教会，全国的家庭教会都在受苦。但当时，逃避背十字架、加入三自仿佛成为了一股暗流。有同工私下跟我说，不如名义上加入，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牧养，就好像拿了个营业执照，只是一层皮，没有人管，也不影响什么。但我感到，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背后有欺骗，而且一旦开了这扇门，就会为以后的软弱跌倒铺了路。

2022年春天，我和同工们去找王叔一起交通，请教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王叔给我们讲了王明道和贾玉铭曾经的见证，虽然这些见证许多同工之前都听过，也熟悉，但在压力处境下我们一起听还是不一样的。王叔说，贾玉铭晚年的时候，属灵状况特别不好，

甚至到了不知道怎么祷告的地步。王叔仍然以“尊谁为元首”提醒我们要小心，要辨别魔鬼的诡计，对待基督务必忠心。

回来之后，我禁食祷告一周，并着手写作《我们站立在此》的回应文章。人不能自欺，加不加入三自是一个属灵问题。教会是属灵的生命共同体，如果教会违反了主的命令，得罪了圣洁、荣耀的神，即使有了执照，能保留住装潢豪华的会堂，仍然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试图通过加入三自为自己牧养的教会换取稳定成长空间的做法，是对教会史的无知，也是故意使自己良知麻木、得罪神的举动。求主赐给我们悔改和灵明。

七、最后一场培灵会

2023年6月初，我打电话问阿姨，王叔可否来我们教会给同工们做一次培灵会。当时，我们教会已经成立快七年了，许多年轻同工对教会在建国后特殊时期经历试炼的历史，缺乏直观的了解；对于生命经历中传承的老前辈们的见证及他们与主同行的经历、体会，缺少直接的认识。于是在祷告之后，我便发出了邀请。王叔说，他需要祷告之后再作回复。

三天之后，王叔请阿姨发信息给我说：“他祷告通了，可以来我们中间分享。”我听到消息很开心，告诉阿姨，我会请我们的同工去接他们。

6月20日晚，王叔在我们教会分享信息。当天晚上座无虚席，王叔讲了他父亲的见

证，也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鼓励我们的同工好好地爱主，在祷告中经历祂的同在与信实。培灵会结束后一周多，大约在7月初，王叔生病住院。当时，阿姨没有告诉我王叔住院的消息。

7月28日，我和妻子一起到医院探望王叔。那时候，王叔状态还很不错，说话思路很清晰，我和妻子一起为他祷告。祷告结束之后，他还提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听我作见证时的场景。王叔看重悔改和重生，看重信徒对圣灵的经历。每次见面，王叔都提醒我要多悔改，回到主的面前，不要依靠神学，要多依靠圣灵。当天见面，王叔仍然如此劝勉我们。我问王叔：“我很自责，您这次生病是不是因为来我们教会带领培灵会被感染的？”王叔说：“主若不许可，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能掉在地上。”我深感敬佩，心里遂释然，也更多地理解了主的老仆人爱主的心。

因为王叔的家人商议决定不办追思会，我和我妻子没能去见王叔最后一面。但感谢主，在今年7月王叔去世前一个多月的时候，给我机会去和王叔道了别，下次见面就都在天上了。

王叔一生背十架跟随主，从55岁开始带领教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直在服事主和主的教会，这是他心里的念想，也是主所加给他的荣耀。愿主赐福阿姨以及王叔的后人们继续敬虔爱主，荣神益人；愿主赐福王叔服事过的弟兄姐妹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不向罪恶妥协。✠

从未偏离基督^[1]

——希伯来书 13:20-25 释经讲道

文 / 谢恩

希伯来书的系列讲道，我们已经讲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今天终于进入尾声了。在进入今天的讲道经文之前，我们不妨先纵览一下希伯来书的内容。

作者开篇明意：“神……在这末世藉着祂儿子晓谕我们”（来 1:2），强调了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丰盛的启示、完满的启示。接下来，作者通篇也都在述说基督：基督是神在这末世最后的话语（参 1:2）；基督是被天使崇拜的神的长子（参 1:6）；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先锋，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参 2:10）；基督是“道成肉身”，祂代替我们而死（参 2:14）；基督是比摩西更伟大的神的儿子，摩西是神家里的管家，但基督是神家里的儿子（参 3:5）；基督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大祭司，祂慈悲忠信，向我们表达祂的怜悯和慈爱（参 4:14）；基督是那些通过祂接近神之人的拯救者（参 7:25）；基督是新约的中保，确保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参 8:6）；基督是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能够去事奉永生神的那一位（参 9:14）；基

督是通过牺牲自己而做成永远救恩的那一位，祂一次献上自己，就为我们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参 9:26）；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参 12:2）；基督是永不改变的那一位，祂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参 13:8）；基督是在城门外为我们受苦的那一位（参 13:12）。

正如我在第一篇关于希伯来书的信息中所讲的，希伯来书就是见证基督的书，作者劝勉信徒要唯独信靠基督、持续信靠基督。现在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的尾声，我们将同样发现，作者从未偏离基督。希伯来书 13:20-25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20-21 节是第一部分；22-25 节是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衷心的祝愿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项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1] 本文选自谢恩牧师于 2024 年 5 月的一篇主日证道。略有编辑，承蒙授权，特此致谢！——编者注

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来 13:20-21）

1、向怎样的一位神祈求

这一段经文对于神是怎样的有两点描述：第一，祂是“赐平安的神”；第二，祂“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通过连接这两个要点，我们看到神所赐的平安是如何成就的——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以这样大能的作为把平安赐给我们。

(1) 赐平安的神

希伯来书的作者称神为“赐平安的神”，这个称呼在新约中一共出现了六次，其他五次均出自保罗书信。“平安”也是旧约里的一个重要主题，希伯来语的“沙龙”（שלום，英文转写为 shalom，沙龙是其中文音译），意思就是平安。圣经中的平安，与世人所以为的平安迥然有别。我们曾经都是神的仇敌，神要追讨我们的罪，这样如何才能有平安呢？保罗说：“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罗 5:10）与神和好才是真正的平安。神差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使祂从死里复活，以此成就了宝贵的救恩。如此，神将那谁也夺不走的、得救的平安赐给了祂的百姓。

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恩的元帅，也是我们的大牧人。诗篇 23:1 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位

创造我们、赐生命给我们、掌管宇宙万有的耶和华神，祂亲自做我们的牧者，每一天牧养、供应我们，使我们没有任何缺乏。在约翰福音 10:11，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祂亲自来寻找迷失的羊，且愿意做羊的门，使一切从祂进来的人得着救恩，并让他们出入得草吃。这位大牧者天天看顾我们、保护我们、亲自带领我们。

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但为何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平安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让耶稣做我们的牧人，没有将盼望放在耶稣身上，而是将盼望放在儿女身上，放在政府的政策上，放在某一个名人身上，放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放在某一种不可靠的信念上，放在存折里面的数字上……这些都是虚假的盼望，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依靠这些，我们当然就失去了人生方向，没有安慰、没有安全感、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应当在于耶稣基督，神已经使祂从死里复活。

(2) 凭永约之血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

这位“赐平安的神”是凭着什么使耶稣复活呢？凭着永约之血。我们首先要思想什么叫“永约”，然后才能够理解什么叫“永约之血”。

上帝跟谁立的约是永约？祂是跟祂怀里的独生子在永恒里立定了永约，于是“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来 7:22）。这约是救赎之约，就是要让圣子耶稣来代替祂的选民死，把他们从死亡里带出来。这约

也带着应许，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参约 6:40）。

简单了解永约后，我们再来看看“血”这个字在圣经里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在创世记中，上帝对挪亚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创 9:3）因为生命在血中，血代表了生命（参利 17:14）。但是，圣经记载的第一次流血事件，是上帝宰杀了动物，用动物的皮子为亚当夏娃做衣服（参创 3:21），而被杀的动物所流的血就是恩典之约的记号。这个事件也成了永恒之约在历史中的首次展示，而这个展示也是后期诸约的雏形和模型。挪亚献祭、亚伯拉罕献祭、摩西献祭，一直到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要献祭，而献祭就要流动物的血。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清楚地告诉我们，“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来 10:4），只有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来 9:12）。因此，血成为整本圣经里面一个救赎的记号，就如希伯来书作者引用出埃及记 24:8 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来 9:20）不仅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谈到血的功用：“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来 9:22）

分别讲了永约和血之后，我们再来看永约之血。在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里面，耶稣基督按照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参加 1:4）。这永恒之约在人类历史中的展现，就是耶稣基督在各他山上，以祂无罪的身体被钉十字架这一事件。那一刻，祂所流出的宝血就成为了这约的记号，这就是永约之血。耶稣基督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献

上了挽回祭（参来 2:17），将神的愤怒挽回，而神也使祂从死里复活。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描述耶稣复活的语言和修辞，极有可能受到以赛亚书 63:11 的启发。以赛亚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这句话在七十士译本中的翻译是：“那将羊的牧人从地上领出来的，想起古时的日子。”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来看，那牧人似乎就是指摩西。作者用上帝把摩西和以色列人从海里领上来，来类比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我们从死亡中救出来，赐下真正的平安。这也是希伯来书 3 章的一个主题，耶稣比摩西更伟大（参来 3:1-6）。

2、向神所祈求的

(1) 遵行祂的旨意

面对这位赐平安的神，以及凭永约之血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祷告是：愿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来 13:21）。这一节经文中的“叫”表示目的、结果，原文中“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是修饰“祂的旨意”的，表示神的旨意在基督徒心里运行，是神所喜悦的。因此，基督徒能够遵行祂的旨意，是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基督徒的结果；基督徒所遵行的，不是死的律例，而是主动在其内心运行着的神之旨意。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愿神成全你，好叫你里面有行善的能力，可以遵行祂的旨意，蒙祂的悦纳。

这就是基督徒的成圣，我们蒙神拯救，并且被收纳作祂的儿女，就当遵行神的旨意，照神的心意而活，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事奉。基督徒的成圣之路，就是被神不断改变、塑造的过程，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持续创造。从我们信耶稣的那天开始，神就在我们里面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直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那一天，这个创造之工才完成。整个过程神都不会停工，祂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持续作工。在新约中，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里，新造的概念是很明显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5:17 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都知道，神把我们罪中救出来；我们也知道，在末日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而我们同样要知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要活出与神给我们的身份相匹配的生活，这是一个严肃而敬虔的呼召。我们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基督，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讨祂的喜悦；我们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不断地与罪争战，对付罪；我们要效法基督，走基督走过的路。

所以，信耶稣并不是说听了福音，做了决志祷告，受了洗，然后就等着上天堂。基督徒的人生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每一天都活在挣扎中，每一天都活在争战中，每一天都活在追求中，每一天都活在学习中，每一天也都活在长进中。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随意的，不能停止读经，不能停止祷告，不能停止作礼拜，不能停止来教会，不能停止跟共同体团契交通。这些都是基督徒最基本的特征。

(2) 唯独基督、唯独恩典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中的“成全”这个动词，是修理、重建、预备、修整的意思。它提醒我们，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神在我们身上作工的结果，只有神成全，信徒才能够行出神所要求的各样善事。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即使有行善的动机和意愿，也没有行善的能力。

神为每一个顺服在祂掌管之下的人，供应得胜生活的一切所需，作者说：“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显然遵行神的旨意，跟行祂所喜悦的事是一致的。但是，经文强调了两点：第一点，神成全我们，我们才能够遵行祂的旨意；第二点“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看到这个关系了吗？如果没有神的成全，如果没有藉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遵行不了神的旨意，也行不出神所喜悦的事。

所以，一切都是恩典。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恩典，就只有罪了。正因为我们满身是罪，我们活在罪中，也活在罪人中，我们活在世上只会犯罪，所以我们才需要恩典。恩典就是解决罪的，恩典就是抑制罪的；罪相当于一个毒瘤，恩典就相当于药剂良药。一个患绝症的人能够自己研制一剂良药治他的绝症吗？同样，一个生在罪恶里的人，能靠着自我活出好行为，来使自己得救吗？所以，罪人只能在他之外找到得救的道路，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是唯一的恩典，而这恩典是凭信心领受的。

基督为我们带来的是圣洁的生活，我们当遵照祂的旨意、按照祂的话语生活，也当靠着圣灵的引导、帮助和带领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神所喜悦的生活。

(3) 愿荣耀归给祂

这段经文的最后的一句是：“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颂赞。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劝勉、见证后，说了这句最美的话：愿荣耀归给祂。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并以祂为乐，直到永远。所以，人活在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作者讲了这么多，就是要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也是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在教会里辛苦地事奉，是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一生一世恪尽职守地去遵行神的道，严谨地遵行神的旨意而生活，最后的目标仍然是为了让神的名得荣耀。荣耀神，那是最崇高、最终极的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

第二部分：温柔的提醒

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来 13:22-25）

1、听劝勉的话

在这最后的一段话中，作者温柔地提醒他的

读者：“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作者带着谦卑温柔的心，敦促、规劝他的弟兄们，要听他在这卷书中所有的话，勉励他们要继续前行——就算是在极大的逼迫、患难、苦难、试炼当中，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来 11:10）；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 13:8）；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藉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 10:20）；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来 8:1）；……这些都是我们的安慰和鼓励。希伯来书的作者盼望他的读者们能够记住他所有劝勉的话，以使他们在任何处境中都能持守信心。他也很清楚，他在涉及某些问题时，话语严厉，因此可能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够马上认可他；于是，他在书信的结尾迫切地恳求他们，不要将这些劝勉他们在信仰上坚定的话，当成耳边风。

同样，你来到教会听道，你不要只喜欢听那些好听的、舒服的、不刺耳的、不扎心的、不痛不痒的，讲讲笑话故事的，甚至讲一些心灵鸡汤的，或者是吹捧你几句的；如果你只听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任何益处，你无法成长。有时候你听道，良心不平安，心里不舒服，那才是对你有用的。

2、在试炼中信靠基督

希伯来书的作者致力于高举耶稣基督，并且劝勉他的读者在面临苦难的时候，要紧紧地抓住基督，持续地信靠祂。他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你们的生命中不要出现第二个目

标，你们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位救主，那就是基督，你们要坚定地跟随祂、信靠祂、效法祂、仰望祂。”

为何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再提醒、劝勉我们要紧紧地抓住基督呢？就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超越任何一个被造物，祂是超越天使的神的长子，祂是超越摩西的先知，祂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作大祭司，祂是真正的君王，祂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祂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将来也必定得胜。

许多人错误地以为，信耶稣就可以解决自己今生一切的问题——身上的疾病、婚姻的不幸、教育子女的失败、肉体上的各种苦难等等。然而，我们将整个希伯来书读下来，就会发现，我们信靠基督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的灵魂得着救恩。当我们的灵魂平安了，这一切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即便是在疾病中，我们也会有平安，因为相信耶稣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即便在贫穷中，我们也会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地寄居的，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即便是在患难中，我们也会有平安，因为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

基督为我们受尽了痛苦，祂所走的路是受苦之路。希伯来书 12:2 说：“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走过十字架之路，就进入到荣耀之中。而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就要效法祂走受苦、舍己、牺牲、服

事的路。最终，我们也将与基督一同进入荣耀之中。

如果你把信耶稣当成手段，是为了让上帝祝福你，让你比世人更飞黄腾达，让你比其他人更漂亮、更健康、更顺遂，让你的人生比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更好，那就错了。那你就是在利用基督教，利用上帝。

希伯来书在问我们一个问题：“你愿意在试炼中信靠基督吗？”神常常在我们的肉体上，通过各样试炼、苦难、损失来考验我们；对于我们来讲，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此时，也许有许多人正在等待上帝把他们从眼下的困境中、苦难中、贫穷中，救拔出来。假如我们认为，我一祷告祂就医治我，我一祷告就找到工作，我一祷告困难就解决，这样的神才值得相信——那么，我们这样跟拜菩萨有什么区别？我们清楚地知道，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在希伯来书中，神的应许是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完全，让我们在基督里被接纳，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与基督有份，让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承受天国永远的产业，将来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与神同在。

而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的结局，和那些忍受苦难之人的结局。耶稣如今在哪里？在天堂，父神宝座的右边。从前那些伟大的使徒们、伟大的基督徒们，很多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苦受难的那些人，他们如今在哪里？安息在主的怀里。他们的路已经走完了，他们已经得到了荣耀的赏赐。正像保罗在晚年的时

候，他对提摩太说：“我现在被浇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后 4:6-8）这就是保罗的确信，这也是我们的确信。

3、愿这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末尾的几节经文，这会我们对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有更多的了解。23 节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释放就是暗示说，从某种被囚禁的状态中释放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呢？作者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教会正在大遭逼迫，连提摩太都被抓起来坐监了。而作者依旧写希伯来书劝勉他们，因为他想到，还会有更厉害的逼迫一波又一波地临到。

最后两节经文：“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样的叙述表明，这封书信的收信人是一个或者几个领袖，信中也要求他们要问候诸位领袖及众位圣徒，这说明收信者是一个属灵的群体；而写这封书信的作者，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他的一个同工团队。信中也提到从意大利来的人，当时罗马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意大利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当时的福音已经开始广传，这

些处于极远之地的人也由衷地发出在主里面的属灵关切。

这封信的结尾是个简单的问候：“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大家不难发现，作者在最后的结语中，首先提到“赐平安的神”，最后说到“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一点跟保罗的问安很像，保罗写每一封书信都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保罗是在对他牧养的对象说，人们最需要的就是恩惠和平安。恩惠是“因”，平安是“果”。如果没有神的恩惠临到，我们就不可能享受平安。在这里，作者也是用这样的结构来表达。“恩惠”一词加了定冠词，特指上帝在基督里赐给人的恩典，正是这恩惠涵盖了作者想说的一切。当读者完全领会到神已经在基督里所赐的无与伦比的恩惠，那所有的预表和影儿的吸引力，就会消退。

这封书信对于初期读者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盼望它能够同样在我们身上实现。本书的作者是在写作当中，从未偏离基督，也期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学习完这卷书之后，一生跟随基督，绝不偏离基督。愿主祝福我们！✠

作者简介

谢恩牧师曾在国内事奉多年，现暂居国外。已婚，育有一子。

神的话语应当被解释^[1]

文 / 布林格 (Henry Bullinger)

译 / 梁曙东

校 / 榉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由于我关于神的话语的教义，使得许多人心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甚至有些人因此散播出极不敬虔的言论。因为一些人认为，圣经，作为神的话语，是如此晦涩，以至于读起来根本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益处。^[2] 还有一些人则断言，神明确传达给人类的话语根本无需任何解释。因此，他们认为圣经确实应该被所有人阅读，但每个人都可以正当地发掘和选择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意思。^[3] 这些人极力谴责众教会所领受的秩序，就是由教会的牧师向会众解释圣经的秩序。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正如你们已经开始向主祷告的，我相信你们也会继续这样做，就是怀着对神的良善的盼望，让我能向敬虔之人清楚宣告：圣经并不晦涩，主的旨意是要我们明白它；因此，**圣经应当被解释。**

我将教你们这方面的做法，以及一些现成的解经方法。解决这些要点，将消除那些使人

远离神话语的障碍，并使阅读和聆听神的话语变得既有益又富有成效。

我们中间最不起眼的人也能明白圣经

首先，我们可以指出，神的旨意是让人明白祂的话语，特别是因为在对祂的仆人说话时，祂使用了最为通俗的语言，就连十足的愚者^[4]也能明白。我们在经上也没有读到先知和使徒——神的仆人和祂那崇高永恒智慧的解释者——使用任何奇特的语言。因此，在所有的作者当中，没有比他们的文字更加通俗易懂的了。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常见的谚语、比喻、寓言、比较、巧妙的叙述、举例和其他类似的表达。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打动人，更能清楚地教导普通人平凡的智慧了。

我承认，由于习语的性质、比喻的修辞和方言的生僻用法，经文中确实有一些晦涩难懂

[1] 本文翻译自 Henry Bullinger, *The Decades of Henry Bullinger(1504–1575)*: Minister of the church of Zurich, ed. Thomas Harding, trans. H.I.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849–1852)。本刊在撰写作者简介时，得到岑凡弟兄的帮助，特此致谢。——编者注

[2] Albert Pigh. *Controv. Praecip. Explicatio*. Par.1549. fol. 93. Controv. 3. *de Ecclesia*.

[3] Richard Hooker, *Preface to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 Vol. 1: Prefa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20), 180.

[4] “idiot”: 愚者，指未受过教育的人。

的地方。但是，通过学习、勤奋、信心和擅长解经者的方法，这些困难是可以轻易克服的。我知道使徒彼得说，保罗书信是“有些难明白的”（彼后 3:16），但他马上补充说：“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不熟练、没有经过操练以及心怀恶意或心地败坏的人来说，圣经是难明白的，而对于那些热心、虔诚的读者或听众来说则不是。因此，当使徒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林后 4:3-4）他并没有把这种困难归咎于神的话语，而是归咎于那些无益的听众。因此，无论我们是谁，只要我们渴望正确理解神的话语，就必须小心谨慎，免得撒但占据我们的心思，蒙蔽我们的双眼。我们的救主也在福音书中说过：“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 3:19）

用较为清楚的经文解释不够清楚的经文

神的圣先知和众使徒并没有称神的话语或圣经为黑暗、晦涩或模糊的，而是称其为明确的亮光和指引。大卫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 119:105）我要问的是，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不过的，就是：为了让疑惑晦涩之事显为清楚，有谁会借助于黑暗和不确定？那些不确定、可疑、模糊的事，都是通过更确定、肯定、明显的事显明的。同样，每当信仰上出现任何

疑问或争论时，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应该由圣经来终结和决断吗？因此，圣经必定是显而易见的、清晰的、确凿无疑的。

让有恩赐的教师解释圣经

尽管圣经是清晰的，神的话语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并不拒绝敬虔或圣洁的解释。相反，圣洁的解释能够阐明神的话语，并在敬虔的听众身上结出丰硕的果子。鉴于许多人否认圣经需要任何解释，我将通过一些不容质疑的实例子来说明，**圣经确实应当被充分解释**。首先是神自己，祂花了四十天的时间与摩西进行多次的交流，并在多年的时间里通过摩西向教会解释律法的内容，就是摩西在西奈山向以色列全会众宣讲，并写在两块石版上的。摩西把这些记录在了申命记和其他一些书卷中，作为对神诫命的解释，留给了我们。紧接着，先知们解释摩西的律法，将其应用于他们时代的时间、地点和百姓身上，并将他们的讲论作为对神律法的清晰解释，留给了我们这些后来者。在尼希米记 8 章，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以斯拉……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8:2-8）

尼希米记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所以弟兄姐妹们请留意这里，神合法和神圣的牧师不仅宣读神的话语，还对其加以讲解。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为真正的先知和从天而来的夫子^[5]，在肉身中降临的时候，既没有废除，也没有轻视这种宣读和解释圣经或神话语的方式。祂用新约的教训教导祂所在教会的百姓。祂进了拿撒勒的会堂，站起来要念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祂；祂打开，读了第 61 章中一处著名的经文；随后，祂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并解释祂所读的内容，宣告那段预言今天如何应验在祂自己的身上。（参路 4:16-21）另外，祂复活以后，亲自就近那两位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与他们同行，并与他们谈论了许多的事；（参路 24:15-26）最后，祂“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 24:27）

使徒们也效法主的榜样，亲自去讲解神的话语。例如，在使徒行传第 2 章中，彼得解释了诗篇第 16 篇中关于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内容（参徒 2:25-31）。腓力也向那位埃塞俄比亚贵族清楚地解释了以赛亚书的预言，带领他相信基督并加入教会的团契。（参徒 8:30-38）那些说保罗不是处处解释圣经的人，既没有见过也没有读过保罗的事迹或著作。因此，我希望我已经清楚而充分地表明，**神的话语应当被解释。**

根据作者的意图和处境进行解释

对于那些大声疾呼反对解经，不愿传道人和教会在会众面前公开和严肃地宣讲经文，也不愿将其应用于特定的地点、时间、处境和

个人的的人来说，他们的策略是寻求一些与神应得的荣耀无关的东西。他们的生活之道与敬虔之人并不相称^[6]。他们的言语邪恶、失礼、诡诈。他们的行为恶毒，令人发指。他们希望如此行而不受惩罚；因此，他们想废除对经文的解释。因为如果一个人仅仅阅读圣经的字句，而不将其应用到处境、地点、时间和个人，就不会极大地触动他们不敬虔和邪恶的生活。因此，当他们呼喊要取消讲道和对圣经的解释，并且仅仅阅读圣经而不作任何说明时，他们所想的，无非就是把神的律法抛诸脑后，践踏所有的管教和对罪的责备，好让他们可以随意犯罪而不受惩罚。公义的主会在祂所定的时间更加严厉地惩罚这种人，因为他们是更加公然地悖逆他们的神。

与此同时，教会所有牧师都必须谨慎，不要在这方面按自己的喜好行，否则就会因错误的解释而扭曲圣经。如此，他们就是对教会呈现自己的发明，而不是神的道。古时有的教导者似乎也犯了类似的罪，因为主在以西结书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结 34:18-19）这是严重的罪行，主必按祂的公义施行最严厉的惩罚。

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圣言的解释者，基督教会忠心的传道者，必须努力保持圣经的纯正

[5] “master”，即新约里的夫子，或者教会里的教师。

[6] “fitting”，原意是 comely，即相称的或合宜的。

和全备，真诚地将神的话语教导给基督的百姓听——我的意思是，要清晰明了，而不是被我们自己发明的愚蠢和错误的解释所扭曲或蒙蔽。

不可超越经上所记的

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时机和场合要求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或神话语的讲解说一些话。在这里，我不会特别论到要有娴熟的语言知识或人文知识，这些都是好的解经家所必备的；我只想简单谈谈一般性的内容。首先，你们必须明白，圣经或神的话语中有一些内容是如此清晰明了，以至于无需解释，也不容任何解释。若有人想用自己的解释让一些事情更加显明，他所表现出来的聪明，就像人试图用火柴和火把，帮助冉冉升起的太阳照亮世界一样。至于经上那些看起来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解释清楚的内容，绝不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来解释，而要按启示了圣经的神的想法和意思来解释。使徒彼得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 1:21）因此，神的话真实的本意必须从经文本身得出，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强行将意思加给经文。关于这一点，你们必须记住一些特定的规则，在我接下来的寥寥数语中，我打算向你们简要地说明这些规则。

解释时要符合公认的信仰教义

首先，正如我们在罗马书第 12 章所看到的，使徒保罗希望圣经的解释与我们的信仰一致，在每一点上都与之相称（参罗 12:6），

以及他在哥林多后书中也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林后 4:13）因此，应将这一点视为大公信仰的要点之一：在我们的解释中，不应引入或接受他人所提出的任何有悖于我们所公认的信仰条款（使徒信经和古代教父的其他告白）的内容。因为使徒说：“我们凡事不能敌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林后 13:8）

因此，当我们在约翰福音中读到主说“父是比我大的”（约 14:28）时，我们必须想到，宣告或者承认说父与子之间在神性上有任何的差异，都是违反我们信仰条款的；因此，主的意思与这些话看起来的表面意思并不相同。

同样，当我们读到使徒的“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来 6:4-6）这句话时，我们不可相信，神不把悔改赐给那些离弃的人，因为大公信仰是这样的：只要我们还活在地上，不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所有归向主的人，神都应许全然赦免他们所有的罪。

同样，当我们读到主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太 26:26）时，让我们立即想到我们的信仰条款：我们的主取了人的身体，这身体如今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也让我们想到，在提到圣餐时，主希望我们从圣礼的角度而不是以“变质”的角度，来解释有关圣餐的经文。

同样，在读到使徒所说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林前 15:50）时，我们不应仅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句话，而要坚持我们信仰的条款：“我信身体复活”；我们也要知道，这里的“血肉之体”指的是我们的情感（affections）和软弱（infirmities），而不是身体的本性（nature）和实质（substance）。

根据爱的律法原则去解释

另外，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主总结了律法和先知的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40）基于主的这番话，“圣人”奥古斯丁在《基督的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第一卷第 36 章写道：

凡自认为明白圣经或其中任何部分的人，有了这种认识，却没有实际行出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条的话，他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明白圣经。但是，不管是谁，只要他从圣经得出有利于生发这种爱的观点，哪怕他并没有说出作者在该处要表明的相同意思——那么，这人不会因犯错而自取灭亡，也不会因为撒谎而全然欺骗他人。^[7]

这就是奥古斯丁所写的。因此，我们必须尽全力确保我们的解释不会破坏爱，而是促进爱，向所有人举荐爱。主说：“不要与恶人

作对。”（太 5:39）但如果我们断言祂的这句话也是讲给掌权者的，那么对邻舍的爱，对那些落入危险之人的搭救以及对被压迫者的保护，就会遭到破坏和荡然无存了。^[8] 因为盗贼、刁民、强盗和不法之徒会欺压寡妇、孤儿和穷人，这样，一切罪孽就会横行霸道，占尽上风。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我认为不需要列举太多例子。

根据上下文解释每段经文

此外，在解释圣经，探究神话语的真正含义时，我们必须留意每句话是在什么场合说的，前面说了什么，后面说了什么，在什么时候说的，按什么顺序，说话者是谁。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场合、前后句子来解释例子和比喻。此外，除非一个人始终留意整本圣经的表达方式，并且非常努力这样做，否则他的解释就必然会偏离正轨，犯极大的错误。

保罗观察到当时的情形，由此得出结论：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既不是因受割礼，也不是因行律法。相关经文可以在罗马书第 4 章和加拉太书第 3 章中看到。再者，当论到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 26:52）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彼得的身份是使徒，而不是掌权者。因为我们在经上看到，刀剑是给掌权者用来伸冤的（参罗 13:4）。我们若对每个特别之处都一一举例的话，未免太过繁琐和麻烦了。

[7] Augustinus, *De Doctrina Christiana*, Vol. 1, chap. 36 (1531). (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正确地运用了爱的原则，即使他未能准确把握原文的意图，他也不会误导任何人)。

[8]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掌权者不应该与恶人作对的话，那么邪恶就会不受约束，也不被惩罚。

将相似的经文放在一起比较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解释神话语的方法，就是把相似或不同之处放在一起比较，用更明显的经文解释较晦涩的经文，用更多数的经文解释少数的经文。因此，虽然主说“父是比我大的”（约 14:28），我们必须考虑到同一位主又在另一处说“我与父原为一”（约 10:30）。另外，虽然使徒雅各说，亚伯拉罕和我们都是“因行为称义”（参雅 2:21、24），但使徒保罗在许多地方都反对这一点。使徒彼得也接受这种解释方式，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彼前 1:19）

古代作家特土良断言：“那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从经文中抽取一些奇怪之处，而不考虑其他部分的人，并不是持有正确信仰的人，而是异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为自己挑出少数他们打算全然相信的见证。而与此同时，整本圣经却质疑这一点，因为确实，较少的经文必须按照更多经文的意思来理解。”^[9]

在神面前谦卑地解释

最后，解释神话语最有效的准则，就是怀着—颗爱神并荣耀神的心——不因骄傲而自大，不为虚荣所驱使，不被异端和邪情所败坏；而是不断地求神赐下祂的圣灵，正如圣经是由圣灵启示和默示的，同样也要靠着同

一位圣灵来进行解释，能以荣耀神并保守信徒。释经者应当心里火热燃烧，热心倡导美德，恨恶邪恶，甚至压制邪恶。这样的释经者，心里不可听从狡猾的诡辩者魔鬼所提出的建议，以免魔鬼像从前在伊甸园中那样歪曲神话语的意思。不可容让人的智慧直接反对神的话语。如果一位良善且忠心的神话语的解释者这样做了，那么尽管他在某些地方没有完全把握经文中较深奥的意思（正如谚语所说，他没有正中靶心），我们也不应谴责这种错误，认为它是作者的异端之说，也不应判定它对听众有害。任何揭示了经文更深奥更精确含义的人，都不应随意批判他人不完全的解释——正如一个不完全的解释者不应拒绝更好的释经者更为正确的理解；而应当承认这一更正确的理解，用感恩的心领受它。

总结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谈到了很多关于神话语的含义，以及如何解释神的话语——既然神将祂的话语启示给了人类，那么祂也会让人无论如何都能明白祂的话语。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因为一些难解的地方而感到绝望，认为不可能对圣经有正确的理解。圣经允许人对它作出敬虔并合乎信仰的解释。神的话语是历世历代所有人的生活准则。因此，应该通过解释把圣经应用在历世历代每个人的身上。

就连我们的神自己，也是通过摩西，以许多话语向祂的百姓解释并应用祂在西奈山所

[9] Tertullian, *Adversus Praxean*, ed. Semler(1828), 183.

颁布的律法。此外，古代先知们庄重的做法是，首先宣读神的律法，然后通过解释将其应用于百姓身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亲自解释圣经，众使徒们也如此行。因此，**神的话语应当被解释**。至于那些不愿让圣经得到解释的人，他们的意图是要任意犯罪，而不受控制或惩罚。不过，尽管圣经允许人解释，却不允许人任意解释。圣经全然拒绝任何带有个人想象意味的解释。正如圣经是由神的灵所启示的，同样，也必须靠这同一位圣灵去解释圣经。因此，虔诚地解释神的话语要

遵循一些特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是由神的话语本身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解释时要确保所解释的内容不违背我们的信条^[10]，也不违背爱神和爱我们邻舍的原则。相反，解释时应当彻底审视，并基于前后文来理解，通过全面权衡，综合相关经文进行解释。最重要的是，解经者的内心必须敬虔，愿意栽培美德，根除罪恶。最后，要时刻准备，常常向主祈求，愿祂光照我们的的心思意念，愿神的名在一切事上都得荣耀。因为荣耀、尊贵、权柄，全是祂的，直到永远。阿们！✝

作者简介

约翰·海因里希·布林格（Johann Heinrich Bullinger，又名 Henry Bullinger，1504–1575），瑞士改教家。1504 年出生于天主教神职人员家庭，1522 年在德国科隆大学（Universität zu Köln）毕业后，通过阅读圣经与教父著作脱离天主教。而后，他于一所修道院担任教师，直到 1529 年回到家乡布雷姆加藤（Bremgarten）担任牧师。1531 年，慈运理战死之后，他接续慈运理担任了苏黎世的首席牧师，并在苏黎世讲道超过 7000 场。布林格的一生著书一百五十多部，参与制订《第一瑞士信条》，独立创作《第二瑞士信条》，《上帝唯一的永约》一书被公认为是第一部阐释圣约教义的神学专著。

[10] 布林格并不是建议用信条来控制对圣经的解释。相反，他认为在圣经已经被解释并且其真理被总结为信条之后，以与这些真理相矛盾的方式重新解释圣经是不明智的。这种做法就是“标新立异”。宗教改革并不是充满了新教义，而是恢复了教会原本的教义，而这些教义是在历史的过程中被扭曲或废弃了。

书评：《幽云厚恩：哀歌中的恩典》^[1]

文 / 马可·阿布德米瑟 (Mark Abdelmessieh)

译 / 乔天

校 / 无声

内容概览

马可·夫罗格波 (Mark Vroegop) 在其《幽云厚恩：哀歌中的恩典》(*Dark Clouds, Deep Mercy: Discovering the Grace of Lament*) 一书的引言中写道：“发现哀歌中的恩典，就会看到幽云之下的厚恩。”这是一本有关苦难之中的恩典的书。夫罗格波既不是纸上谈兵的神学家，要就苦难这一复杂主题写一部恢宏巨著，他也没有保证此书将提供一种方法，能一劳永逸地应对艰难的处境或者糟糕的感受。他的书其实源自于他的家庭和个人的哀恸之旅，其中包括他即将出生的女儿却胎死腹中这一令人悲痛的事件。

本书指出，有关哀恸的不同经文，尤其是哀恸类诗篇 (本书第一部分) 和耶利米哀歌 (本书第二部分)，都是神给祂的子民在经历痛苦时的礼物。“哀歌告诉我们，可以伤心哀恸，但是要信靠；可以痛苦挣扎，但还是要

相信。”因此，夫罗格波将哀歌定义为“在痛苦中带领人走向信靠的祈祷”，是神赐予的特定选项，来替代绝望、否认、无声的苦毒、虚无缥缈的希望和无法平息的混乱。哀恸并非我们的天然本性，而是需要习得。“哭泣乃人之常情，而哀恸却是基督徒所为。”事实上，我们哀恸的时候，就是在跟随耶稣。新约圣经引用哀恸的诗篇来描述耶稣为圣殿焦急的心情 (参约 2:17，引自诗 69:9)，耶稣引用哀恸的诗篇来谈及自己遭人出卖 (参约 13:18，引自诗 41:9)，祂在十字架上最令人费解的话语也出自哀恸的诗篇 (参太 27:46，引自诗 22:1)。

在第一部分，夫罗格波侧重于如何从诗篇中学习哀恸 (如诗 77、10、22、13)。诗篇中最大的类别当属哀恸类诗歌，占据三分之一的篇幅。^[2] 哀歌一般至少提出两个问题：(1) “神啊，你在哪里？”(2) “如果你爱我，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3] 大多数的圣经哀

[1] 本文翻译自 Reformation21 网站的书评，原题目为 Review of Mark Vroegop's *Dark Clouds, Deep Mercy: Discovering the Grace of Lament*。网址链接：<https://www.reformation21.org/blog/review-of-mark-vroegops-dark-clouds-deep-mercy-discovering-the-grace-of-lament>。2024年12月存取。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Bruce K. Waltke, James M. Houston, and Erika Moore, *The Psalms as Christian Lament: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4), 1.

[3] Michael Card, *A Sacred Sorrow: Reaching Out to God in the Lost Language of Lament*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 2005), 17.

歌都包括四个关键因素：(1) 对神说话（选择向神祷告，而不是沉默放弃）；^[4] (2) 倾诉（勇敢而谦卑地向神说明导致我们痛苦的境况）；(3) 求告（倚靠神的性情，大胆求告）；最后，(4) 表达信靠和赞美（积极地等候神，回想祂拯救的作为）。^[5] 总之，哀恸就是转向神、诉诸神、求告神以及信靠神。

关于倾诉，夫罗格波竭力排除“自我中心地向神发脾气”，因为这种行为无论何时都不荣耀神。倾诉要以神为中心，发自肺腑，渴望看到神的应许和痛苦现实之间的距离能够被填补。夫罗格波教导我们，正确的倾诉是：(1) 以谦卑的态度：“在开始倾诉前，要确保你已经把傲慢放在门口了。带着痛苦，而不是骄傲，来到神的面前。”(2) 倾诉时，要按经文祷告，使你的哀恸不会出格。(3) 诚实地向神表达你的恐惧和痛苦。要记得，神不会感到惊讶，耶稣与我们共情，而且圣灵为我们代求（参来 4:15；罗 8:26）。(4) 不要为了倾诉而倾诉，要追求与神一起前行。

向神倾心吐意之后，我们要大胆求告。夫罗格波坚称，事实上，神命令祂的子民，要坦然无惧地向祂求（参来 4:16）。^[6] 在哀恸诗篇里，哀恸的人发出了九种呼求或者请求。“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记念你的约”；“愿你施行公义”；

“求你不要记念我们的罪”；“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不要闭口，求你垂听我的声音”；在我痛苦时，“求你指教我”；“求你为我伸冤！”我们在按这些经文祈求的时候，要相信“痛苦的哀歌和忧伤的人在痛苦中与我们相遇”。这也是为什么坦然无惧的求告，最终应当带领我们信靠神。诗篇中像“但是（but）”这样的字眼往往标志着把心转向信靠神（参诗 13:5；31:12、14，新译本；71:10-11、14，和合本翻译为“却”；86:14-15，新译本）。通过这种转向，我们选择以多种方式记念神的救赎之爱，但我们最终来到福音书，祂那恒久不变的爱在这里熠熠生辉。信靠神的应许不会“结束苦难，但它们给我们的苦难赋予目的”。对神的信靠不一定会终结苦难，但这种信靠可以“成为敬拜的平台”。

在第二部分，夫罗格波带我们学习耶利米哀歌。这卷书篇幅不长，大部分都以离合体（acrostic form）^[7] 的形式写成，教导我们“从头到尾看待苦难”。我们从哀歌的头两章，学到至少三个智慧功课。首先，罪是真正的问题。“耶路撒冷的毁灭、所有的痛苦和我们一切的哀恸，背后的根源都是罪。”其次，看见耶利米为国家哀恸哭泣，让我们学到，我的罪和苦难并非唯一的问题。这样，我们不再专注于自己的痛苦，而是学习为神所关

[4] 亚历山大·麦克拉伦（Alexander Maclaren）写道：“疑虑若不直言明说，便会像有毒的迷雾一般弥漫于心，遮蔽内心的光明。思想，无论是好是坏，当其被清晰表达出来的时候，便可以讨论。”引自 James Montgomery Boice, *Psalms, vol. 2, Psalms 42-106, An Expository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05), 640-41. (Vroegop, p. 32; “silence is soul killer” p. 32)。

[5] Stacey Gleddiesmith, “My God, My God, Why? Understanding the Lament Psalms,” *Reformed Worship*, June 2010, www.reformedworship.org/article/june-2010/my-god-my-god-why.

[6] “我们坦然无惧地祈求，因为祂深切明白。”（参来 4:15）

[7] 离合体又称为字母诗，每一节的开头是按希伯来字母表 22 个字母的顺序从头依次排到尾，每一章的节数都是 22 的整倍数，正好形成循环。不过，这需要在希伯来原文中才可以看得出来，英语和中文圣经都没有办法体现字母诗的神韵。——译者注

心的以及令她人心碎的事物而哀恸。第三，我们看到，哀歌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把我们的心扭转“向神的视角”。^[8]

耶利米哀歌第3章是本卷书的高潮。当耶利米的心思转向思考和纪念神，追想神的救恩和往日的怜悯时（参哀3:21），决定性的转折点来了：绝望和毫无光明的黑暗（参哀3:1-20）不再占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盼望和信靠（参哀3:21-66，尤其是55-58节；比较18节和58节）。^[9]这一章显而易见的教导是，“心里可能有个声音说：‘没希望了！’但我们要反驳。”^[10]耶利米哀歌第4章表明，神能通过苦难让我们看见自己内心的偶像，并救我们脱离这些偶像的辖制。因此，哀歌“为信错了对象而哀伤”。^[11]

耶利米哀歌第5章几乎包含了哀歌的所有元素，但重点是求告、转向神而得盼望。整卷书以充满盼望的祷告结束（参哀5:21-22）：“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哀5:21）

在第三部分，作为本书的结尾，夫罗格波给出了个人性的和群体性的应用。他给出了使用圣经哀歌的个人性成长步骤：（1）反复阅

读圣经；（2）识别或大或小的境况下的忧伤；（3）使用哀歌进行辅导；（4）以属神的方式在神面前哀恸，从而战胜苦毒；（5）为罪忧伤并向神认罪；（6）通过哀伤把自己的感受带到神的面前，从而战胜孤独；（7）“继续信靠使你持续信靠的那位。”^[12]在最后一章，夫罗格波鼓励传道人在葬礼上使用哀歌的语言（而不是出于善意却不明智地回避痛苦的方式），传讲并教导耶利米哀歌以及哀恸类诗篇，通过自己的榜样教导他们为自己的哀恸祷告，并且鼓励他们在公众敬拜时吟唱相关经文。

该书对传道和辅导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帮助

在个人辅导和公共布道事工中，夫罗格波的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指导意义。在辅导的时候，可以教导被辅导者使用哀歌来代替（a）过度的不健康的内心自省，因为后者只会增加痛苦；（b）急促和缺乏同理心的回应，或者在没有提供恩典框架的情况下应用真理。“如此一来，哀歌就能成为辅导过程中的帮助。情感得以表达，恩典受

[8] “当我们沉迷在享乐之中，神会对我们耳语；当我们良心发现，神会对我们讲话；当我们陷入痛苦，神会对我们疾呼：痛苦是神的扬声器，用来唤醒这个昏聩的世界。”引自 C. 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New York: Collier, 1962), 93。“我将透过泪水看世界。或许，我会看到未流泪时所无法看到的景象。”引自 Nicolas Wolterstorff, *Lament for a So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7), loc. 127 of 562, Kindle.

[9] 夫罗格波简洁地总结了22-33节的真理：神的怜悯（hesed，此为希伯来文英文转写）绝不间断（参哀3:22-24）；等待不是徒然（参哀3:25-27）；终末的话语还未宣告（参哀3:31-32）；神总是良善的，祂“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哀3:33）。

[10] Timothy Keller,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New York: Riverhead, 2013), 289-90. 夫罗格波在书的第105页对其进行了引用。凯勒完整的表述如下：“心里可能有个声音说：‘没希望了！’但我们要反驳，要说：‘那要看你希望些什么。是否应当放太多希望在那里？’留意诗人如何分析自己的希望——‘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再看他如何告诫自己：‘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祂。’（参诗42:5）诗人是提醒自己的心，要寻求神，仰望神。”

[11] 夫罗格波指出了耶利米哀歌第4章中提到的五种偶像崇拜。这些偶像包括：执着于财务安全（参1节）；将人当作救主（参5、8-9节以及描述耶利米书39:1-10情景的20节）；渴求文化舒适；偶像化属灵领袖（参13-16节）；妄想神的恩宠（以色列自以为蒙恩，却因滥用神的恩典，而比所多玛更糟糕（参6节））。经过了沉重的一章之后，耶利米在22节以盼望作为结尾。他相信“神不会让祂子民流亡的时间超过必要的限度”。

[12] 摘自夫罗格波失去女儿时，约翰·派博写给作者的一封私人邮件。

到拥抱，心灵得到更新。”我们教导心灵受伤的人，他们“可以哀恸，但不要以无目的、自私的方式”。因此，若牧师或辅导员能毕生学习、祷告并且应用哀歌的经文，这对他本人及其辅导对象的心灵必大有益处。此外，被辅导对象也应该将其作为一项辅导作业，学习和使用这些哀歌来祷告，直到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哀歌祷词。

辅导过程中对他人的苦痛的倾听和哀恸的教导，必将丰富传道人的公共布道事工。会众里总有人在经历不同的艰难（家庭冲突、财务困难、孤单寂寞、健康问题、不信主的家人和朋友），这一事实应当推动传道人使用神在哀歌中的恩典。传讲那些明显的哀歌，突出那些隐含在经文中的哀歌，当神使用哀歌增加我们的盼望时，亲身分享这种方式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祷告生活。使徒保罗在

罗马书第 8 章中就采用了类似的方式，这是有关圣灵里的生命和基督徒确据的最伟大的篇章，保罗在此使用哀恸的诗篇来阐述基督徒的伟大盼望（参罗 8:35-39；引用诗 44:22）。最后，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忘记，也不可使会众忽视这一真理：我们的救主是最伟大的受苦者，祂不仅与我们一同受苦，在我们受苦时支持我们，而且还承诺必会终结所有的苦难。在神的应许成就之前，让我们继续信靠使我们持续信靠的那位。✝

作者简介

马可·阿布德米瑟（Mark Abdelmessieh）是神学硕士，目前是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的在读教牧学博士生。已婚，妻子名为罗西，育有四个男孩。他是埃及长老会教会的长老，也在亚历山大神学院教书。

拼命事奉：司布真教牧神学中的压力与苦难^[1]

文 / 利兰·布朗 (Leland Brown)

译 / 郭晴

校 / 郭春雨

许多牧师都渴望拥有司布真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 的讲道恩赐与事奉成就，却很少有人渴望与之相伴的痛苦。司布真的讲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赢得了成群的归信者。他的名气也促成了在萨里音乐厅的聚会^[2]，以及那场令他崩溃的灾难^[3]。福音派人士将这位伟大传道人对抗圣经的信念奉为圭臬；而在他的一生中，这些信念却遭到了昔日学生与盟友的广泛谴责。^[4] 司布真留下的讲章表明，他十分擅长向忧愁的、受折磨的灵魂讲道。若不是他自己也经历忧愁与折磨，就讲不出这样的道来。^[5] 许多人会十分钦佩一个能在

如此的忧伤与逆境中依然忠心事奉的人，但却很少有人愿意亲自经历这些试炼。

然而，对于司布真来说，苦难与事奉是打包在一起的：它们在福音事奉的本质上是紧密关联的。许多著作都研究了司布真的受苦对他生活及事奉的影响；^[6] 我在本文中的论点是，在司布真对教牧事奉的愿景中，事奉和苦难在神学上是彼此关联的。司布真认为，出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因为牧师与基督的独特关系——他们是基督将上帝的恩典传递给他人的管道，苦难对于忠心事奉来说是必要的。苦难对于牧师来说同

-
- [1] 本文译自作者今年在一次特会中的专题讲座，经作者授权刊登。文章中的部分内容，也见于：<https://tc.tgc-chinese.org/article/spurgeon-got-congregation>。——编者注
- [2] 1856年10月19日，发生了萨里花园音乐厅灾难。当时司布真年仅22岁，大厅里挤了一万多人听他讲道。期间，一群人搞恶作剧，大喊“着火了”，恐慌在人群中蔓延，致使人们蜂拥地冲出大楼。冲撞踩踏中，7人死亡，30余人重伤。——编者注
- [3] 关于萨里音乐厅灾难的回顾与分析，请参见 Thomas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The Life and Pastoral Theology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Fearn,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2013), 595-600。司布真本人称其为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参见 Charles H. Spurgeon, *Autobiography, Vol. 1: The Early Year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2), 431。另参见 Geoffrey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Recovering 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Vision for Minist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22), 248。
- [4] 我在这里指的是发生在司布真晚年的降格争论 (the Downgrade Controversy)。参见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249-50。
- [5] 例如，司布真在一次对同工牧师的演讲中提到，他通过主日讲道拯救了一名有自杀倾向的男人：“我知道，如果我自己不曾被困在他所处的牢狱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参见 Charles H.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Direction, Wisdom and Encouragement for Preachers and Pastors*, reprinted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18), 172。有关这句话的详细背景，请参见后文 (第三部分第2点)。
- [6] 司布真的苦难已在两本面向大众的书籍中被探讨：首先是 Zack Eswine, *Spurgeon's Sorrows: Realistic Hope for Those Wh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Fearn,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2015)；其次是 Elizabeth Skoglund, *Found Faithful: The Timeless Stories of Charles Spurgeon, Amy Carmichael, C. S. Lewis, Ruth Bell Graham and Others* (Grand Rapids: Discovery House, 2004) 中的一个章节。最近有一部详细探讨司布真的讲道并深入探索他的苦难神学的权威传记，请参见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5-629。

样是必要的，因为苦难带来以下益处：它让牧师经历他们向会众所传讲的真理，使他们谦卑，并给予他们服事所需的同理心。在回顾了关于司布真受苦与事奉的相关文献后，我特别研究了他在一年一度的牧师大会上对其他牧师的讲话，以及《注意！牧者们》(*Lectures to My Students*)^[7]中的一些文章，从而证明了司布真思想中的这种事奉观。最后，我认为，虽然司布真对牧师受苦的理解受到了同时代人的影响，但也具有独特的要素，对于理解他的生活及事奉应该有所启发。我还提出了一个当代应用的途径——今天的牧师应该根据他们独特的牧师身份来解释他们特有的试炼。

一、学术研究中司布真的苦难与事奉的思考

学者们常常研究司布真在身体、精神与灵性方面的苦难。^[8]从1867年开始，司布真饱受痛风和其它疾病所带来的折磨，常常严重到使他连续数周无法讲道或服事。从1879年开始，这些病症就愈发严重，直到他1892年去世。^[9]司布真遭受的精神痛苦同样对他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尤其是在萨

里音乐厅的灾难后，他终生都与抑郁、失眠以及剧烈的情绪波动作斗争。^[10]学者们还发现，在司布真的回忆中，他的精神痛苦与更具体的灵性痛苦之间是区分开来的。^[11]除了精神方面的挣扎——“有任何人是完全精神健全的吗？”^[12]——司布真描述了笼罩在他灵魂上的灵性黑暗，似乎与他对自己得救的绝望有关。^[13]

学者们还探讨了司布真的苦难与他神学之间的关系。莫登甚至说：“苦难的现实笼罩着他的事工。”^[14]这表明司布真所经历的苦难是塑造他事奉与讲道的决定性因素。莫登还描述了司布真对于苦难的丰富思考，表明他相信苦难：(1) 是在上帝美善、主权的眷顾之下；(2) 使信徒与基督相交；并且(3) 促使信徒在向非信徒作见证，以及同情同受苦难的信徒时发挥更大的作用。^[15]耐托思强调了类似的课题，指出司布真在事奉之初就阐明了一个清晰的神学观念，即上帝在苦难中的良善与旨意，尽管他多年来饱受苦难，却依旧持守着这一神学观念。^[16]最近的一篇论文深入研究了司布真与抑郁症的斗争、他对抑郁症的神学解释以及他寻求缓解抑郁症的各种方法。^[17]

[7] Charles H.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reprinted (Scott's Valley, CA: Pantianos Classics, 2018).
 [8] 这些类别显见于彼得·莫登 (Peter J. Morden) 的文章, Peter J.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Evangelical Review of Theology* 35 (2011): 308–11. 耐托思 (Nettles) 虽然描述了司布真所经历的这些种种苦难, 但他认为这些苦难在司布真的经历中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9]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08;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7–603.
 [10]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09;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7–603.
 [11]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10–11.
 [12]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2.
 [13] 莫登描述了萨里音乐花园灾难对司布真精神生活的影响, 参见 Peter Morden, *C. H. Spurgeon: The People's Preacher* (Surrey: CWV, 2009), 70–71.
 [14]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25.
 [15]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15–22.
 [16]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5–96, 630.
 [17] William Brian Albert, "'When the Wind Blows Cold': The Spirituality of Suffering and Depression in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Charles Spurgeon" (PhD thesi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6).

司布真的讲道与神学信念仍是司布真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18] 最近，张瀚中（Geoff Chang）提出，在这些关于“布道者司布真”的丰富思考中，“牧师司布真”往往被忽略了：司布真不仅是一位传达者，更可以说是当地会众的领袖，而他人生中的这一方面值得仔细研究。^[19] 张瀚中阐述了司布真的实用教会论，以及他如何以信念与智慧带领本地教会，以此证明他的事奉观。然而，张瀚中并未探讨司布真的一些明确观点，如事奉的性质、牧师的身份以及特殊苦难与牧师职分间的关联。

因此，尽管有许多关于司布真受苦与其事奉之间关系的思考，但是这些思考并没有考虑到他对于牧师身份的明确表述，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身份是如何将受苦与教牧事工联系在一起。本文旨在表明，司布真主张并劝勉其他牧师“拼命事奉”。他认为忠心的教牧事奉需要付出凡人难以承受的辛劳，并且伴随着苦难。牧师必须受苦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的管道，他们必须体现所传讲的福音。这些必要的苦难，非但不会削弱牧师的果效，反而会对其果效大有裨益。

二、司布真的“拼命事奉”观

1、司布真认为教牧事奉必然是紧张劳累、具有消耗性的

在对其他牧师的劝勉中，司布真所设想的教牧事奉必然是紧张的，他坚持认为牧师要以全部的热情与力量服事主耶稣，并暗示说真正的牧师会被事奉所消耗。他曾多次说过：“耶稣值得我们尽心尽力地事奉；是的，值得我们竭尽全力，并且是以一种强烈的（intense）、全心全意的（all-consuming）方式事奉。”^[20] 司布真还经常呼吁牧师“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勤奋与热忱”，以自己的生命为祭献给主，将自己的恩赐单单用于事奉，不作其他用途，并且“决不献上次好的”。^[21]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这些说法是值得称赞的教牧敬虔品格，然而司布真使用“强烈”和“全心全意”等词汇描述牧师的生活方式却令人吃惊。譬如，司布真几乎鼓励牧师因过度劳累而早逝：“如果因为过度劳累，我们在到达人类平均寿命之前就离世了，在事奉主的过程中精疲力竭，那么，荣耀归于上帝。地上的减少了，天上的就增多了。”^[22] 他在其它地方还补充说，真正的牧师身上会有艰苦劳动的痕迹，有些牧师会不可避免地过劳而死，而那些没有竭尽全力的牧师则是懒惰的。^[23] 司布真在最极端的时候坚持认为，轻松的事奉就是虚假的事奉，在基督的

[18] 司布真的讲道已经成为多部著作的主题，其中包括一些将讲道视为理解他生命的主要途径的传记，例如莫登的 *C. H. Spurgeon: The People's Preacher* 以及 Patricia Stallings Krupa,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A Preacher's Progress* (New York: Garland, 1982)。主张以司布真的神学（尤其是其人生中的争议部分）为核心来了解司布真的一部经典传记，参见 Iain Murray, *The Forgotten Spurgeon*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6)。

[19]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2-5.

[20] Charles H. Spurgeon, *The Suffering Letters of C. H. Spurgeon*, ed. Hannah Wyncoll (London: Wakeman, 2007), 23.

[2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9, 154, 214, 306-7.

[22] Charles H. Spurgeon, *The Sword and the Trowel* (May 1877): 211, 引自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600.

[2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42, 95, 306-7.

审判台前将会难以交账：“在服事中图安逸者，必经历沉重的死亡。”^[24] 劳累对于事奉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缺乏劳累就会暴露出虚假的事奉。

司布真以身作则，一生讲道超过一万场，几次讲道时病到不得不被人抬下讲台。^[25] 尽管他被日益增长的各种事工需求压得喘不过气来，却似乎仍从未试图从责任中得到解脱。^[26] 比这些行为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司布真对过度劳累的看法。在晚年的一次晚间布道中，他回忆起了自己的早期事奉，以及朋友们是如何劝阻他不要每周讲十次道，以免毁了自己的身体。而他却如此回应：“如果真的是这样（毁了自己的身体），那我就太高兴了。如果现在再让我选择，我还是会这样做。哪怕我有五十个身体，我也会很乐意为了事奉主耶稣基督把它们都毁了。”^[27] 如果必须牺牲健康才能满足对主的事奉，那么在福音事工中对主耶稣真实的事奉，就会无视对健康的自然关注。虽然司布真在这方面的著作中有一些折衷性言论——特别是他在《注意！牧者们》中对战略性休息的称许——但他最强烈、最常见的的劝告还是，让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为福音事工的需要奉献自己。^[28] 司布真教牧神学的这一特点在他的言论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他说牧

师不应该是“……精心保养的标本，而是活祭。”^[29] 本文的结论探讨了司布真教牧神学的这一特点如何受到处境的影响，且并非完全值得当代牧者效仿。

司布真在实践中也明显调和他关于事工压力的言论。例如，从1871年开始，司布真每年都会去法国的芒通（Menton）进行恢复与疗养，行程时间长短不一，通常在两个月左右。^[30] 他和苏珊娜还在1881年搬到了“韦斯特伍德”（Westwood），一幢为了减轻司布真的病痛并让他在更好的天气中得到休息而特意购买的房子。^[31] 这两件事对于司布真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来说是必要的。然而，这些事确实表明，司布真为了长期的益处，也寻求从痛苦中得到解脱。这些做法也意味着，他谈及事奉中的劳苦时，更多地是与他对教牧身份的观念有关，而不是对教牧实践的普遍建议。

司布真坚持认为事奉的本质就是具有消耗性，第一个原因是事奉的实际需求及属灵需求。首先，对上帝子民的个人灵命关怀使牧师疲惫不堪，他的“休息最没有规律；唯一有规律的就是劳苦和失望，但信心使他成为一个快乐的人。”^[32] 虽然不规律的休息是一种不可取的事奉模式，但许多牧师都发现，

[2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12. 有关基督审判台前似乎有定罪威胁的另一段描述，参见 *An All-Round Ministry*, 239.

[25]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11.

[26] Spurgeon, *The Suffering Letters of C. H. Spurgeon*, 10–12;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616–18.

[27] Charles H. Spurgeon, “For the Sick and Afflicted,”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London: Passmore & Alabaster, 1863–1911), 22: 45.

[28]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4;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6.

[29]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3.

[30] Albert, “When the Wind Blows Cold,” 166.

[31]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619.

[3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4.

为了照顾上帝的子民，在某些时候这样做是必要的。司布真认为，牧师的这种疲惫证明他在忠心地满足群羊的需要——而安逸的牧羊人甘愿让几只羊死去！^[33] 同样，司布真言行一致，特别是在用心监督大都会会幕教会的大量会友方面——他曾经在一天之内进行了40次会友面谈。^[34]

教牧工作压力大的第二个原因是，牧师有责任照顾那些身为圣徒，但仍然是罪人的人。司布真说：“我好像听说过，羊的疾病种类和一年中的天数一样多。但我敢肯定，另一种羊的疾病数量是这种羊的十倍，”因此，“牧师的工作是一项令人焦虑的工作。我们的同工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35] 忠心的牧师会尝试医治会众所经历的各样属灵疾病，并处理教会中因为罪而产生的分歧和反对。牧师也可能遭受“致命一击”，比如被信任的领袖背叛，或是会友犯了严重的罪。^[36] 虽然司布真本人并没有经历过大量来自会众的反对，但他对浸信会的牧师同工在教会中遇到的困难深有体会。^[37]

然而，服事中最大的压力是时常处理救恩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的重压使忠心的牧师受到精神上与属灵上的考验：

当我们热心去做我们的工作时，这会让我们

敞开，容易受到来自沮丧的攻击。谁能承受灵魂的重担，而不会有时候下沉到尘土间呢？热切渴望人归正，如果这渴望得不到完全满足（这什么时候会得到完全满足呢？），人心就要被焦急和失望耗尽了。看到有希望的人走上偏路，敬虔的人变得冷淡，认信的人滥用他们的特权，罪人在罪中更加放胆——看到这些，岂不就足以把我们压垮到泥土中吗？……所有思想方面的工作都会让人疲倦、让人沮丧，因为读书多，身体便疲倦；但我们的工作不仅只是思想方面的工作——它是心灵的工作，我们最深处灵魂的工作。^[38]

教牧工作是心灵的工作。这是一个人灵魂的劳苦——牧师们为他人耗尽自己的属灵力量，变得虚弱。此外，他们热切渴望在传福音的工作中取得成功，而当他们看到基督徒陷入各种弊病，他们的灵魂就会变得沮丧。最后，也许与司布真自己的经历最为相关的是，忠心的牧师必须“承受灵魂的重担”，人类永恒命运的沉重现实，压在那些关心信徒益处的牧师身上。司布真在事奉的最初几年间，在讲道之前曾有过极度的焦虑，甚至生理疾病，这表明了他对讲道的责任感有多么沉重。^[39] 综上所述，司布真对教牧工作的看法，本身就解释了他为何认为忠心的事奉必须伴随苦难。

[3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4.

[34]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121.

[35]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01.

[36]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6–27. 有趣的是，在此段落中，司布真提到，牧师因其柔和性情，比他人更易受到上帝子民中分裂与纷争的影响。鉴于这是司布真在其著作中关于教牧试炼原因的罕见论述，我并未对此进行分析。

[37] 参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173–75, 关于司布真教会的相对合一与健康，尤其体现于他在会友大会时的喜乐。

[38]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2.

[3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2.

2、司布真视牧师为将上帝的能力与恩典传递给人的管道

但是，司布真也以一种将教牧事奉与苦难联系在一起的方式阐明了教牧事奉的性质。司布真视牧师为将上帝的能力与恩典传递给人的管道。作为上帝能力的管道固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但这同时也伴随着苦难，或者正如司布真常说的那样，被上帝大能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来。^[40] 有一次，司布真警告牧师们，热忱的火焰以及圣灵的能力会燃烧他们：

上帝的灵，甚至是无限的神性，驾驶如此脆弱的战车，怎能不压伤车轴、使整辆车颤抖，仿佛要在重负之下彻底解体？当上帝以拯救灵魂的大能临到我们，就好像有燃烧的火焰从天而降，在我们的胸膛里肆意焚烧，而这时，一切的力量就都消化了。但愿如此：我们谦卑地邀请神圣的焚烧。^[41]

无法带领人信主会使牧师感到消耗及压力，属灵成就以及能力也会使他们感到压力！牧师在进行拯救灵魂的讲道并服事时，上帝的灵在他们里面作工，也通过他将属灵生命赐给他人。特别是在某些时期，“上帝以拯救灵魂的大能临到我们”，这是圣灵特别的膏抹，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无限的上帝”就驾驶着牧师“脆弱的战车”。这当然会“压

伤车轴”，也就是牧师的身体及灵魂——上帝特别的、拯救灵魂的同在对于凡人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不可能毫发无损地承受。虽然不应该从圣礼或祭司的角度理解这一点，但司布真认为牧师生命中的事奉压力是因为上帝的临在，以及祂通过他们作工将生命赐给他人。^[42]

在司布真对牧师的勉励中，事奉的工具性是牧师受苦的根本原因。在一次演讲中，司布真劝诫牧师们，要活出他们传讲的真理。如果他们这样做，“生命就会从我们身上流向他人。”^[43] 他断言，上帝使用一个被唤醒的人去唤醒他人，他接着说：“愿活水流入我们里面，再从我们里面流出，直到成千上万的人得到祝福，并将祝福传递给他人。”^[44] 牧师必须对主以及真正的属灵生命充满热忱，因为事奉的本质就是让上帝的生命及能力通过他们流向他人。他以约翰福音 2:7-10 中的生动比喻充实了这一观点：“经历苦难，方得祝福。当我们的主想把酒赐给他的家人，使我们的节日充满喜乐，祂是怎么做的？祂说：‘把缸倒满了水。’我们必须被苦难装满。”^[45] 他接着说，牧师一旦被苦难充满，主就会说：“把水舀出来。”牧师的苦难（水）就会变成属灵的生命以及属主子民而生出的喜乐（酒）。^[46] 然后，令他欣喜的是，这第一个神迹，不仅发生在迦拿，如今也仍然发生在大不列颠，

[4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39–40.

[4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39–40.

[42] 司布真在其作品中猛烈抨击了圣礼角度的牧职事奉观，尤其反对当时英国国教中兴起的祭司式的牧职观。通过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72–74，了解他反对圣品阶级的辩论。

[4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50.

[4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50.

[45]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46]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在他身边那些受苦的牧师的福音事奉中。^[47] 牧师们再一次被描述为祝福上帝子民的管道；他们的苦难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的事奉具有工具性。这种工具性的事奉观在今天并不常见；那些怀疑它不符合圣经或必然带有圣礼性的人应该研究一下保罗对于事奉的描述，虽然不像司布真的描述那样直接，却也包含了相同的含义。^[48]

然而，司布真谨慎地将基督一次的受苦与牧师在事奉中必要的受苦区分开来，特别是在他将歌罗西书 1:24 应用于教牧事工时：

此外，你与基督的关系是这样的：你要“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祂救赎的痛苦已经结束；我们谁也不能踏入那酒榨。但那些使人归向基督的苦难远未结束……每个受苦的人，若是为基督的缘故忍受痛苦、诽谤、损失或个人的恶意，都是在为基督教会全体的合一，并建立祂所拣选的教会补满必要的苦难。^[49]

司布真将基督一次的代赎性受苦与牧师可能承受的任何苦难区分开来，他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为了“使教会全体合一”并“建立祂所拣选的教会”，有些苦难是必要的。尤其是牧师，他们与基督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他们必须补满这些必要的苦难。司布真根据另一段经文指出，牧师是“祂（基督）的替代者”。^[50] 牧师以某种特殊的方式

与基督相像，尤其是在他们的事奉中，这就导致他们必须受苦。因此，在司布真看来，牧师们不仅是工具性的，也是“道成肉身”的，在事工中体现了基督受苦的事实。

司布真将牧师和基督的关系与受苦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式，就是将事奉描述为服事。司布真在对牧师们的一次讲话中，将事奉描述为管家的职分，他说：“牧师是仆人：他们不是客人，而是仆人；不是地主，而是工人。”^[51] 接着，他把仆人比作一艘船的下层划桨手，处于最低微也最辛苦的位置，他是这样说的：

弟兄们，如果我们的劳苦能够加快我们伟大君王的到来，那么即使在最低微的位置上，我们也要乐于耗尽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船长，也不是船主，只是基督的桨手……既然在职分上我们是特殊意义上的仆人，就应当乐于承担圣徒舍己与劳苦的首要责任。^[52]

牧职是“特殊意义上”的服事，牧者必须与其他基督徒相似但又不同的方式服事并承受困难。虽然司布真主要是反对牧师以“主”的身份支配羊群，但他也藉此形像来强调牧职中的舍己。仆人不仅谦卑，而且全心投入工作，愿意为主人承担最艰辛的劳动。这种服事意识是司布真所描绘的牧师形像的核心。

[47]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48] 例如，西 1:24-2:5；林前 2:1-5，4:8-13；林后 6:3-10，13:3-4。

[4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99.

[5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97.

[5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99.

[5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99.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司布真坚持认为牧师的工作是有压力的，甚至忠心的教牧事奉就意味着受苦。忠心照看上帝的百姓以及讲道的本质就意味着实际的苦难；此外，牧师必须被从天而来的火所充满，如果他们要在事奉上取得真正的成功，那火就会燃烧他们。因此，牧师在服事上帝的百姓时，应该预料到会遭受损失，会为了他们的缘故在身体上、精神上或灵命上被燃烧。而且，因为牧师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他们不仅应该忍受这压力，而且应该欣然接受。正如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些苦难非但不会妨碍牧师的果效，反而肯定会祝福到他。

三、必经之苦的所蒙之福

司布真坚信，苦难能以各种方式使信徒受益。他反思了各种苦难能给牧师带来的益处^[53]，并特别阐述了苦难的两项特别益处：第一，苦难如何塑造牧师的品格；第二，苦难如何使牧师理解并服事自己的会众。

1、苦难塑造牧师的品格

首先，苦难将人引向信仰基督的真实体验，使牧师们经历并检验他们向人传讲的内容。下面这段话生动而诙谐地描绘了司布真如何看待苦难对牧师的益处：

我敢说，上帝赐给我们任何人的最大属世福分就是健康，但对于上帝的圣徒来说，疾病

却往往比健康更加有用。我认识的一些人，若是能体验一个月的风湿病，那么靠着神的恩典，他们会奇迹般地变得柔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需要向百姓传讲比现有内容更好的东西；而他们可能会在苦难之境学到这些东西。我不希望任何人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但时不时来个小插曲，几乎可以说是对他的要求。生病的妻子、新建的坟墓、贫穷、诽谤、心灵的消沉，这些都可能给人带来别处学不到的经验。试炼使我们真实经历信仰。^[54]

司布真用讽刺幽默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苦难对牧师的益处。对于牧师来说，适度的疾病——“时不时来个小插曲”——是比长久健康更大的祝福！这是一种巨大的“属世福分”，因为对于骄傲的牧师来说，这会使他们更加“柔和”或谦卑。此外，“苦难之境”会教导牧师更好的真理，使他可以向他的会众传讲，因为“试炼使我们真实经历信仰”。在安逸顺利的时候，牧师可能会依靠自己，而不仰望上帝的应许，不思考永恒，也不倚靠从圣灵而来的力量。然而，各样的试炼会迫使人触摸并经历福音的真实。这对事奉至关重要，因为一个牧师若不活出自己所宣讲的真理，是不可思议且当受谴责的。的确，“若非亲身经历，人怎么能认识任何福音真理呢？”^[55]他必须通过经历去认识真理，然后才能向他人传讲。司布真将这一普遍原则应用到具体的牧师身上，暗示牧师们所经历的特定苦难格外适合他们独特的事奉领域。一个人的软弱以及内心的试炼，不仅不会使

[53]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15–22.

[5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55]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88.

他失去任职的资格，实际上“甚至可能是神用智慧加在他身上，作为他走特别服事道路的必要条件。一些植物具有药用价值，归功于它们生长在其间的沼泽。”^[56] 牧师所具备的特殊功用以及属灵医治力，或许是他独特试炼的结果。

司布真还称赞了苦难带来的另外两项祝福：对牧师品格的保护以及对会众的同情。他发现，苦难对于维持牧师的品格及事奉果效是必要的，这是他亲身经历后的体会：“很遗憾，我的本质如此糟糕，以至于我的主常常严厉地责备我。我就像一只羽毛笔，若不时常削尖，就无法书写。”^[57] 然而，他并不为自己的痛苦与十字架感到后悔，只要主能“用我在人心中书写”。^[58] 他接着说道：“这就是许多牧师受苦的原因，苦难对我们的工作是必要的。”^[59] 若没有苦难，许多牧师就会相对缺乏恩典，没有在事奉中结出果实所需的品格。

谦卑这一特殊的恩典源于苦难。司布真对哥林多后书 12:7 提出了独特的解释，他认为保罗“肉体中的刺”并非是巨大的苦难，而是一种恼人的小毛病，使保罗因为这种小事的折磨而谦卑。^[60] 同样，牧师也会经历恼人的试炼，这些弱点“如此微小，以至于你为自己注意到它而自我鄙视，然而它却时常

侵扰你的灵魂”。^[61] 这些独特的试炼将谦卑这一必要的福分赐给牧师，并且由于骄傲的致命诱惑，主常常赐下这些试炼：

如果我们不谨慎地持守本位，我们的主必定会责备我们，打击我们的骄傲。多少痛苦、失败、沮丧都源于我们的自命不凡！我确信，凡在众人面前受上帝尊荣的人，没有一个不经历隐密的管教，这管教能防止骄傲的肉体不被过分高举。^[62]

司布真注意到，很少有人能在公共事奉中取得荣誉和成功的同时，而不“自命不凡”——即变得骄傲，并把事奉成功的荣耀归给自己。这种骄傲对成功的牧者来说极易滋生，因此，那些“在众人面前受上帝尊荣的人”，必须经历“隐密的管教”——试炼与苦难——以防他们持续处于这种致命的骄傲中。谈及属灵抑郁，司布真认为牧师最有可能在取得极大成功时经历这种特殊的苦难。^[63] 司布真以以利亚为例——以利亚在取得一场大胜后，因恐惧而逃命，指出“主很少把祂的勇士暴露在因得胜大大欢喜而带来的危险之中”，因为祂知道很少有人能经受这样的考验。^[64] 因此，为了防止牧师被成功冲昏头脑，“这满有恩典的管教摧毁我们虚荣的船只，使我们在万古磐石上触礁，赤身露体、绝望无助。”^[65] 主在牧师成功时赐下苦难，使他

[56]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2.
 [57]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3.
 [58]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3.
 [5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3.
 [6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6.
 [6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6.
 [6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00.
 [63]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4.
 [64]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4.
 [65]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4.

谦卑，拯救他脱离骄傲；当人顺服这苦难，它就迫使人投靠基督，重新体验福音的应许。在司布真的事奉观中，苦难与成功是循环往复的：苦难带来恩典，从而在事奉中获得属灵胜利；这些胜利又诱使牧师骄傲，所以主赐下更多苦难使他谦卑；这些苦难带来对福音的全新体验，从而产生更多的属灵果实。正因为这种苦难与属灵果实之间的交替关系，司布真才能对同工们说：“因着我们在世上被痛苦充满，天堂就要更充满祝福；因着我们在逆境的学校受到训练，这世界就得到更好的耕耘。”^[66]

2、苦难使牧师理解会众

苦难带给牧师的另一种益处是，它使牧师同情自己的会众：“好人得到神的应许，在这世上要经历苦难”，好叫他们“可以学会同情主受苦的百姓，这样，就可以适合做受苦群羊的牧人”。^[67] 天使也可以传讲牧师所讲的内容，但正是牧师的苦难与软弱的人性，使他具备独特的资格担任这一职分——因为这职分是为其他软弱受苦之人服务的。^[68] 这种同情的必要性甚至延伸到了试探：“我们要在每一点上受到试探，好使我们能够安慰别人。”^[69] 苦难对于牧师在同情方面产生果效是必要的，这在司布真对讲道的论述中尤为明显。他在描述绝望之心的恐怖时断言：“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如果你从未有

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不配做传道人。如果你不曾陷入深渊，你就无法帮助那些抑郁的人。”^[70] 讲道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抑郁的人、鼓舞沮丧的人以及安慰绝望的人。为要使他人得益处，传道人自己必须在人们可能经历的各种心灵痛苦中得帮助、受鼓舞、得安慰。传道人的苦难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却可以从他人的需要中得到答案。

司布真坚持认为，牧师必须经历会众遭遇的属灵试炼，才能在这些试炼中服事他们。在一次年度牧师大会的演讲中，司布真指出，牧师常常“为他人的缘故”行过死荫的幽谷。^[71] 他接着说到，自己整周都处于深深的灵性绝望中，并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题，根据自己的属灵黑暗讲了一篇道。讲道结束后，一位有自杀倾向的男人来到司布真面前，告诉他，他讲得就好像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一样。司布真成功阻止了他的自杀，并引他归向基督。对此，司布真评论道：“我知道，如果我自己未曾被困在他所处的牢狱中，我是不可能做到的。”^[72] 司布真将这个故事故应用到正在听道的牧师的生活中，他说：“你我必须为我们所牧养的百姓受许多苦。上帝的羊群四处游荡，而我们必须去找他们；有时牧者必须去到自己原本不可能去的地方，追寻迷失的羊。”^[73] 这种表述说明，苦难不仅有助于培养同情心，实际

[66]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9.

[67]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1.

[68]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1.

[6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9.

[70] Spurgeon, *The Suffering Letters of C. H. Spurgeon*, 16–17.

[7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上对牧养的果效也至关重要。此外，司布真还用牧羊的比喻指出，“上帝的羊群四处游荡”——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属灵经历与游荡的情形。因此，牧者必须经历那些他们原本不可能经历的属灵处境，为要追寻群羊。所以，当牧师疑惑为何自己陷入“埃及般的黑暗”或为何“恐惧寒彻骨髓”，他实际上正是在按照自己的呼召行事，追寻上帝子民中有类似经历的人（甚至是自己不认识的人）。^[74] 司布真在《剑与镢》（*The Sword and the Trowel*）杂志中向更广泛的读者传达了这一异象：“难道严厉的管教不会降临在一些人身上，使他们准备好担任小牧人的职分吗？”^[75] 他断言，牧师必须能够同情会众，因此也必须像会众一样受苦，他说：“完整的牧师生活将是他会众生活的缩影……他们的需要将成为他痛苦的原因。正如主自己一样，只有通过受苦才能完美地预备自己的工作，因此，那些蒙召跟随主的人也必须如此。”^[76] 牧师必须像基督一样受苦，才能有效地服事自己的会众——苦难是他们为事奉工作进行的“完美预备”。像基督一样，他们的一些苦难只能以代替的角度来理解：他们承受特定的痛苦，是因为会众有属灵的需要。这种观念再次指出了司布真关于牧师道成肉身的核心理念。既然牧师是基督的代表，是祂恩典的管道，他们就必须效法祂，甚至为他人承受苦难——要重申的是，这与基督一次的受苦是不同的。

四、思考与结论

也许通过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思考，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得出一些结论：

1、是什么影响了司布真对事奉压力的思考？

尽管司布真是一位巨擘，他对事奉中的压力与繁重工作的感受绝非无中生有。在一次对其他牧师的经典劝勉中，他曾强调在事奉中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他说：“我喜欢亚当·克拉克（Adam Clarke）的教导：‘在工作中劳累致死，然后通过祷告重生’”。^[77] 克拉克生活于 1762-1832 年间，是一位著名的卫理公会牧师。司布真对他教导的明确引用有两点值得注意。^[78] 首先，克拉克是亚米念主义者，因此，司布真对他教导的赞许（尽管他强烈反对亚米念主义）表明，他非常赞同克拉克倡导的“在工作中劳累致死”的事奉态度。其次，司布真引用克拉克的观点表明，不仅加尔文主义的浸信会牧师强调牧师服事的强度、热忱以及自我牺牲，其他牧师也持有同样鲜明的见解。事奉中的强度、难度以及舍己的理念也在毕列治（Charles Bridges）的《基督教牧职——兼论牧职果效甚微的原因》（*The Christian Ministry: With Inquiry into Causes of Its Inefficiency*）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虽然该书是针对英国国教牧师写的，但在司布真的时代广为流传。^[79]

[7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5] Charles H. Spurgeon, “Laid Aside—Why?” *The Sword and the Trowel* (May 1876): 195–98.

[76] Spurgeon, “Laid Aside—Why?” 195–98.

[77]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12.

[78] J. W. Ethridge, *The Life of Adam Clarke*, reprint ed. (Albany, OR: AGES Digital Library, 1997), 16, 438.

[79] *The Christian Ministry* 首次出版于 1830 年。关于毕列治对事工中苦难的看法，参 Charles Bridges, *The Christian Ministry*, reprinted.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9), 11–16.

换句话说，司布真对事奉中压力与过劳的正面态度，在十九世纪的各种神学流派中都受到了普遍的认可。司布真还引用了约翰·加尔文和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这两位杰出的神学家（也是他们各自时代最为出色的传道人之一），指出他们的高效是因为他们是“忍耐的受苦者”。^[80]有趣的是，加尔文与霍尔都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很可能是过度劳累以及精疲力竭所导致的。^[81]在称赞他们的生活时，司布真或许意识到，自己与历史上因受苦受难而对他人产生果效的牧师一脉相承。综上所述，尽管司布真是“拼命事奉”理念最具表达力与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对事奉中过劳的看法并非独树一帜。

2、司布真的事奉观和苦难观，如何重塑当代对司布真生平的理解？

在上述背景下，司布真与众不同的贡献在于他对教牧苦难的诠释，特别是他将牧师称为上帝施恩的管道，并且提出牧师必须经历会众所遭受的苦难；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是牧师与基督之间独特的关系，这并非圣礼性的关系，而是作为基督的特使与仆人，他们的生命必须体现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对于司布真而言，基督的受苦不仅是福音的基础，也必须由每一位福音的工人体现并活出来，尤其是在他们的事奉取得成功时。这一洞见为理解司布真繁重的工作以及苦

难神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虽然许多人都谈到司布真繁重的工作以及伴随而来的苦难，但他们并未将司布真生命中的这些特征与他的事奉神学联系起来。^[82]司布真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教牧事工抱有特殊的信念。他相信，过于繁重的教牧职责所带来的压力对于忠心的牧师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定会对他有益处，使他更加有果效。他对于休息的忽视，可能被视为是不明智的，或者他是以超人的角度来看待上帝对牧师的要求，但这些信念有助于澄清这些误解。最实际的是，司布真对牧职的看法不仅令人感到惊奇，更有助于解释他事奉中一些为人所知的部分——例如，他一生中讲道超过一万次，并在一天内进行40次会友面谈。

最后一个历史性建议是：我们应该以司布真的事奉神学作为主要视角来看待他的苦难，而不是将他的苦难视为影响他事奉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我们不应该将苦难视为司布真事奉的“重中之重”，而是应该将司布真的事奉神学视为他所有苦难中的重中之重。正是他的事奉观导致了他的苦难，激励他在苦难中前行，这也是他解释自己耐心承受各种苦难的一贯视角。将司布真的事奉神学而非苦难经历视为塑造他的决定性因素，更符合司布真自己的话语、他事奉的背景以及他以何种态度看待自己殷勤事奉的主人——就是为自己百姓受苦难、被耗尽的那一位。

[8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3.

[81] 关于加尔文因早年过于严苛的工作及学习习惯而导致的痛苦，参 Bruce F. Gordon, *Calv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霍尔也有多种健康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未必与其事工直接相关，但他确实因事工压力而崩溃，参 Cody Heath McNutt, “The Ministry of Robert Hall, Jr.: The Preacher as Theological Exemplar and Cultural Celebrity” (PhD thesi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2), 41–45。

[82]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9–601.

3、司布真的教牧苦难神学如何应用于今日的牧师？

今天的牧师要如何重拾司布真的“拼命事奉”观？虽然司布真牧师并非我们安排日常工作要效法的榜样，但他在解读事奉中的试炼方面，的确是一个宝贵的资源。牧师应该如何应对看似偶然的身体、精神与情绪困扰？面临突如其来且令人苦恼的试探时，牧师该作何反应？如果教会中有个顽固的团体试图让你卸任，这是否意味着你该另寻出路？司布真满有智慧地将这些令人困惑的试炼引向极

其鼓舞人的、有关牧师身份的真理：牧师的苦难使他更像基督，培养他的谦卑，帮助他经历自己所传讲的内容，并且使他对受试探与试炼的会众产生同情。司布真的例子表明，结合神学视角对牧师身份的理解去解释牧会的困难，能激励牧师在事奉中坚持到底。如今，牧师们似乎极为沮丧，且难以完成全职事奉的生涯，这种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83]那些负责培训未来牧师的人，也应该从司布真（以及他所代表的教牧神学传统）学习到，忠心的事奉始于并依赖于对牧师蒙召作为受苦救主代表的深刻反思。^[84] ✦

作者简介

利兰·布朗是南卡罗来纳州芒特普林森（Mount Pleasant, South Carolina）伊斯特库珀浸信会（East Cooper Baptist Church）的牧师，拥有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历史与神学研究博士学位。

[83] 有关牧师健康状况的一些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请参见巴纳研究小组于2021年11月6日发布的报告，“38%的美国牧师在过去一年中曾考虑放弃全职”，2024年11月15日存取，<https://www.barna.com/research/pastors-well-being/>。

[84] 本文未涉及的一个方面是，司布真是如何置身于基督教传统的长河中，来阐明牧职的独特性质，即牧职具有受苦的本质。关于这一主题在加尔文神学中的阐述，请参 Leland Brown, “The Standard-Bearer: Pastoral Suffering in th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 *Themelios* 47 (2022): 326–36. 基督教传统中的许多教牧神学作品也论及此主题，包括：Richard Baxter, *The Reformed Pastor*；John Chrysostom, *Six Books on the Priesthood*，以及 Gregory of Nazianzus, *Oration 2*。

忧伤有一位救主

——《司布真的哀愁》书评

文 / 沙仑

与一位深受抑郁之苦的牧师对话

1856年10月19日晚上,年仅22岁的司布真站在萨里花园音乐厅的平台上,他要在这个主日向台下数千名听众讲道。当时,司布真和他亲爱的妻子苏珊娜刚刚结婚不满一年,正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他们的双胞胎儿子还未满月,他们像所有的新手父母那样每天手忙脚乱,并且他们在一个多月前刚刚搬了新家,到处都是还未打开的箱子……这一切看上去是如此地生机勃勃,充满期待。然而,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极大地影响了司布真的人生。

敬拜开始后,司布真正在祷告。突然,有一个人恶作剧般地喊了一句:“着火了!”人群立刻骚乱起来,人们陷入恐慌之中,开始冲向楼梯,拼命向门外挤,他们挤断楼梯的栏杆,有人被挤倒在地,然后被慌乱的人群踩踏。这场事故最终导致7人死亡,28人受重伤。^[1]司布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毫无意义的悲剧和公众的指责,几乎粉碎了他的

心灵。司布真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完全失控,有人看守着我,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2]他的妻子苏珊娜谈及那时的司布真说:“我所爱之人的痛苦是如此地深刻凶猛,以致几乎失去理性,有时我们很担心,他可能永远无法再讲道。”^[3]然而,两周之后,司布真再次登上讲台。但是,这次事件对司布真的神经系统造成严重影响。之后,司布真经历多次严重的抑郁症发作,直至他在1892年离世得解脱为止。

2014年,美国圣路易斯河滨教会的主任牧师扎克·艾斯怀(Zack Eswine)以司布真的抑郁症为主题,出版了这本《司布真的哀愁》^[4]。书的开篇就讲述了在这次事件之后,司布真第一次向会众讲道的情景,那时司布真谈到自己的抑郁:

今天早上,我几乎不敢冒昧地站上这个讲台,因为我感觉完全不可能传讲对你们有益处的道。我原以为,过去两周的安静和休息,

[1] 阿诺德·达里茂,《司布真传》,陈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84。
[2] Charles Spurgeon,“Joy in Place of Sorrow,”*MTP*,Vol.43(Ages Digital Library,1998),446。
[3] Charles Ray, *The Life of Susannah Spurgeon*, in *Morning Devotions by Susannah Spurgeon: Free Grace and Dying Love*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2006),166。
[4] 本书原版出版于2014年,中文版出版于2017年。扎克·艾斯怀,《司布真的哀愁》,宋梅琦译(美国麦种传道会,2017)。

可以除掉那可怕灾难的影响；但当我再回到这个地点，尤其是站在这里向你们说话，我又感受到那些过去几乎打倒我的痛苦情绪。因此，求你们原谅我，……我一直完全无法研读，……哦，神的灵啊，求你在仆人的软弱上彰显你的能力，即使他的灵魂被打倒，求你让他能够荣耀他的主。^[5]

司布真当时的做法，仍然使 150 年后的艾斯怀牧师感到震撼：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浸信会牧师，他可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型教会的牧师，怎么可以站在会众中间公开谈论自己的抑郁？艾斯怀认为，司布真在这篇讲章中公开承认他的软弱，表达了牧师和会众之间的信任，这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从司布真的故事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故事。这位反复挣扎于信心和怀疑、苦难与盼望之间的牧师，成为了我们天路旅程中的伴侣。在书中，艾斯怀牧师亲切地称司布真“查尔斯”，仿佛他就是自己身边亲密的导师和朋友。这也是本书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是两位牧者跨越时空的对话，是在基督的爱里情感的共鸣，是一位牧者被先贤圣徒激励而有的表达和传承。

一本指导手册与一个见证人

1、写给抑郁基督徒的指导手册

艾斯怀牧师的这本书，将司布真的抑郁症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以司布真的故事为起点，以司布真的相关教导为核心。实际上，这本

书更像一本指导手册，它可以给陷入抑郁的基督徒带来切实的帮助。因为，司布真不仅是亲历抑郁症的受苦者，他更是一位帮助者，他饱尝抑郁之苦，因此他更能理解和体谅处在幽暗深坑中的人。艾斯怀牧师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专注在司布真的抑郁症这一主题上，他去研究司布真如何理解、定义抑郁症，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以及如何在抑郁中得胜。

这就形成了本书的三个部分：第一，了解抑郁症；第二，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第三，学习如何与抑郁症共处；分别对应着“诊断、帮助和治疗”。其实这三个方面是大部分抑郁症类书籍都会涉及的内容。虽然在思考角度和论述方式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本书几乎涉及了所有层面的问题，并且颇具洞见。艾斯怀牧师在每章中做了总结、应用和说明，并辅以古今多位神学家和牧者的观点作为补充，因此兼具教导性和实用性。

1) 了解抑郁症

司布真将导致抑郁症的原因分成三类：境遇性、生理性和灵性。这是一种质朴的划分方式。简单来说，一个人得了抑郁症，可能是环境原因，他正处在令人心碎的环境中，比如遗弃、丧亲、拮据、内疚、失望和失败等；或者是身体原因，他可能天生就具有忧郁气质，也可能是他身体的问题导致某些化学物质失衡，因而陷入低落的情绪中，在谈到生理性抑郁症的时候，

[5] 《司布真的哀愁》，20。

司布真也会平衡地处理医疗的问题；又或者者是灵性原因，他陷入了灵性低潮中。艾斯怀牧师总结说，司布真的抑郁症来自环境，来自他对自己是否已经奉献给神的质疑，也来自他身体上的化学反应。^[6]

境遇性、生理性两种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关于灵性的原因，我们需要透过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在司布真的那个时代，当时的《精神医学手册》(*Manu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列出了“宗教性抑郁症”(religious melancholia)这一分类，此形式的抑郁症让人时刻痛苦地意识到神的不悦，并心生恐惧。^[7]

司布真认可抑郁症是有其灵性层面的原因的，因为他自己亲自经历过这种远离神、看不到希望的光景。这种感到被神遗弃的痛苦，司布真称其为“灵的重压”，他认为这是“比地狱的煎熬只略逊一筹”的折磨。^[8]司布真坦白地承认，当他的身体和心灵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无法不动摇。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圣经辅导运动以来，圣经辅导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下教会在面对很多特殊议题时，有了更深入的视角。比如，在考虑抑郁症其灵性原因的过程中，会更多涉及人内在的信念，即“心”的部分。心是人性的基本特征。司布真虽然很少谈到罪人的心如何运作，但他非常注重心灵的医治，他同理受苦者，并建立他们的信心。

2) 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

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司布真怎样应用圣经真理来面对和治疗自己的抑郁症，以及他通过自己的经验讲述应该怎样正确地帮助抑郁症患者。艾斯怀牧师将如何帮助抑郁症的探讨放在医治抑郁症之前，并且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这是很有深意的，也许是受到司布真的启发。当他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司布真在这个主题上的讲道文献时，发现司布真对于抑郁症者内心深处的感受非常了解，并且在如何帮助抑郁症者方面有非常细致、深入的思考和谈论。

因此，艾斯怀牧师明确指出，他的这本书不是一本论抑郁症的详尽文字或枯燥论文，而是一封盼望那些深陷抑郁之苦的读者能够康复的书信。这封信如同司布真亲手所写，字里行间中，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司布真对于和他一同行走在忧伤之路上的人深深的怜悯之情。他竭力地认同他们的感受，呼吁帮助者在爱心和智慧中去回应他们。这同样也是艾斯怀牧师的初衷和期待，从他使用抑郁者熟悉的语言所表达的深沉情感中，可以看出他是从帮助者的心入手，引领他们进入抑郁症者的内心世界，倾听那些忧伤的语言，勉励他们使用与创伤深度相称的语句，与受苦者认同，改变对其刻板的态度，预备妥当同情心，随时准备付出。

在帮助者这一主题上，司布真强烈地为伤痛者辩护，并严厉地责备那些危害性的帮助。

[6] 《司布真的哀愁》，21。
[7] 《司布真的哀愁》，52。
[8] 《司布真的哀愁》，56-57。

他勉励那些想要帮助抑郁症的人，在他们忍不住要给出建议之前，一定要对这所“抑郁监狱”有更多的理解，对其中所关押的“犯人”有实在的同情。如此，可以避免一个真实的错误——帮助者虽然满口谈神，所提供的却是不切实际的盼望。

司布真认为真正的帮助，是把忧伤的灵魂带到一个更大的故事——耶稣的故事——中去，耶稣了解人的忧伤，因为祂也曾忧伤。耶稣是忧患之人真正的帮助，祂自己就是忧患之子（参赛 53:3）。耶稣更大的故事，也是司布真每天对付他绝望光景的途径，他与这位忧患之子的关系，给予他力量：“一直以来，在极度痛苦的时期，在每次折磨的辖制下，知道主耶稣有共患难之情，乃是最深的安慰。我们并不孤独，因为一位像人子的，和我们在火窑中一同行走。”^[9]

3) 学习如何与抑郁症共处

司布真针对自己的抑郁症所使用的主要治疗，是以祷告的心专注于神在圣经中的应许。他说：“精通属天药房的人，以及知道善用神之应许的医治大能的人，有福了！”^[10] 司布真每日依靠神的应许而活，他甚至把写满神的应许的纸条张贴在家里。神的应许点燃了他心中真实的盼望，进而缓解了他心灵的重担。神的应许对于司布真来说，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极其真实的神的默示，他在祷告中“谦卑地仰望神会完全应

验经上的每句话”^[11]。司布真常常在祷告中获得难以名状的慰藉，他的身心得到休息。艾斯怀牧师在这部分总结说，神的应许不是魔法，不是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是神的同在，祂永远不丢弃我们；应许也将我们带回到耶稣基督里面，祂是我们的救主。

在关于抑郁症的治疗方面，艾斯怀牧师也提到了药物。虽然司布真处在那个药物比较粗暴也不太有效的时代，但他仍然认定服用药物是一个有信心的智慧行动。^[12] 艾斯怀牧师提醒我们，今天抗抑郁症的药物品类繁多，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医疗问题，药物可以帮助抑郁症患者，但它只能作为辅助使用。司布真更推荐天然的帮助，如笑声，司布真在生活中用心地追求喜悦，积极收集愉悦的故事和短语，以宣泄他的心情和愁绪。此外，他也选择消解而非刺激愁绪的生活方式，有安静的时间和平静退修的时间，找机会接触大自然和阳光，以及尝试适量的兴奋剂、甜酒和温水浴等等。也许有人并不认同某些帮助方式，但不能否认这些曾对司布真带来帮助。当然，也提到了教牧关怀——指导和谈话，这是目前教会在帮助各类抑郁症者时最常使用的方式，然而司布真注意到，教牧关怀也有其局限性，抑郁症者需要多重帮助。

司布真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他的时代和当今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无论是人们对于忧郁症的理解和认识，还是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对于抑郁症的治疗方式，

[9] 《司布真的哀愁》，111。
 [10] 《司布真的哀愁》，124。
 [11] 《司布真的哀愁》，133。
 [12] 《司布真的哀愁》，146。

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深受清教徒神学影响的司布真，他的神学和实践都有很明显的清教徒精神，一方面他极其看重和喜爱神的话语，另一方面他也深深地了解人性；这使得他可以通过圣经，平衡且睿智地去看待抑郁症这一议题，并根据圣经真理给出解决方案。

在当今这个世俗心理学高歌猛进的时代，人们仿佛对心理疾病的定义越来越清楚了，治疗的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但是罹患心理疾病的人似乎不减反增。诚然，这其中社会、文化等多样复杂的因素，但笔者在这里想说明的是，当我们想要医治人的灵魂的时候，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耶稣是唯一的灵魂医生。那些忠于圣经的牧者和圣经辅导员深知这一点，他们同样跟随着清教徒和历代圣徒的脚踪，在圣经中寻找答案，给那些身处暗夜中的灵魂带来亮光。因而，司布真对抑郁症给出的定义，以及对于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所给出的指导和建议，在当下仍具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2、见证忧伤有一位救主

艾斯怀牧师的这本《司布真的哀愁》，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位深陷“沮丧潭”，与“绝望巨人”搏斗的先贤的范例。艾斯怀牧师的这个尝试对于读者来说，需要作适当的心理调适。每当人们提起司布真这位传奇的牧者时，所谈论的都是他极高的属灵恩赐和非凡的成就，即便谈到他的身体和心灵所遭受的苦难，也是匆匆带过，只为了突显他敬虔的品质。然而，当艾斯怀牧师深入探究司布真

的心灵深处，进入到他的苦难中时，我们仿佛看到了司布真的另一面。

司布真一生走在忧伤之路上，心灵一角总是笼罩在黑暗绝望之下，他曾经深深地感到无助，他的双膝也曾发软跌倒，但他直面自己的景况，在耶稣的受苦中看自己的受苦，靠着神的恩典，为人为己地与抑郁共处。最终，他坚持了下来，向同时代的人，也向今天的我们见证：忧伤有一位救主。

司布真是有着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有限的罪人，他在极大的试炼面前会软弱、无助、双膝瘫软，也会在心灵的重压之下信心摇摆不定。然而，他更是一位圣徒，他直面自己的人性，坦然向会众分享自己的软弱，当他在抑郁深重，甚至有了求死的渴望的时候，他展现出最勇敢的信心行动和智慧——他倒在施恩宝座前。同时，他也是一位受苦者，他如此描述自己所受的苦难：“我的心灵忧伤到一个可怕的程度，我希望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极度悲惨。”司布真所展示的这三重身份：罪人、圣徒、受苦者，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寄居地上的基督徒对自己身份平衡而正确的认识。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司布真，他穿越历史的洪流，陪伴在我们这些同是神的百姓的人身旁，就如希伯来书 12:1 所说的，他是那些如云彩般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见证人之一。他所描绘的画面如此真实，以至于每一个有相同处境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并因他的话语感到被理解和得到安慰；也使我们这些想要为抑郁症者做些什么的人，

得着提醒和教导，知道怎样才能够为其提供合宜的帮助。

这就是本书独特的价值，作者透过一代伟大圣徒的真实经历，让人更清晰地认识、了解和面对抑郁症。当今人们更倾向于把它物化为一个医疗诊断，远离我们的人性，但艾斯怀牧师发现，抑郁症是司布真人性本质的持续经验。这带给我们新的眼光，使我们在司布真的抑郁症中学习宝贵的功课。

苦难如何成为益处

本书的最后一章，艾斯怀牧师开始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思考受苦的意义。他发现，司布真在他的讲章中多次提到忧伤带来的益处，这些益处是非经苦难而不能学到的。而且司布真认为，苦难成就了他的人生美事：“我确信，我靠着跛腿奔跑，比靠着健全的腿跑得更快。”^[13]这样的结尾带给人安慰和盼望。神将司布真的哀愁化为祝福，祂藉着抑郁症雕塑他，使他成为祂大能手中的器皿。

我们可能会想，若当年 22 岁的司布真没有经历那场悲剧，他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他可能会和他的妻子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心灵温暖平静，不会时时滴血且不断经历狂风骤雨；而且身心健康又智慧超群的司布真可能会有更高的成就。然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如同有一根刺在身的保罗一样，司布真的抑郁症没有拦阻他的生活和事工，他在生活中是好丈夫、好父亲，他的事

奉果效也硕果累累。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抑郁症不仅没有拦阻司布真的事奉，反而成为他忠心服事神的强大助力。这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司布真是一位受苦者，他也成了受苦者的帮助者，这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主旨。我们不是第一批受苦的基督徒，在教会历史上，所有那些一心跟随耶稣的人都曾遭受苦难。我们这些受苦的前辈，他们洞悉这悲惨世界的一切愁苦，也深谙在我们的神所允许的苦难中靠祂的应许而活的得胜之道。他们深思、谈论、教导、写作，将他们的属灵看见分享给同时代的人，也作为遗产留给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因此，这些宝贵的资源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与成熟不可或缺的，我们千万不可忽视。

最重要的一点，司布真之所以能在他的受苦中得安慰，并去安慰其他的受苦者，是因为他在深重的抑郁之苦中，更深地认识了耶稣，并明白自己是与耶稣一同受苦。不仅如此，他也认识到耶稣是忧伤的救主，在天国之外，悲伤没得治。唯有耶稣能将我们的忧伤变为喜乐，因祂是天父所差派的忧患之子，祂为我们饮尽苦杯，又将福杯递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忧伤得医治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轻率之言。✦

作者简介

沙仑，专注圣经辅导及相关议题，在教会中服事姐妹团契。

[13] 《司布真的哀愁》，180。

福音军队^[1]

——十九世纪伦敦都城会幕教会的传福音事工

文 / 张瀚中 (Geoff Chang)

译 / 张保罗

校 / 榉木

伦敦都城会幕教会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是司布真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曾牧养的教会。当我们了解司布真的生平时, 很容易认为教会所有的传福音事工都是在他的布道事工下进行的, 但司布真会告诉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曾对一群苏格兰牧师说: “有人问我如何得到了我的会众。不, 不是我得到了他们。我甚至从不认为那是我的职责, 我的职责只是传讲福音。不是我得到了我的会众, 是我的会众得到了我的会众。”

新约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给我们的异象是, 基督赐下牧师和教师作为恩赐, 通过事工成全祂的身体。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中看到, 这些事工包括挥舞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穿上福音的鞋子, 在敌人占据的土地上前进。司布真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应该把基督的教会看作是豪华旅店, 基督徒可以随意住在自己的房间里, 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士兵聚集在一起、为了争战而接受操练及培训的军营。我们不应该把基督的教会看作是互相钦佩和安慰的团体, 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支高举旌旗、奔赴战场的军队, 为基督取得胜利, 攻占敌人的营垒, 将一个又一个省份纳入教主的国度。

司布真对教会的异象是一支军队, 与他参加同一场战斗: 传扬福音, 并通过拯救罪人来击退撒但的统治。司布真在都城会幕教会的事奉让我们看到, 在这场战斗中, 有两件事至关重要——祷告和传福音。

一、祷告

对于司布真来说, 祷告是每位成员行事的基础。离了祷告, 任何事工都毫无意义。司布

[1] 本文译自作者今年在一次特会中的专题讲座, 经作者授权刊登。文章中的部分内容, 也见于: <https://tc.tgc-chinese.org/article/spurgeon-got-congregation>。伦敦都城会幕教会的历史可追溯到1650年。1854年, 20岁的司布真开始在这个教会担任牧职, 在新公园街礼拜堂聚会, 会众人数为313人。此后, 教会经历了快速增长, 到了1860年底, 会众人数增至1494人, 其中大部分是在归信后受洗加入教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教会每年平均增加448人。到了1891年, 司布真去世的前一年, 会众人数达5311人。这个教会在二战风雨摧残后, 如今仍在聚会敬拜。他们在主日举行两个主要礼拜, 一次在上午11时, 另一次在下午6点半 (传福音)。此外主日下午还有儿童主日学、圣经课程和教义课程。在周间, 星期一晚上举行祷告聚会, 星期三晚上举行查经聚会。(数据来自维基百科, 以及: 迈克尔·里夫斯, 《司布真的人生智慧: 活在基督里》, 第五章。)——编者注

真回顾早年，认为对复兴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会众开始祷告：

当我刚来到新公园街礼拜堂时，第一次布道的听众只有几个人。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祷告是何等地热切。有时，他们恳求的方式就如真的看到了立约的使者正在他们面前一样，好像他们必须得到他的祝福。不止一次，祷告会庄严的气氛让我们肃然起敬，主的大能似乎笼罩着我们，使我们静坐许久。在这种场合，我所能做的就是宣告祝福，说：“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我们在这里明显感受到了上帝的灵；让我们回家吧，小心不要失去祂恩慈的果效。”然后祝福降临，房子里挤满了听众，许多灵魂得救了。我总是把所有的荣耀归于上帝，但我不会忘记，祂从一开始就给了我祷告的人服事的特权。

对于司布真来说，会众的祷告不仅仅是一项活动，而是他的事工哲学。教会每周一晚上举行一次会众祷告会，每周都有数千人来祷告。通常，来到都城会幕教会的访客对祷告会的印象比对主日聚会的印象更深刻。这些祷告会通常由司布真主持。会众会唱诗，听简短的灵修，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祷告上。祷告的焦点是福音事工。司布真会宣读宣教士、教会植堂者、教会不同事工的最新消息，以及教会成员为拯救失丧的邻居和亲人而写的信。由此，人们明白，离了祷告，其他的活动都是徒劳的。祷告是整个事工的驱动力。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能认为是教会预算推动了事工的发展。毕竟，没有钱你能做

什么？当然，你需要钱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运作。但如果我们相信比金钱更重要的是上帝子民的祷告呢？如果我们的会众把他们的祷告看作是对教会事工的真正贡献呢？

司布真把祷告比作教会的引擎，它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动力：

离了祷告你能做什么？哦，除非有对上帝的强烈的恳求作为后盾，否则讲道毫无价值。……讲道、主日学、教导、宣教和其他服事就像机器，但祷告会——被忽视的引擎——（才）提供动力，并提供真正解决问题的能量。

所以如果你想看到归信，真正的属灵成长，就召集会众祷告。司布真曾经对他的学生说过：

如果我是你，我会把祷告会作为我事工的一个特点；让它成为一场方圆七千英里之内独一无二的祷告会……无论其他事情如何，都要坚持祷告会；这是一周中最繁忙的夜晚，是安息日之间最好的服事；一定要确保这样下去。

上帝用祷告来塑造他子民的心。上帝用祷告来提升我们的视野，从世界上升到天堂。祷告和传福音是携手并行的。如果你说你相信救恩属于主，但你不祷告，那么这表明你真正相信的是救恩属于你。若真这样，教会就迷失了。不，救恩属于主。你要通过献身于祷告并带领你的会众祷告来证明这一点。

二、传福音

当人们加入教会时，他们有机会坐下来与长老进行成员面谈，长老会记录他们的见证：关于主如何通过教会的事工使他们信主。在这些见证中，我们看到会众不仅在祷告，也在传福音的参与方式上各不相同。从下面展现的他们传福音的五项努力中，我们所得最大的收获其实很简单：上帝通过普通的方式行奇迹。

1、个人布道

司布真经常告诉他所服事的会众：传福音不只是牧师的事，你们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主把你们安置在何处，都被呼召在那里传福音。

许多见证都讲述了平信徒分享福音的忠心。例如，在埃伦·梅的见证中，长老记录了这一点：

埃伦三年前找到一份家仆的工作，此后便再也不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了。九个月后，我们的姐妹伊丽莎白·法罗，进入到同一个家庭，成为她的同事，并带领她信主。看来，我们的姐妹在那里待了没多久，就试图为基督的荣耀和灵魂的福祉做些事情。因为正是她唤醒了这个年轻女孩，使她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失丧的状态……

对于本杰明·弗劳德，长老记录了这一点：

本杰明住在伯蒙德赛的制帽工厂——克里斯蒂夫人公司里。我们的会友牛津先生和泰

勒先生也在同一个雇主手下做事。藉着圣灵在他们的教导和警告中的祝福，这个年轻人被深深地影响了，并意识到他是一个失丧的罪人。

我特别喜欢这些记述，因为他们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也不是教会的长老，他们只是忠心的教会成员。他们没有去贫民窟或在街角布道，而是问：“主把谁放在了我的生命中？现在和我有关系的是哪些人？我可以在哪些方面和他们开始福音对话？”我从这些见证中感觉到，在主通过他们的努力结出果实之前，这些基督徒在许多交谈中坚持不懈地作工。

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要意识到上帝把你放在你的家庭、你的社区、你的工作场所是有原因的。这些都不是随机的环境，而是上帝的安排，要特别留意藏在其中的传福音的机会。

2、邀请人去教会

对于都城会幕教会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的归信始于周日聚会的邀请。例如，亚历山大·约翰·汉密尔顿的见证就始于他哥哥的邀请：大约三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他的哥哥带他去了新公园街礼拜堂，在那里，他在讲道中找到了平安。

当然，事情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有些故事中需要多次邀请人来，然而，即使他们拒绝了，你也永远不知道上帝会如何使用那个邀请。

詹姆斯·博伊斯在他的见证中就讲述了他的姐姐如何一直邀请他去听司布真先生的讲道，但他总是拒绝。然后，在一个星期天晚上，在去酒吧的路上，他路过教会，考虑要不要进去。犹豫片刻，他仍决定：“我不需要教会……我可以自己改变我的生活。”直到下个周三，他再一次在酒吧喝得酩酊大醉，才从靠自我来改变的彻底失败中归信。

我最喜欢的故事来自查尔斯·桑德尔。他的一个同事邀请他去听司布真的讲道，于是他去了。令人惊讶的是，他很喜欢。他开始定期参加聚会，参加了大约十二个月。但长老接着记录道：

他继续参加，但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尽管他经常在布道中哭泣。然而，在司布真先生不在的时候……他听到了拉德克利夫先生的布道……这篇讲道成功地说服他向神认罪……礼拜结束后，他与其中一位长老进行了一些交谈……并愿意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耶稣。

他听了司布真一年的布道！但最终，上帝却是通过一位客座传道人，让他认罪了！我相信司布真对此一点也不嫉妒。

即使有人可能会惧怕与人面对面分享福音，但他仍然可以邀请人们去教会。有几个月，司布真会特别计划在几个星期的晚间礼拜中宣讲一系列的福音布道。他鼓励会众将自己的座位票送给邻居、同事甚至陌生人，并邀请他们来教会。

我认为花一个月时间进行特别的福音布道，鼓励会众邀请邻居和朋友来参加，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当然，如果你要推广这一点的话，首先一定要传讲福音！无论你是主要的传道人还是客座的传道人，都要传讲福音。如果一位成员终于鼓起勇气邀请朋友来教会，或者一位访客终于鼓起勇气接受邀请……但那个星期天，好消息却没有被宣扬，该有多么可悲！但愿这永远不会发生！

请务必确保你教会的每个主日的聚会都充满了福音。

3、礼拜后有意的对话

都城会幕教会每个星期天都会吸引各种各样的访客。并且，会众学会了欢迎访客并发起有意义的对话，而不是让所有外展活动都依赖于长老或牧师。司布真曾经说过：

我总是要求我自己的会众在会长椅上宣讲基督，抓住来到这里的人，并告诉他们基督。我知道人们有时对这件事有点拘谨——他们和同伴之间会有一些害羞，但在教会里应该有亲切感——一种可以冒险和他的邻居说话的感觉，至少说一句“你喜欢这篇道吗？”来开始谈话，并让他逗留一会儿。

对于许多加入教会的人来说，他们的见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长老威廉·卡特赖特写道：

去年四月，他来听我们牧师讲道，之后又来了好几次，但没有任何收获。但有一次，我们的斯潘斯威克弟兄找机会问他是否想过

灵魂的得救。他承认自己没有，并被敦促寻求主。他也这样做了，并很快发现自己是一个多么有罪的罪人，上帝定他的罪是公义的，而他唯一的拯救是耶稣的宝血。

这个人听过许多篇道，但直到有人走到他面前，向他强调他个人的救赎，他才发生了变化。

还有一次，一位成员邀请他的兄弟去教会和查经班，而正是教会的两名成员对那位兄弟特别留心，为他祷告，并敦促他悔改和相信，才使他获得了救恩。

对教会成员身份有深入了解的好处之一是，它可以帮助你的会众识别谁是教会的一份子，谁是访客。但即使你的会众不确切知道谁是成员，你仍然可以鼓励他们热情地对待他们不认识的人。

在我以前的教会里，我们会承诺在聚会结束后的前 15 分钟只与自己不认识的人交谈，然后再与朋友们聊天。那个人可能是你不认识的教会成员，或者是新来的访客，认识他们，询问他们的名字，了解他们的情况……感谢上帝，你有机会欢迎和接触他，你不想让任何人离开时说：“我来了，但没人对我说什么。”

4、成员面谈

在司布真服事期间，如果有人想回应福音，需要受洗并加入教会。因此，对于任何想要回应福音的访客，他们都会走教会的成员流

程。而成员面谈本身就成为教会长老的传福音事工。因为在司布真的背景和文化中，人们前来受洗并加入教会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因此，长老有责任检视每个人的信仰告白。那些认信清楚确切的人会得到欣喜的肯定，而对于任何有缺失和疑问的人，长老们都有机会将他们指向福音。

这是一位长老在詹姆斯·梅尔伯恩的成员面谈中所写的内容：

这位好人希望加入教会，因为他的妻子申请了成为成员。他经常听司布真先生布道，比起他听过的任何布道，他更喜欢司布真先生的布道。我认为他对福音一无所知。我想他是一个清醒、诚实、勤奋的人，愿意加入教会，或者做任何其他有名望和受人尊敬的事情。他有时会读圣经的某些部分，认为它们都很好，但没有偏好……他不记得自己一生中曾特别向上帝祷告过任何事情。……我很惊讶，竟然有人能够在我们的牧师的主日布道下坐上一整天，却对自己对福音的无知一无所知。我和他谈了重生，并给了他一张汉克弟兄的听课券。

从很多方面来看，詹姆斯听起来像是一个理想的教会成员候选人：他来教会，他的妻子也加入教会，他喜欢听道，也不醉酒，努力工作，并且积极想要加入教会……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清晰地理解福音，也没有属灵生命的证据。但是如果你让他入会，就意味着给了他一个保证，而这个保证最终可能会对他造成致命的灵性伤害，使他永远无法转向基督。所以这里的长老明智地把他们

送到“汉克弟兄的班”，在那里他可以进一步学习圣经和福音。

一些人的见证谈到，在他们被拒之门外之后，主却利用那段等候的时间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骄傲和罪。有一次，一位长老的女儿哈里特·奥尔尼申请成为教会成员，面试她的长老“对她的见证不满意，不能推荐她……”但两年后，她再次申请成为成员，长老记录道：

虽然（最初）很失望，但现在她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从那时起，她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性。我见过她两次，虽然她对神圣真理的了解并不广泛，但她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她相信耶稣为罪人而死，也为她而死。

本来一位尽职尽责的长老的女儿，申请成为成员是多么好的事，但却因为她这么做只是想要取悦她的父母，所以她的入会申请被推迟。然而，这样的失望却被上帝使用，来让她认识到自己的罪和对救主的需要。

需要明确的是，长老们并不要求申请人具备高水平的神学知识或流利的表达。对于一位申请人，长老写道：

虽然他没有受过教育，在真道上也还很稚嫩，但我相信这位好兄弟是主耶稣的忠实追随者。

因此，这些成员面谈不仅是传福音的机会，也是门徒训练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很明

显这些长老关心每一个前来的人。有一次，在送一个年轻人去上课后，长老写道：

我已经看到了上述情况，我的心多年来一直在他身上。全能者的箭正在得着他的灵魂。上帝打算对那个年轻人做些什么，主正在深耕细作。他还没有找到平安，但我相信他是蒙怜悯的器皿……我希望很快看到他欢欣鼓舞。

换句话说，这些长老的牧养事工甚至在成员面谈期间就开始了。如果你是一名牧师，当人们申请洗礼和成员资格时，不要错过成为忠实的福音性牧者的机会。

5、慕道友的课程

除了教会的集体聚会外，都城会幕教会还开设了各种课程，其中许多课程是为慕道友开设的。有针对年轻人的教理课程，针对男性的圣经课程，针对女性的圣经课程，儿童主日学等等。

这些课程井井有条，并且有成熟的教师和确定的名册……所以这些教师对他们的班级有一种责任感。成熟的教会成员与教师们一起工作，门训新信徒，向非信徒传福音。

伊丽莎白·波利在教会长大，在她的见证中，她是在主日学归信的。长老写道：“为了鼓励主日学的老师们，我想在这里提一下我们的格雷夫斯姐妹的教导对这位年轻的姐妹产生了多大的祝福。”

对于哈里特·皮特来说，她在教会长大，但当她申请成为教会成员时，长老认为“她对基督为罪人所做的工作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想法”，于是把她送到了青年初信者班，在班上待了一段时间后，她再次参加了面试，长老很高兴地推荐了她。

对于艾米丽·宾利来说，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她的老师对她说：“艾米丽，你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的心交给主？”这让她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并让她走上了救恩之路。

尽管司布真清楚地表示，符合圣经的信仰宣告是通过洗礼和加入教会而形成的，但这些福音圣经课程为那些寻求福音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中间步骤。司布真在每一次布道

中都传讲基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在每一次布道中都全备地教导福音或回答每一个反对意见。对于任何想了解更多信息的访客来说，这些课程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与教会成员并肩学习圣经的方式，以便他们能够理解福音。

结论

都城会幕教会的传福音事工并不是一位伟大的传道人独自向世界布道的故事。不，这是一个教会被动员起来从事福音工作的故事。让你的会众参与到传福音中来，当他们在每一项普通的工作中尽忠时，期待上帝做非凡的事情。愿祂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如此成就。✝

作者简介

张瀚中牧师，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教会历史和历史神学助理教授，以及司布真图书馆馆长。他在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攻读神学博士期间，撰写了关于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教会学的论文。他曾在休斯顿华人教会（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和国会山浸信会教堂（华盛顿特区）担任事工，最近在欣森浸信会教堂（俄勒冈州波特兰）担任副牧师。他还担任福音联盟学术期刊 *Themelios* 的历史与历史神学书评编辑。他是 *The Lost Sermons of C.H.* 一书的编辑，也是《司布真牧师：恢复事工的圣经和神学愿景》（B&H 出版）的作者。他的妻子是斯蒂芬妮，他们育有三个孩子。

教会历史的助益

——采访张瀚中牧师

文 / 本刊编辑部

译 / 王一一

校 / 王濯扬

编者按：张瀚中（Geoff Chang）牧师是美国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Midwestern Seminary）教会历史和历史神学助理教授，以及司布真图书馆馆长。今年夏天在一次特会中，他受邀并向会众分享了司布真的故事及其教益。在这次特会中，本刊编辑就教会历史与历史神学对于教会建造和教牧事奉的助益采访了张瀚中牧师。

本刊编辑（以下简称“编”）：您为什么愿意从事教会历史的研究？

张瀚中牧师（以下简称“张牧师”）：我的导师狄马可（Mark Dever）和迈克尔·劳伦斯（Michael Lawrence）都是教会历史学家。在我向他们学习并观察他们如何牧会时，了解到教会历史对于教牧服事是何等有助益、何等实用。

我们常常觉得今天教会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崭新挑战，需要我们自己开始去摸索和解决。但实际上，这样的挑战贯穿整个教会历史，历代基督徒早已面对过。所以，当我为了更好地牧养教会而攻读博士学位时，就选择了教会历史专业。我当时考虑过新约研究或系统神学，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教会历史。因为我感觉教会历史对一名牧师而言最有用，并且我对此也有很大兴趣。

编：您现在也在神学院教授历史神学课程，在研究和教授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收获？

张牧师：研究历史神学让我很享受的一点是，不仅可以阅读现代神学家的著作，还可以阅读历世历代神学家们的著作。不同时期的神学家都各有千秋。早期教会的神学家们对三位一体、神的位格、神的属性以及神的超越性都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中世纪时期，宗教改革前，像阿奎那和安瑟伦这样的经院神学家在神学精准性上对我们很有帮助和挑战。而像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这样的宗教改革神学家，在福音、称义和基督的工作方面都讲述得很清楚。加尔文可能是我最喜欢的神学家之一，他不仅拥有深厚的圣经知识，并且能以一种教牧性的、鼓舞人心的方式将之呈现。

清教徒时期也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神学家，他们的研究不仅涉及了神学的各个领域，还涉及了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心”的问题、和我们对神的顺服。现代神学家如贺治、华菲德、司布真和巴刻，在面对理性主义和神学自由主义的挑战时，都捍卫了基督教信仰。今日，当我们试图成为一名忠心的神学家时，历史上这些声音会帮助我们按着圣经思考，带着福音进入世界。

我们需要意识到基督教信仰并非源自我们祖父母那一辈。这是一个被历代教会所持守的、可以追溯到基督的信仰，我们是站在基督教的历史长河中。认识到这点大有意义，因为基督应许建立祂的教会，祂也在历代一直保全着福音的信息。

编：您刚才谈到，您观察到狄马可牧师把教会历史应用到教会服事中，您能举例谈谈吗？

张牧师：2000年初，多堂点教会（multi-site campuses）在美国教会中引发了重大争论。有些教会为了解决会众人数过多、一个堂点容纳不下的问题，选择分成多个堂点播放牧师的讲道视频。我认为当时狄马可牧师的观点在讨论这个议题背后的神学问题上大有帮助。他指出，问题不单在于是否可以使用视频讲道，还包括我们对教会治理和教会本身的理解，一些涉及“教会是什么、会众是什么、按照圣经如何治理教会”的重要议题正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在许多方面，多堂点教会与主教制的教会治理形式并无太大区别。但会众制教会长期以来却对这些结构持反对

态度，理由在于牧职的性质以及会众权利的本质。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话题。而针对这些议题，历史中的基督徒们已经讨论过很长时间，他们相信圣经的充足性，并严格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治理教会。狄马可牧师可以从整个教会历史中汲取资源来思考这些问题并提供指导。

编：这真是一个好例子，使我们看到对历史的了解，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和纵深的视角来认识当下的问题。您在自己所牧养的教会中会怎样应用教会历史呢？

张牧师：在我的教会里，我们唱诗时尽量唱教会历史上的诗歌，而不仅仅是现代赞美诗。我们会唱在教会历史不同阶段创作的圣诗。例如，十八、十九世纪福音复兴运动中写的诗歌。我们会唱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创作的非常有名的《坚固保障》。唱这些赞美诗使我们与神在教会历史中的作为相连，我们应该向会众讲述这些赞美诗背后的故事。

我们的教会采用历史性的信仰告白——《新罕布什尔信仰告白》（1833年）。当我们教导它时，会讨论它的历史，并且强调这不是我们教会自己撰写的，而是基于更早的历史信经，并且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与我们共同持守这一信仰告白。

在我们的敬拜中，我们常常宣信《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迦克墩信经》，我们也开设教导这些信经的课程，来帮助会众明白这些是基督徒从起初就持守的信条。我

经常在讲道时使用教会历史上的例子来表明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是这个更广阔故事里的一部分。

我还没有在自己的教会教导过教会历史的课程，但这些内容会自然而然地穿插在我们的敬拜、成员课程和讲道中。我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让兄弟姐妹们感受到他们的信仰是何等地有根有基，并且意识到我们是历史性基督教的一部分。这样的认知也帮助他们与同城的其他基督教团体建立联系。当他们与其他新教徒互动时，会认识到：“福音是我们共同的根基。”当他们与天主教徒互动时，能够明白：“尽管我们在一些方面相似，但在福音认信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会众能明白，我们今天依然在书写教会历史，我们各自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编：您在这次特会中分享了司布真的故事，当您向会众讲述这些故事时，您有何期待呢？

张牧师：我希望可以鼓励人们在信仰上持守忠心。我不断强调，比起光辉烈烈的事工果效，在平凡普通日子里的忠心摆上更显宝贵。司布真在大小情上日复一日寻求忠心的榜样正是我想要强调的。

另一个鼓励是要期待神的伟大作为。我们听到的那些神奇妙作为的见证，应当激励

着我们更加信靠祂的大能大力能够成就伟大的事。我们不应该认为，“忠心”就意味着事工总在令人失望的状态中。相反，当我们“忠心”事奉时，一方面不过度担忧事工的果效，一方面又期待神的伟大作为，信靠祂的能力和恩典，始终怀着忠心和盼望来恒忍。

编：请您谈谈司布真图书馆，这是全球最大的司布真研究中心吗？

张牧师：是的，它是最大的司布真研究中心，展示着司布真的文物，论文、手稿、信件。我们从司布真的教牧图书馆中收藏了6000本书，都是他曾拥有和在他教牧事工中使用过的工具。我们虽然称它为图书馆，但它实际上更像一个博物馆。这里的图书是不允许学生借阅的，仅供学者研究使用。我们利用这些藏书来讲述司布真的生平和事工。我们还设立司布真奖学金来推动各种研究项目。

编：有个问题我很好奇，司布真是英国人，为什么全球最大的关于他的研究中心却建在美国呢？

张牧师：因为美国人喜欢司布真。在“降格争论”（Downgrade Controversy）^[1]之后，伦敦的神学已大幅转向自由主义神学，人们对他的作品失去了兴趣，认为他的作品过于老

[1] 这场争论发生在1887年，争论的核心是司布真认为当时浸信会联盟中一些人在高等批判运动的影响下，破坏了基本圣经教义，真正的圣经神学正在处于“降格”之中，但联盟却对这些人不采取纪律措施，也不采纳福音派的信仰宣言。这个分歧导致司布真退出浸信会联盟。——编者注

旧不入时。所以当司布真的家人在伦敦找不到买家时，密苏里州的浸信会购买了这些书籍。它们于1906年被运到美国，又于2006年，被中西部神学院收购。

编：对于像司布真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您觉得应当如何认识和研究他们？

张牧师：关于如何研究教会历史中的人物，我认为可能存在两种危险——要么忽视他们的存在，要么过度高举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在美国，当人们发现历史人物存在各种问题时，往往会有将他们全部“下架”的倾向，不再提及他们。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整个人类都堕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应该被“下架”！但如果我们“下架”所有人，那么我们就无法从过去中学习。所以，我们需要正视爱德华滋曾拥有奴隶，怀特菲尔德是一个糟糕的丈夫。然而，尽管这些严重问题诚然存在，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在他们心中工作，他们身上仍然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想在研究历史时保持诚实。我希望当遇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那些不是通过简单论述就能讲明白的事情时，我依然愿意着手处理它们，重要的

是认识到这些教会历史人物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同样需要福音。

编：那您在讲述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会怎样去讲？

张牧师：应当在合理的背景下正确地解读他们的失败。例如，不要以二十一世纪的价值观念来评判爱德华滋，相反，应该试着理解爱德华滋与其同时代的人相比是怎样的。将他置于他所在的时代背景下公正地解读，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神的标准才是终极标准，不管如何解读都不能为他的过犯开脱。理解和怜悯应占有一席之地，但当问题发生时，指出问题也同样重要。

我相信将来世代的人也会回顾我们这一代人，他们也会想了解为何我们会用那种方式思考。我希望他们能带着同情的眼光看待我们；并且我相信，作为最终的审判者，神会做出公正的审判。

编：是的，脱离了时代背景，对于人物的理解就难以准确，而尽可能准确的史实才能使们真正从历史中有所借鉴。感谢您的分享，关于教会历史对于教牧事奉的助益、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所应有的谨慎，您所谈到的这几个方面都给我们带来了启发和进一步的思考。✝

我与抑郁症：遭遇、认识、走出、服事（上）^[1]

文 / 苏民

今天我和大家交流分享的题目是：如何理解抑郁症、走出抑郁症？如何服事、辅导患抑郁症的弟兄姐妹？

引言：我的遭遇

我为什么对抑郁症这个主题有负担呢？主要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我曾经因为服事特别忙，每天早 5:30 出，晚 11:30 归，再加上照顾家人的压力特别大，我自己的健康状况出了问题，心悸、心脏疼痛，半夜常会因心悸而醒。我当时忙到没有时间去医院检查，后来终于在去医院探望同工时，顺便做了检查，结果是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心悸等症状是精神疾病的躯体化症状。心脏专科医院给出的诊断是神经官能症^[2]，建议我去精神疾病专科医院诊断。我去了两家三甲专科医院，给出的诊断都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

面对这样的诊断，我感觉很困惑：“我不是基督徒吗？我不是传道人吗？我觉得自己认信挺清楚的啊，我也挺刚强、挺乐观的啊，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进而，我就产生了更多的困惑：“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我依据曾学过的圣经辅导理论，过于简单且模式化地作自我分析：“问题不是问题，罪才是问题！”于是，我反问自己：“是什么罪导致我得了抑郁症？我的属灵生命出了什么问题？”

当时，我在陪伴辅导一些有难处的弟兄姐妹，也带领许多慕道友学习基要真理。其中，我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我们联系非常紧密，这位朋友先后受过许多苦，又遭遇了至亲过世等打击，得了精神疾病，医院的诊断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伴有妄想症状。我目睹了他的家人在陪伴、照顾他时的无助，并且我在陪伴、牧养他和他的家人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本文分上、下两篇，均源自作者的讲座录音。转文字稿后，经沙仑姐妹编辑、补充，又经笔者修改、补充而成。文中举例时所谈及的人物和故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都已做改写、混写。对于沙仑姐妹所提供的帮助，在此特别感谢。——作者注

[2] 神经官能症（neurosis）又称为神经症，是一组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强迫、疑病症状或神经衰弱症状的精神障碍。——编者注

我同时困惑于另一个问题：如果只注目“罪是根源问题”这一个因素，就会在牧养实践中产生“谁抑郁、问题大，谁犯的罪就大”的看法，从而给当事人带来更多的压力，甚至进一步的伤害。但现实的情况是，在我服事的慕道友中，有人还沉溺在很严重的罪中，尚未悔改，精神状况却好好的，并没有抑郁。而对于那些有难处的肢体们，当我真实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艰难、属灵生命状况，他们也真实地信任我，向我敞开后，我发现一些堪为榜样的基督徒，也会得精神疾病。例如，有一位弟兄，在认信福音上是清晰的，夫妻也很恩爱，而且无论在对付罪上，还是在家庭敬拜，在个人对读经、祷告、爱和服务人、服事教会等恩典途径的委身和操练上，可以说做得比我更好，但他也同样有双相情感障碍^[3]的困扰；我会问，为什么这位堪为榜样的基督徒，也会得精神疾病呢？

从神学上分析，我们今生都不能完全成圣，而是处在渐进成圣中，因此，每一位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都会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从现实经验来看，肯定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会患精神疾病；属灵生命强弱与身体健康与否、精神状态好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问题不是问题，罪才是问题”的观点，虽然普遍适用于各种情况的基督徒，而且不乏深度，但是对于认识和理解精神疾病，却是不充分、不足够的。如果过于简单地、模式化地使用圣经辅导的这个观点，来辅导患

抑郁症的弟兄姐妹，不仅不会使他们得安慰，还会给他们带来困扰、伤害。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精神疾病呢？我们如何从“灵命、身体、心理、社群，改变的动力与模式”等方面，来整体理解抑郁症，进而更有爱心、更有果效地来辅导患抑郁症的弟兄姐妹呢？

我当时面临的困境是，似乎找不到人快速地理解我的问题，既包括我的身体和情绪问题，也包括我在神学人论、成圣论，及精神疾病专业方面的困惑，并提供帮助。我遇到的多数情况是，医生不谈圣经和信仰，即便是基督徒医生往往也没有足够的神学装备；而教会面对这个问题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略显“武断”。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状是，大陆家庭教会目前仍旧很难找到具有专业性、成功辅导经验的圣经辅导员。许多教会和弟兄姐妹，只是听了网络上的圣经辅导讲座，在并不具备成熟有效的实际陪伴与辅导经验的情况下，带着一些盲目的信念，如“在辅导抑郁患者方面，圣经是充分的”^[4]，对于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症的弟兄姐妹，往往缺乏倾听和扶持的意愿，而是简单指点，甚至随意批评，实则无效，甚至误人。

因此，面对自己的困境、困惑，面对同样深陷抑郁的弟兄姐妹，面对令人扼腕心痛的教牧现场，为了我的个人求生、解惑，为了避免一些喧嚷之言的“定罪”，为了切实帮

[3] 双相情感障碍，也被称作双相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其症状比较复杂，表现为情绪低落或高涨反复、交替、不规则呈现，伴有注意力分散、轻率、夸大、思维奔逸、高反应性、睡眠减少和言语增多等紊乱症状，可通过应激事件、睡眠少、经济情况变化、与亲人吵架、季节变化等诱发。——编者注

[4] 笔者在此并不是否认圣经在辅导抑郁症方面的全备性，而是想提醒读者，在辅导抑郁症者时，帮助者需要经过各方面良好的装备，并且要在爱心中给予多重帮助。

助身边的肢体，我不得不寻找相关书籍来阅读，也报名参加相关的讲座、课程，开始去学习与抑郁症相关的一些知识，既包括圣经辅导、神学人论、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圣经神学末世论（与基督联合、末世论为成圣提供了底层的依据和动力），还包括心理学、精神医学等方面的入门常识，甚至包括一些沟通技巧等等。非常感恩的是，神的家中仍旧有成熟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潜心成长，带着爱教会、爱肢体的心，善待求助之人。我着实得到了几位主内肢体的点拨，他们各自在圣经神学的末世论、圣经辅导、精神医学、教牧辅导等领域，有专业性，有思考力，有智慧，有爱心。随着学习的增多、加深，渐渐地，我也能够藉着基于圣经的人论、与基督联合的成圣动力论，结合一些专业知识、常识与经验，来面对自己的困境，来陪伴和服事身边的人了。

综上所述，我在抑郁症这个主题上的积累，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和关怀朋友、牧养服事的需要，为解己惑，久病而成“赤脚医”。在长期的学习、实践和摸索中，我对于抑郁症的成因和应对有了一些认识和理解，不仅帮助我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也能够更好地陪伴那位要好的患精神分裂症的朋友了。因着主的恩典，因着教会中肢体们的爱和扶持，我个人目前在没有服药的情况下，已经在较长的时期内没有出现躯体化症状，也没有出现焦虑、抑郁的症状。不过，与我不同的是，我的朋友是需要服用药物的，他目前已恢复自理，能够正常生活；但在遇到一些外界刺激时，情绪仍有起伏。这样的時候，我会“更专业”地爱他，使用沟通技巧来疏导他，参

照圣经辅导的原理、方法来鼓励他、引导他依靠神，还会在某些时刻带领他悔改，陪伴他向被他伤害的人道歉。

因为这样的经历，我更能理解有同样经历的患病肢体，照顾他们的那些家人，以及面对辅导压力的教牧同工；同时我也以圣经辅导的方法和经验，来帮助身边的弟兄姐妹。随着来找我帮助的弟兄姐妹多了，我便萌生了把学习成果、辅导经验整理成文的念头。然而，虽然我愈发关注抑郁症这个主题，愈发尝到整全的圣经真理、有恩典的圣经辅导、彼此相爱与门训的甜头，也愈发多地看到当代教会和社会的需要，但是一想到这个主题所要求的专业性（最好在圣经辅导、精神医学上都受过专业训练），想到这个议题的复杂性，我便想无限期地搁置这个念头。可是，我现在再转去学习精神医学，或者去攻读圣经辅导硕士或博士学位，直到装备得足够多才来发言，却又太不现实了，因为肢体们的需要就摆在我的面前。斟酌再三，我决定背上“冒失行事”的十字架，分享一些“赤脚医生的土方法”，供大家参考。

一、识别抑郁症

当今的抑郁症现象

据央视新闻 2024 年 3 月 3 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全球抑郁症患者高达 3.22 亿。据《2023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披露，我国抑郁症患者达 9500 万人——而且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50% 的患者为在校学生，18 岁以下占比 30.28%，

即 2850 万人。”^[5] 2022 年 3 月，世卫组织发布科学简报称，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抑郁症发病率大幅上升了 28%。^[6] 普罗大众对抑郁症的直观感受如何呢？中国网民抑郁症调查报告显示，有 28% 的人接触到抑郁症，是因为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受抑郁影响。^[7] 也就是说，每 4 人中就有 1 人接触过抑郁症。

在青春而充满朝气的大学生群体中，也普遍存在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称之为“空心病”。这位教授统计后发现，在北京大学，30.4% 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或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 40.4% 的大一新生认为活着和人生没有意义。^[8] 这群聪明、考试出色、拥有优质资源与无限可能性的北大学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学习和拼搏。这是非常高的比例，令人震惊。

伴随着抑郁症的高发，由此引发的自杀事件及相关报道也日渐增多。据世卫组织 2020 年的数据，全世界抑郁症者 3.4 亿，其中 2.3 亿曾有自杀念头，占总症状人数的约 2/3。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估计高达 100 万，约为重症患者中的 15%^[9]，总症状人数的 0.3%。有自杀念头的人数占比非常高，重症中自杀者占比近 1/6，也很高了。

这些数字意味着，教会中可能有许多弟兄姐妹都面对着与抑郁相关的困扰——或作为病患直接面对抑郁的问题，或作为抑郁症患者的亲朋，面临着如何陪伴与帮助的困惑。

抑郁症的症状和诊断

什么是抑郁症？实际上，抑郁症并非病因学诊断，而是症状学诊断。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诊断标准中只有外显症状，例如相应的情绪、行为，而没有明确的病因。对于精神疾病的病因，国内外医学界尚未给出有共识的确切答案，这也是今天对于抑郁症是否属于疾病仍有争论的缘由。对这方面更具体的内容，我会在下篇关于脑神经科学的部分会再详细展开。首先，我们对抑郁症的症状描述做初步的了解。

对于抑郁症的简单定义是：一类以心情抑郁为主要特点的情感障碍。它不同于一般的沮丧，一般的沮丧往往事出有因，而且持续时间较短。而抑郁症的情绪障碍，不见得有因，时间也较长。而且，抑郁症并非失去笑容，而是失去兴致，是一种使人虚弱的心情和绝望的感觉；，并且既然已形成“情感障碍”，这意味着，这种无意义、

[5] 总台记者陈杨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将抑郁症纳入医保特病、慢病目录〉，央视新闻，2024 年 12 月 10 日存取，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1610046965235509802&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

[6] 〈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出炉：是什么在“杀死”近 1 亿抑郁症患者〉，凤凰网，2024 年 12 月 10 日存取，<https://health.ifeng.com/c/8Hb7dhuxkoz>。

[7] 〈第 28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们来聊聊“心灵的感冒”〉，新华报业网，2024 年 12 月 10 日存取，http://jres2023.xhby.net/js/sh/202010/t20201009_6826949.shtml。

[8] 〈北大老师：超 30% 北大新生被“空心病”缠住，到底是谁的问题？〉，网易，2024 年 12 月 10 日存取，<https://www.163.com/dy/article/GRUL4OME052100BV.html>。

[9] 〈抑郁症有这些表现！防治抑郁的 12 个自助方法〉，心理中国网，2024 年 12 月 10 日存取，http://psy.china.com.cn/2023-10/08/content_42544295.htm。

无力感，成为一个人不去处理人生重要问题的理由。虽然许多年轻人常把“emo、郁闷、丧、颓、废……”等等挂在嘴边，可能是有沮丧抑郁的情绪，但能够说出来，打趣自嘲、拒绝别人，说明大多不是抑郁症；真正的抑郁症，不具备这样的兴致，也没有这样的力量。

以上是对抑郁症的狭义描述。中文世界中的“抑郁症”似乎成为了一个广义术语，泛指任何有精神障碍的状况。当今，国内外对于精神障碍症的诊断标准，最具权威性，也最常使用的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如今已出版了第五版（DSM-5）；另一个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ICD-11 精神、行为与神经发育障碍临床描述与诊断指南》。这两本书是精神健康领域临床实践最权威的参考资料。中文世界中广义使用的抑郁症，即精神障碍，在这两本书的分类中是多种多样的，如：抑郁症、躁郁症 / 双相情感障碍、强迫症、创伤（与压力）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等。基于这两本书，作为狭义的抑郁障碍也是多种多样的：产后抑郁症、重度抑郁症（典型抑郁症）、持续性抑郁症（慢性抑郁症）、季节性抑郁、药物引起的抑郁症和身体疾病引起的抑郁症，等等。

当今，国内外主流精神科大夫的职责和做法是，根据症状进行诊断、治疗，诊断的具体方法一般是病患先完成查血或甲状腺检查，然后完成测试量表、问卷，再由医生询问症状、想法、感觉和行为模式。以狭

义的抑郁症为例，症状有多种表现，根据特定类型，严重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些症状大概包括：

- 情绪低落，感到悲伤
- 饮食改变，明显的体重减轻或增加
- 认知、运动功能障碍
- 疲惫、倦怠，没有力量
- 注意力不集中
- 对休闲活动的兴趣缺乏
- 没有价值感，有过度或不恰当的罪疚
- 睡眠障碍（失眠或嗜睡）
- 思考力、专注力、决断力减退或缺乏
- 反复想到死亡，有自杀念头
- 出现生理反应，有躯体化的症状

诊断的关键是症状，包括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例如，对于重度抑郁症，基本条件是连续两周每天至少存在五种症状；而对于慢性抑郁症，必须至少存在两种症状，至少两年，且未缓解。此外，重度抑郁症可能会变成慢性抑郁症，慢性抑郁症也会变成重度抑郁症，或者两者同时存在。

二、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因为医学上对于抑郁症尚未给出病因学诊断，日常所见，各心理学流派对于抑郁症的成因、治疗，会提出各自的分析、方案，而且各家各派之间时常针锋相对。按笔者粗浅的观察，这些心理学流派都会关注两个根本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人如何改变？然而，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人的问题是什么，实际上需要通过圣经中关于人的

被造、人的堕落来认识人，由此才能认识人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1、从圣经来看抑郁症

我们一起来思想一段经文：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 1:26-28）

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在学习创造论、神论或人论的时候，都会涉及这段经文。因此，当我们思考“人得了抑郁症，究竟是人出了什么问题”，也要从这段经文开始，看人起初被造的原有的形像、样式。

第一，人被造为在共同体中有位格关系的位格者。神是自称“我们”的独一真神，是多元而一的，这里隐含着三位一体的奥秘。因此，人是位格者，有人和神、人和人、人和自己的位格关系。人不能失去自己，也不能失去位格关系而独立自存。

第二，神的形像、样式不是人容易误解的外在样子，而是包含两点：其一，神是灵；其二，神有祂的属性。而神照着祂的形像和样式造人，一方面，我们被造成有灵的活人。今天，人们通常会忽略自己是有灵魂的，而一旦

觉醒了，又往往会在通灵的事上随从迷信恶俗。另一方面，神照着祂的形像和样式造人，使我们有与神的属性相似的人的属性。举例而言，神是良善、慈爱的，我们照着祂的形像、样式被造，原本也应当是良善的。当然，神是超越的，不同于人，因此，这里是指着神可传通的属性说的。

第三，我们被造为“男人和女人”（创 1:27）。在当今的文化中，性和性别议题是备受争议的。但圣经告诉我们，基于神的创造，我们的身体有性别的区分，这意味着我们的性身份是神赋予我们的，就算人们拼命地在心理认同、社会认同、竞技比赛的语境下重新定义自己，但在生物学、医疗分诊（男科、妇科）的语境下，也难有突破。在性关系和婚姻关系中，神已经设立了“一男一女、生养众多”的自然秩序，已经设立了离开父母、夫妻联合、相互关爱和顺服的相处秩序（参创 2:18-25；弗 5:21-25）。

第四，神是按着计划实行创造、护理、救赎之工的。在创世记的这段经文中，神先说“我们要……”，然后“就照着……”，而基于信心，我们知道在创造、护理、救赎的事上，三一神在经世的层面有计划、有分工、有行动。我们照着神的形像、样式被造，这意味着我们按计划、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有着自由的意愿，也有智慧、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意愿。因此我们被神托付、命令完成治理、管理之工。

最后，神赋予人权柄，治理整个被造界。人是照着神的形像和样式被造的，有君王般的

形像，也有君王般的职责，彼得前书 2:9 引出埃及记 19:6，称选民是“有君尊的祭司”，也是对此的辅证。神把自己对所造世界治理的权柄和责任，分享给了人，人类如同君王一样，能够去治理世界。

总结一下，“我们是受造物，是有限且有依赖性的，这是人论的一个基本真理。”〔10〕人是被三一神所创造的，是有灵魂的位格存在，是有团契性、社会性的，是有道德属性的，是有性别角色的，是有两性婚姻关系的，是会生养繁衍的，是有自由、智慧、能力的，以及是有尊严、权柄和职责的。这是人最初被造的样子。即便人犯罪、堕落、毁坏了，如同废墟一般，仍旧可以据此，推想其最初被造时的荣美。

那么，人为什么会失去起初被造的美好，罪又是怎么回事呢？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17）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 3:1、6）

“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从这两个字眼，可以读出神对人的慷慨、赐福。

以此为背景，理解“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知道，神的不许可、警告，不是因为神“吝啬、小心眼”，而是神要与亚当进入立约的关系，以此来试验亚当是否顺服神的命令。

我从陆昆弟兄那里学来这样一个比喻：这就好比恋爱中的男女，男士送给女士一枚戒指做定情信物。下次见面时，男士发现女朋友手上没戴，就询问：“我送你的戒指呢？”不曾想女士回答说：“我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把戒指掉到下水道里，没捡起来。”虽然能理解，但男士还是会很沮丧，这时如果这位女士说：“其实我也很心疼，实在对不起。”男士可能会说：“没关系，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再买一个送给你。”而如果女士说：“不就是个破戒指嘛，有什么了不起的，等我下次还你一个。”这样男士就会寒心了。这不是价钱的问题，而是女士如何对待这个信物，显出了她对男士的感情。第一种情况，可以接受；第二种情况，男士就需要重新评估女生对他的感情了。所以，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或不吃，并不意味着丰富与匮乏，而意味着人对神是爱还是不爱，是重视还是轻忽，是顺服还是悖逆。

罪，就是人逆性悖理地滥用神与人立约时赐给人的自由。而分析这两处经文，我们发现，神给人的自由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属灵的层面，即面对神立约的话语，人是选择顺服还是选择悖逆，人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交账，面对审判；一个是自然的层面，即普遍恩典的

〔10〕 约翰·麦克莱恩，〈日常事工需要神学人论〉，《教会》96（2023年12月），2024年12月10日存取，<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231206.html>。

层面，人是照着神的形像、样式被造的，有能力和自由作出选择，即便人已经犯罪堕落了，这种选择的能力、自由仍然存在。人同样需要为这种自然层面的自由负责，某种意义上，人是在不同的选择中长成自己。

如果仔细区分的话，这里的自由，还涉及到行为权利层面和动机是否忠信的层面。神创造人后，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 1:28）神的这句话既是命令，又是对话。神的话语，大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此，虽然在亚当堕落后，大多数人并没有自觉地想过，是否要顺服神尽到生养、治理责任，但神的话语照样成就。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类劳作、生养，在权利、行为层面，都遵行和成就着神的话语。不过，若认真地查问，人们如此生养、如此工作，从动机层面，是自觉忠信地回应着神的命令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对于古往今来、各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而言，甚至对于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多数情况而言，人们不过是随从风俗而行事，并没有自觉地、有意识地遵行神的命令。

失去起初被造、应有样式的人，是实实在在已经毁坏的，若他敏感于此，怎么可能不抑郁呢？就如家里的玻璃杯，它被造是用于盛水。假如有一天，你用玻璃杯喝水的时候，发现桌子上有一滩水，你仔细一看，发现这个杯子隐隐有条裂纹。虽然它没有碎，但是水会从裂纹处渗出去，因此就不能再用这个杯子来喝水了，它成了一个坏杯子。虽然它还可以有其他用处，比如可以作笔筒，也可

以作小花盆，但是，它作为杯子，已经失去了起初被设计、被制造的目的和功能了。假如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杯子，它故意成为一个坏杯子，好拒绝被你使用，甚至它虽然做着笔筒、花盆，却是为你的仇敌所用，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杯子呢？人也是如此，人是按着神的形像、样式被造，而正因人的悖逆和堕落，人所拥有的形像、样式就毁坏了，人就成了一个坏了的人。虽然人看起来还很聪明，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他坏了，失去了起初被造的美好，也失去了忠信。

应然的我—意然的我—实然的我

接下来，我借用哲学上“应然、实然”这一组概念，并增加“意然”一词，来构建一个人格结构的整体模型。

“应然、实然”这一组概念，是用以区分说明理想（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基于前面的解经，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样式造人，并在亚当之约中给人“不可”的诫命（及西奈之约中的律法），这些都指向“人应当如何”，我们可以称其为“应然的我”。我们还需要区分律法和福音。律法使我们看到的“应然的我”，是我们靠肉体不可能做到的；福音使我们看到“应然的我”，是我们已被预定效法的模样，是我们在福音里被要求，又能活出的。“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祂儿子的模样”（罗 8:29），以及福音中的要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 12:1），“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3）。

而人实际的光景如何，无论是自然生命的状况，还是属灵生命的光景，这是“实然的我”。

“意然的我”是指“人想要如何”。在圣经的用词中，人的意愿是由“心”发出的。“心是一个人的核心（参箴 4:23；太 6:21, 15:18, 22:27；罗 1:21 等），是意志、道德责任、激情、情感和认知的所在，是人整个的内在现实（internal reality）。由激情（passion）和情感（affection）所引导的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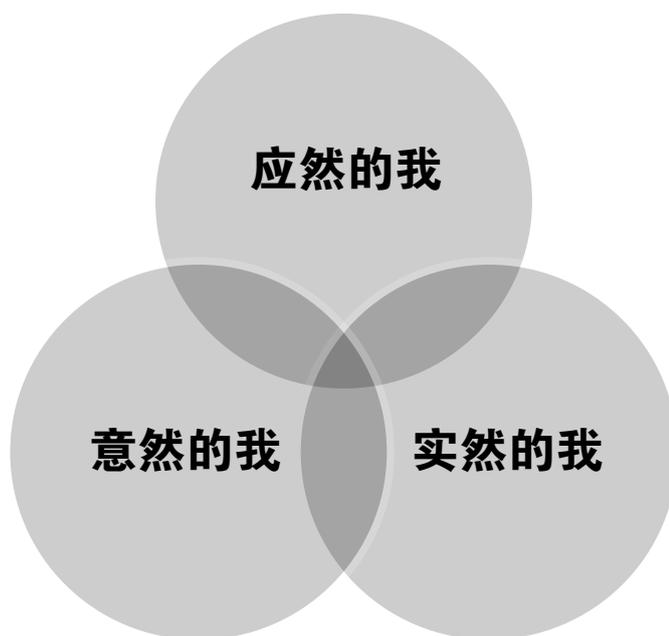
这样，便有了一个“应然的我—意然的我—实然的我”的模型。^[12]我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个模型，是为了和弗洛伊德（1856-1939）

的“本我—自我—超我”人格结构进行比较，好引起基督徒们的思考。

这一模型需要从逻辑上分为两个，分别对应“属灵生命层面的人”和“自然生命层面的人”。

“应然的我—意然的我—实然的我”，形成三个相互交叉的圆。这三者的圆心距离越远，表示人在和自己的关系上越分裂、越痛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容易抑郁。这三者的圆心距离越近，人与自己的关系就越合一、越幸福。

具体展开来说，对于堕落的人而言，在属灵生命的层面，其“意然的我”实际上是



人格结构模型图

[11] 约翰·麦克莱恩，〈日常事工需要神学人论〉。

[12] 这一模型，基于陆昆弟兄对创世记 1-3 章的讲解而得。

与“应然的我”唱反调的，即便貌似一致，“意然的我”仍抱有其他动机；“实然的我”的实际状况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罗8:18-19）应然的我、意然的我、实然的我，三者是分裂的。在其自然生命的层面，我们的社会以其评价标准、风俗文化，塑造着“应然的我”，而这些往往不是神所启示的，也与“实然的我”的需求、特征不匹配。在二者的动态互动中，“意然的我”的选择和行动，渐渐与神创造旨意中那“应然的我、实然的我”越来越远。三者也就越来越分裂，人就越痛苦。

而对于已经蒙恩、渐进成圣的基督徒，其属灵生命上，应然的我、意然的我、实然的我三者越来越一致。这是说，他应该做的，正是他的新生命想要做的，又是他在基督里越来越能够做的；即便三者有张力，他也有在基督里的称义、生命、安息。在其自然生命的层面，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称义了，他不需要靠达到社会所要求的“应然之我”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有福音里的自由，他自由自愿地按讨神喜悦，遵从自己的良心、意愿、特征、机缘的方式，来做智慧的决定；而且，他“实然的我”越来越有力量，来实现“意然的我”的意愿。这样的基督徒是快乐、幸福的。这份快乐、幸福，是他在基督里，并不是在肉体中所得着的，所以，他颂赞、感恩，也谦卑、虚己。这份快乐、幸福，虽在基督里，也一定伴随着他对自己的体验和拥有，他体验到自由、活力，按理想和意愿成长为自己。在基督徒的成圣生命中，这意味着得胜；在

基督徒的世俗生活中，这意味着感恩——行事为人的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

关于抑郁症，符合圣经的一些观点：

- (1) 只有堕落的世界才有抑郁。
- (2) 没有神的人生是毁坏的和痛苦的，所以才会有抑郁。
- (3) 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能更新、医治我们。
- (4) 但信徒也可能患抑郁，因为我们：
 - 仍旧活在充满苦难、堕落的世界。
 - 仍旧需要跟内在的罪角力、挣扎。
 - 尚未得着荣耀的新身体，肉身尚存，我们为其感恩，但这肉身仍有其软弱的特征。
 - 有困境和难以面对的人所带来的试探。
 - 基督徒背负世人没有的十字架，承受为顺服主、圣洁生活、服事而必须的舍己之苦。
 - 需要跟私欲、世界、撒但争战。
- (5) 好消息：
 - 信徒在各样患难中，会得安慰，信心更纯洁，更像耶稣。
 - 信徒最终会从堕落的所有影响里（包括抑郁症）得释放。

2、以精神分析等心理学流派的思想来看抑郁症

我之所以在对创世记的两处经文解经后，提出“应然的我—意然的我—实然的我”的模型，是因为，这是心理学在分析人格——

人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人会抑郁——时所采用的方式。目前，因为精神疾病的病因尚未被找出，对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主要聚焦于症状。药物治疗是用作控制症状的方法，属于治标，而心理治疗被广泛认为是抑郁症的治本方法。因此，当我们谈及抑郁症的成因、治疗等方面时，一定绕不开心理学，不得不对其进行回应。

当今教会在回应心理学时，时常会出现两种比较极端的方式。一种是全盘接受，认为人的精神、情绪方面的问题，需要求助于心理学的解释，因而心理学理论在教会中登堂入室，大行其道；另一种是全盘否定，视其为洪水猛兽，是撒但迷惑人的诡计，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心理学正在定义、解释、处理人的精神与灵魂的问题，成为显学，且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使用。因此，我们无法以漠视的方式来选择逃避，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该如何切实的回应。教会中有学识才干的牧者和学者，应当以整全的圣经人论和世界观，来检视那些典范的心理学理论、流派，分析它们在哪些方面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又在哪些方面（比如其观察、解释方面）是有价值的，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我在前面和接下来试着提出的这些不够成熟的分析，算是抛砖引玉。

弗洛伊德提出了“心理动力论”，认为人格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以解释意识和潜意识的形成和相互关系。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本我”（对应潜意识）代表着欲望，处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由先天的

本能、欲望所构成，包括各种生理需求，具有原始冲动力量，是无意识、非理性、非社会化和混乱无序的，弗洛伊德称其为“力比多”（音译自 libido），只遵循一个原则——享乐原则 / 满足本我的原则。“自我”（对应大部分的意识）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主要是调节“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遵循现实原则。“超我”（对应部分意识）是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是道德的我，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等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遵循道德原则。由此，“本我—自我—超我”构成了完整的人格。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人的本能、情欲的“本我”。弗洛伊德首次阐述了潜意识的作用，认为潜意识是由过去的因素、人的早期发展所支配的，因此开辟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

但是，弗洛伊德的学说并不是科学，而只是人提出来的思想。我们若多一些了解弗洛伊德的生平，就会知道弗洛伊德是犹太人，他对宗教的态度是负面的，他曾直接说，宗教是建立在深切的渴望上面，所以都是幻觉，是错误的，人们信仰宗教是一种“幻觉的满足”。我们以此为前提，来思想他的精神分析与人格理论。弗洛伊德的“超我”涉及良心的道德判断，但他拒绝面对神的命令；他在“本我”处，对人的自然本性和罪性欲望不做区分，以“本我”代表了人原始的生命力，来鼓励人跟随本性（包括罪性欲望），而且因为他已把“良知的内在提醒”归于“超我”，为“本我”的一意孤行扫清了道路；

他在“自我”调节功能中，预设了“超我”和“本我”之间的矛盾；之于“本我”，“超我”是负面的，压制了人的生命力，制造了问题。就这样，弗洛伊德以“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论，为“本我”欲望的革命式解放，提供了理论支撑。

弗洛伊德的思想，广泛影响了西方的文艺学、社会学、大众文化。“不要压抑自己的本能，释放它，追求它，成为你自己！”成为了音乐、广告、电影、畅销书的主题和内容。这些思潮、理论，是将大众搞不懂的复杂概念，简化为直接的行动口号，从而改变着社会大众的观念、共识，影响着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然而，随从“本我”的欲望行动，并没有解决人的各种问题（比如抑郁），反而产生了更多的问题。今天西方世界的很多问题，例如性别身份问题，就是由此导致的。我们通过新闻获悉，在大洋彼岸，人的性别不再由生理决定，而是由心理认同、由“本我”决定的。所以，人想变性就变性，想是男人就是男人，想是女人就是女人，想进哪个厕所就进哪个厕所。年轻人被一时的困扰、激情、思潮挟裹，不顾自己思想流动、变化的可能；或许，总有一天，良心会哭得响亮，向曾经的盲目激情讨债。而回顾来看，从1899年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1919年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至今不过百年余的时间，精神分析的理论及变体，就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了人们的信念、行为，改变了社会风尚、文化、面貌、结构，也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问题，为当今世界制造了各种观念冲突和社群冲突。

在分析抑郁症的具体成因上，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认为，“本我”在童年时期形成的敌意情绪，也就是愤怒，在一个人患抑郁障碍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我曾听过这一流派的一位心理咨询师的培训课程，他就此观点这样举例论证：一个小男孩，他生气的时候，想要咬妈妈。但妈妈会说：“我这么爱你，你怎么能咬我呢？”在孩子的经验中，他只要一哭，就会有人服务于他，解决他的吃喝拉撒各种需要，在孩子的意识中，他会以为自己如同全能者一般，因此这个小男孩会认为自己是咬死妈妈的；但若如此，他就失去了妈妈的供应。因此，当向外愤怒的情绪被中断了，愤怒不能向外攻击就会转向自我攻击。这种向内的愤怒，就是抑郁的肇因。按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深入分析，这个男孩的“本我与超我”会因冲突而焦虑，在意识或潜意识记忆中留下羞耻感、恐惧感、挫败感。此外，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也过于注重生物性、病理性的性冲动。他认为，愤怒和性冲动，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原始冲动。因此，男孩的愤怒可能还伴随着恋母情结，伴随着“本我”的性欲。当愤怒和性欲被制止后，这个男孩可能会遭遇挫败，及来自“超我”的罪恶感，而“自我”在调节过程中，也会体验到不满足感。

基于如上分析，这一流派的治疗方式就会包括，鼓励抑郁症患者活出攻击性。在辅导实践中，有非常资深的辅导教师认为，如果来访者没有对辅导师发过怒，那么真正的辅导还没有开始。而辅导师会温柔、坚定地接住这种愤怒，“重新养育”，为来访者形成新的记忆、体验、潜意识、行为机制。辅导师的

专业性在于，在这一过程中，他需要洞察人的心理活动，与来访者探讨，识别他的防御、固着、移情，基于人格理论来解释、辅导。因此，整个“重新养育”的过程会非常漫长。

对此有了基本的了解后，我们来略作分析。这一流派观察到愤怒的情绪，这情绪会向外爆发，在被制止的时候也会向内；在向外的愤怒被制止时，可能会伴随羞耻、恐惧的情绪，这些都是很细致的观察。但是，因此把向内的愤怒当成抑郁症的原因，尤其是其基于“本我—自我—超我”人格构成而有的系列分析，只是一种推测，相当主观，不够科学。而且这一理论、辅导技术相当艰深，学习不易，外人很难判断辅导师的经验、技术，辅导效果也不明确。况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太注重病理性的性冲动，所以被评价为“泛性论”的心理学。

在心理学阵营内部，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方法也褒贬不一。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看来，精神分析学派这种探究“人格内部机制”的方式，并不科学。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华生直接用巴甫洛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的条件反射法，作为他的实验技术和一切习得性行为的理论基础，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无论是正常的行为还是病态的行为，都是如此，可以更改、增加或消除。斯金纳是严格的行为主义，只研究能够观察到的行为，他所关心的是对于行为的描述，而非对于行为的解释。而曾经追随着弗洛伊德的阿

德勒（Alfred Adler），是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第一个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家，他反对精神分析学派的这种“本我”受限的归因分析。阿德勒将“生物学定向的本我”转向“自我”，成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本主义心理学，反对行为主义把人等同于动物，只研究行为，不去理解人的内在本性；但又批评弗洛伊德只研究神经症和精神病人，不考察正常人的心理。人本学派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把人的本性的自我实现归结为潜能的发挥，而潜能是类似本能的。

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人本心理学是影响最大的三个心理学流派，我们只做简单梳理就会发现，他们对于心理学研究的是什么，人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抑郁，如何改变等等，观点并不一致。

圣经辅导与心理辅导的相同与不同

回到抑郁的成因是“愤怒”的这一观点上，我们来看圣经。在创世记 4:5，当耶和华“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礼物”时，“该隐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在新译本中，“变了脸色”被翻译为“垂头丧气”。圣经同样描述了该隐的发怒和沮丧有先后关系，如同精神分析学派所做出的观察（基督徒们需要谦卑地向世人学习细致的观察能力），但圣经并没有简单归因为“怒气是抑郁的肇因”，也没有认为发怒是有生命力的、正当的，更没有鼓励垂头丧气的该隐发怒。圣经记录了耶和华

神的回应。首先，神看见该隐的情绪、行为，向该隐提问：“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创 4:6）接着，回到事实，提醒该隐：“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创 4:7）进一步，对发怒、垂头丧气中的该隐所面对的试探加以提醒：“罪必恋慕你”，并教导该隐正确的回应方式：“你却要制伏它”。

我们基于整本圣经，也基于常识智慧，做进一步的思考。愤怒是人的一种情感，也会成为行事的动机，愤怒的激情。人的愤怒分为两种：无罪的和有罪的。哪些是无罪的愤怒呢？当我们看见不公义的事情，比如，看见有人霸凌他人，堕胎杀死婴儿等，人通常都会感到义愤填膺。这种愤怒若只是感情，而不成为激情，某种意义上说，是义怒，是无罪的。

圣经是否许可怒气，如何处理怒气呢？圣经教导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弗 4:26）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有不是犯罪的生气（情感），有犯罪的怒气。圣经对于人生气而愤怒，有合乎常情的默许，但劝勉我们及时处理怒气，不耽延。此外，保罗在以弗所书、歌罗西书中都劝诫父亲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弗 6:4；西 3:21）。我们依据上下文、经验可以推测，父亲（上位者）容易教导干涉过多，自己的言行却常常与他对儿女（下位者）的要求不符，失去榜样，从而惹动怒气。对此，以弗所书 6:4 进一步教导：“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父亲（上位者）容易越了界限使用权力，干涉了儿女（下位者）的自由、剥

夺下位者的权利，所以歌罗西书 3:21 进一步教导：“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圣经针对产生怒气的外在诱因，来教导和劝勉，从而显出真正的公义，又避免了怒气。

如此看来，基督教和心理学有许多不同。若系统地归纳一下，首先，预设、权威来源不同。心理学不考虑神的存在，单纯地以人为本。对于人的形像和样式，他们认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是由潜意识 / “本我”决定的。对于“人格—行为”的解释系统，或认为要挖掘心理深处的本我、本能，或认为行为是可以改变的，而不考虑内在心理活动。对于需要改变的动力和目标，心理学认为要发现本能，要自我实现，要快乐至上。

而基督教认为，神存在，祂是至高掌权者，以神为本。对于人的形像、样式，基督教认为神按照自己的形像、样式造人，但在亚当里众人都堕落了，然而基督已向选民实施了救赎。对于“人格—行为”的解释系统，有系统的基督教人论，认为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改变是可能的。对于改变的动力和目标，基督教认为是恩典（无论是蒙基督救赎、与基督联合的特殊恩典，还是在环境、自身中所得着的普遍恩典）；是圣灵（既独行奇事，也在人心中光照、运行）；是人心在恩典中重生、苏醒、信靠、悔改、成长，智慧和身量都渐渐增长；同样是喜乐，不过是在关系中荣耀神、以神为乐，也在一切境遇中常常喜乐。

世俗的心理学理论，除了行为主义，实际上都是思想流派。这些思想流派，从预设前提

上，认为神不存在，不考虑人是有灵的活人，不考虑人是堕落的，不考虑恩典和救赎。这种预设，可能打着科学的名义，但并不科学。在人文思想中，如果其预设和前提中没有来自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救赎，那么，一切的终极便是虚无和荒唐。若思考心理学的社会影响，我们会发现，心理学以满足欲望、自我实现的思想，改变了大众心理、价值观和社会面貌。从传福音和牧养的角度来看，心理学正如其名字“灵魂一学”（psyche-ology）一样，正在以为灵魂提供救治、安慰之名，使灵魂失去救赎主和真安慰。

我的这些分析并不是反智，也不是上纲上线地作立场宣告：心理学全都是错误、毫无价值。因为心理学基于观察、经验、推理，的确有许多的洞见、智慧，如同箴言教导我们“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箴 6:6），我们也需要谦卑聆听。但是，我们仍旧要说，心理学的许多结论，需要我们以基督教人论和世界观来审视。心理学中明显抵挡圣经真理，以满足本能和欲望来放任罪性、罪行的观点，

我们必须予以警惕、拒绝。心理学的各个流派，因为没有整体圣经人论的预设，研究人的时候，实际如盲人摸象般，将片面的洞见和结论给绝对化了，对此我们需要留意。

圣经并不是心理学作品，可以通过解经归纳出圣经人论、成圣论等基督教神学，其系统性、解释力远胜过诸多的心理学流派；而且圣经以其“可言说、且坚定，可经历、且惊奇”的特点，给许多迷失在各样学说、观点中困惑无助的人，带来指引、安慰、盼望。在面对如愤怒等具体议题时，圣经的教导明了、全备、具有实践性。同时，圣经并不反智，有普遍智慧，如箴言所示；也并不忽略情感、不忽略支持系统，反而蕴藏着感情同理、祷告交托的智慧、出路，如诗篇所示。在诗篇中，诗人在神面前呼喊道：“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诗 42:5）诗人让自己的心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以得着安慰、激励、更新和改变。人的行为只是外面的果子，里面的心才是关键。这正是圣经辅导的核心。✦

爱任纽与约翰福音中的亚当预表基督^[1]

文 / 马克·马科维茨基 (Mark Makowiecki)

译 / 述宁

校 / 梁曙东

引言

保罗是唯一明确提到亚当预表基督的新约圣经作者，因此人们有时会认为，爱任纽在进一步发展这一教义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建基于保罗的基础。^[2] 例如，让·丹尼卢 (Jean Daniélou) 声称，爱任纽将保罗关于耶稣是新亚当的“零散论述”整合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神学体系当中，^[3] 而约翰·范马伦 (John VanMaaren) 指出爱任纽在讨论亚当预表基督时经常使用保罗的经文，因而得出结论，认为爱任纽关于这问题的教导“源自保罗，且高度依赖于保罗”。^[4]

虽然保罗的著作确实包含“新亚当”的教义，而且爱任纽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保罗的著作，但这位二世纪的主教经常超越保罗的论述这一事实也引出了几个问题：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教导是否完全归功于保罗？或是

他用自己的见解补充了保罗的“新亚当”教义？又或者他从另一位使徒那里了解到了亚当预表基督？爱任纽在论述耶稣是新亚当时，似乎使用了保罗以外的材料，同时又坚称他所传授的只是“使徒所传授、教会所传承”的内容，^[5] 这无疑更支持最后一种的可能性。

重演 (Recapitulation) 的教义

在考虑爱任纽论述亚当预表基督时还可能参考了谁的观点之前，我们需要先研究一下与亚当预表基督密切相关的教义，即重演的教义。

重演教义得名于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以下经文：“(父神)……叫我们知道祂旨意的奥秘；……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ἀνακεφαλαιώσασθαι (‘同归于一’、

[1] 本文翻译自：Mark Makowiecki, “Irenaeus and the Adam-Christ Typology in the Gospel of John”, *Themelios*, Volume 49, Issue 2, 2024, 323-33. 略有编辑。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有关亚当预表基督的经文，请参见罗 5:12-21；林前 15:21-22、45、47-49；或许还有弗 5:31-32。

[3] Jean Daniélou, *From Shadows to Reality: Studies in the Typology of the Fathers* (Westminster, MD: Newman Press, 1960), 31.

[4] John VanMaaren, “The Adam-Christ Typology in Paul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Church Fathers,” *Tyn B* 64.2 (2013): 282.

[5] Irenaeus, *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98. 所有引文均摘自 Irenaeus, *Proof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trans. Joseph P. Smith, ACW 16 (Westminster, MD: Newman Press, 1952).

‘总结’、‘重演’)。”(弗 1:9-10) 根据爱任纽的说法, 该教义是使徒福音宣讲 (the apostolic kerygma) 的关键组成部分。^[6] 然而, 全面阐释该教义如何发挥作用, 以及它为何在救赎方面必不可少, 这项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这位里昂主教的肩上。

基督重演万事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祂亲自重演了第一个人。这必不可少, 因为亚当“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罗 5:18),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林前 15:22), 人类就需要一位新的亚当, 祂能为过犯赎罪, 并通过将我们纳入祂得荣耀的身体, 从而恢复我们与上帝的相交, 使我们活在上帝面前(参罗 6:34; 林前 15:22)。

经上记着说基督重演亚当是发生在两个层面上。首先, 道在身体意义上重演了第一个人, 不仅是从亚当的族裔而生, 甚至还有“同样的出生”。^[7] 事实上, 爱任纽说, “正如最初受造的亚当从未开垦的处女地获得了他的身体”, 道也由一位处女所生, 因此祂的诞生就是一种对亚当的重演。^[8] 他说, 这种身体方面对亚当的重演非常重要, 因为这意味着罪可以“藉着曾经被罪主宰的同一血肉之体”被消灭(来 2:14、17)。^[9] 换句话说, 道在身体方面变成了亚当的样子,

这是“通过亚当‘战胜’因着亚当让我们所受苦难”的先决条件。^[10] 其次, 耶稣重演亚当就是祂仿佛“再次活出”(re-living) 亚当的生命。这“再次活出”在祂重演亚当之死那一日时达至高潮: 在重新进入那园子之后, 祂顺服地死在木头 (tree)^[11] 上, 就这样消除了人从前因着那树 (tree) 而生发的不顺服。^[12] 约翰内斯·夸斯顿 (Johannes Quasten) 很好地总结了爱任纽提出的这一教义: 重演是“在基督里承接从起初以来发生的一切。上帝恢复祂早先的计划……这计划是因亚当的堕落而中断的, 并再次着手去做从起初就计划的全部工作, 在祂的成为肉身的儿子——第二亚当身上更新、恢复和重组这工作。”^[13]

爱任纽：受约翰影响的神学家

尽管爱任纽的重演教义明显包含许多保罗元素, 但他在阐释这一教义时多次提到“道”, 因此就带有明显的约翰色彩(参约 1:1、14)。因此, 爱任纽关于“新亚当”的材料包含保罗以外的元素, 这就有可能来自福音书作者约翰, 他在《致弗洛里努斯的信》(Letter to Florinus) 中可能提到了后者。他在回忆小亚细亚的坡旅甲 (Polycarp)^[14] 时写道:

[6] 关于重演在使徒宣讲中的核心作用, 见 Irenaeus, *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6, 98–99。
 [7] Irenaeus, *Against the Heresies*, 3.21.10. *Against the Heresies* 第3册的所有引文均摘自: Irenaeus, *Against the Heresies (Book 3)*, trans. Dominic J. Unger, ACW 64 (New York: Newman Press, 2012). *Against the Heresies* 第4、5册中的所有引文均摘自: Alexander Roberts and James Donaldson eds., *The Ante-Nicene Fathers: Volume 1: The Apostolic Fathers with Justin Martyr and Irenaeus* (Buffalo, NY: Christian Literature, 1885)。
 [8] Irenaeus, *Against the Heresies* 3.21.10. 另见 Tertullian, *On the Flesh of Christ* 17; Tertullian, *An Answer to the Jews* 13。
 [9] Irenaeus, *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31. 另见 Irenaeus, *Against the Heresies*, 5.1.3, 5.21.1; Hippolytus, *Against Noetus* 17。
 [10] Irenaeus, *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31。
 [11] 英文圣经中的“树”和“木头”为同一个单词“tree”。——译者注
 [12] Irenaeus, *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34。
 [13] Johannes Quasten, *Patrology, Vol. 1: The Beginnings of Patristic Literature* (Utrecht: Spectrum, 1950), 296。
 [14] 爱任纽是坡旅甲的门徒, 而坡旅甲是使徒约翰的门徒。——编者注

因此，我甚至能够清楚地描绘：坡旅甲坐下来与人谈话的地方，他的来去，他的性格，他的样子，他与众人的交谈，他如何提及自己与约翰和其他见过主的人之间的交流。他回想他们的话语、他们对主及其奇迹和教导的言说。这些事情，坡旅甲直接听自那些亲眼看过生命之道的人，而且与圣经完全相符。当时，藉着上帝的怜悯，我热切地聆听这些，并且不是记在纸上，而是刻在心里。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不断地反复思考这些。^[15]

因此，坡旅甲会把约翰等人关于基督神迹和教训的教导转述给爱任纽，同时说明这些讲论是如何与圣经一致。如果这位约翰确实就是福音书的作者（不管他是西庇太的儿子还是那位长老），那么爱任纽就有幸继承了他关于“律法和……众先知”（约 1:45）对基督的解释讲论。在这种情况下，爱任纽的著作应该包含相当比重的约翰神学，即我们在第四卷福音书中所看到的神学。

创世记与约翰福音的对偶交错结构 (Chiasm)

但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爱任纽的重演教导部分来自约翰的教导，而不仅仅是保罗教导的“约翰化”版本？下面这段文字出自《使徒传道之实证》(*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其中包含了一些线索，

它们在根本上揭示了约翰福音中的重演教义与亚当预表基督是如何发挥作用，这可以表明爱任纽在这些问题上的大部分认识都来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段话这样说道：

因此，圣父上帝何等地怜悯：祂派遣祂创世的道，当祂来拯救我们时，祂设身处地、进入我们曾在其中失去生命的处境；祂松开了囚禁我们的捆绑……就是松开了辖制我们的那些捆绑。^[16]

这一说法的第一个方面，即成为肉身的道“设身处地、进入我们曾在其中失去生命的处境”，明确无误地提到了亚当在伊甸园中的困境。简单地说，爱任纽是说耶稣让自己置身于创世记第 3 章亚当的处境中。既然只有约翰说到关于道来拯救我们（参约 1:14）、进入园子（参约 18:1）、除灭魔鬼的作为（参约一 3:8），那么爱任纽的主张基于约翰的教导，应该就是显而易见。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1. 在约翰福音 18:1，耶稣从进入园子的那一刻，是否就在重演如创世记第 3 章所述的亚当的经历？
2. 如果是这样，约翰福音 18:1 之后有什么迹象表明，耶稣正在解除辖制亚当及其后代的“囚禁捆绑”？

[15] 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46-47。摘自 J. B. Lightfoot, *The Gospel of John: A Newly Discovered Commentary: Volume 2*, ed. Ben Witherington III and Todd D. Still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5), 212.

[16] Irenaeus, *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38.

关于后一个问题，创世记第3章提出了五种行为，可以解释为是“囚禁捆绑”或“魔鬼的作为”。第一种捆绑源于亚当犯罪的决定，他不顺服，吃了那果子（参创3:6）。其他捆绑也很快随之而来：亚当因羞愧而穿上衣服（参创3:7）；因恐惧而躲避上帝（参创3:8）；为了推卸自己行为的责任而责怪妻子（参创3:12）；蒙羞被逐出伊甸园（参创3:23）。

回到约翰福音第18-19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进行了一系列反向活动，共五次的反向行动（counteraction）：祂进入园子（参约18:1）；祂直面祂的仇敌（参约18:4）；祂承担责任，让同伴免于遭难（参约18:8-9）；祂被剥光衣服（参约19:23）；祂顺服地喝下那醋的“杯”（参约19:30，18:11）。只要将创世记3:8和3:12，以及约翰福音18:4和18:8-9归到一组考虑，亚当的行动（如七十士译本所述）和耶稣的反向行动就构成了我称之为“创世记—约翰福音对偶交错”的对偶交错模式。^[17] 以下是简约版本：

- (A) 亚当悖逆，吃了那果子（参创3:6，2:16-17）
 - (B) 赤身露体的亚当遮蔽自己（参创3:7）
 - (C) 亚当躲避上帝，责怪他的同伴（参创3:8，3:12）
 - (D) 亚当离开伊甸园（参创3:23-24）
 - (D') 耶稣进入一个园子（参约18:1）
 - (C') 耶稣直面他的仇敌，让同伴免于遭难（参约18:4，8-9）
 - (B') 穿着衣服的耶稣被剥光衣服（参约19:23）
 - (A') 耶稣顺服地喝下醋（参约19:30，18:11）

这一对偶交错结构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耶稣是一位“新亚当”，祂反向经历亚当的堕落。^[18] 耶稣从对偶交错的中心向外移动，采取反向步骤，纠正亚当走错的每一步。亚当离开园子，耶稣进入园子；^[19] 亚当躲藏起来，耶稣站出来；亚当责备上帝赐给他的同伴，耶稣不让上帝赐给祂的同伴遭难；赤身裸体的亚当穿上无花果树叶缝制的围裙，耶稣穿着一件没有缝儿的袍子，被剥得一丝不挂；亚当悖逆吃了果子，耶稣顺服喝下那醋。

[17] 虽然很少有人注意到，整个旧约圣经是使用对偶交错结构将不同书卷中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艾萨克·卡利米 (Isaac Kalimi) 在《编年史中重塑古代以色列历史》(*The Reshaping of Ancient Israelite History in Chronicles*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05], 232-74) 中用整整一章来探讨这一现象。

[18] 古斯塔夫·温格伦 (Gustaf Wingren) 写道：“基督以相反的方向重演了亚当的历史，带来相反的结果……基督在战场上凯旋向前，而之前（在亚当里）战斗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现在在基督里已经被打败、失去了他虏掠之人的撒但，当时是亲自前进和征服……整个邪恶的进程必须被扭转，这样人类才能在堕落之后回到未被破坏和摧毁的创造之中。”见 Wingren, *Man and the Incarnation: A Study in the Biblical Theology of Irenaeus* (Philadelphia: Muhlenberg Press, 1959), 46-47。对创世记中亚伯拉罕使命惊人相似的解释，见 Bernard Och, “Abraham and Moriah—A Journey to Fulfillment,” *Judaism*, 38.3 (1989): 294。

[19] 关于这两个园子之间的预表关系，见 Cyril of Jerusalem, *Catechesis*, 13.19; Cyril of Alexandria,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f John*, 11.12。

有趣的是，耶稣似乎在约翰福音 8:34-36 中就预示了这种重演的逆转过程，那时他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但子却使人得自由。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第 18-19 章的“松开囚禁捆绑”，祂又如何“使人得自由”？至于祂如何使人得自由，祂是通过洗礼使祂与自己这位新人联合，而做成此事（参约 3:5；加 3:27；林前 12:13）。^[20]

虽然爱任纽没有提到耶稣以相反的行动顺序抵消了亚当的行动，但在关于天使报喜（the Annunciation）时马利亚“抵消”了夏娃罪孽的论述中可以证实，他对于重演运作这一过程具有清晰的认知。爱任纽使用绳结的类比，描述了马利亚童贞时的顺服如何逆转了夏娃童贞时的不顺服，他写道：

因为绑起来的绳结，若不是按捆绑的相反顺序解开，就别无他法解开，因此先“解开”第二根绳索，第一根绳索才得以解开；换句话说，第二根绳索解开了第一根绳索。于是，第一根绳索被第二根绳索解开，第二根绳索的作用是解开第一根绳索。这好比主所说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21]

这段话虽然讲得迂回曲折，但逆转的过程却十分清晰：“按捆绑的相反顺序解开绳索……

‘这样’在前的‘绳索’要在后‘解开’，在后的‘绳索’要在前‘解开’”。把这应用在创世记—约翰福音对偶交错结构，在后的“绳索”——亚当被逐出伊甸园——是耶稣解开的在前的“绳索”，而在前的“绳索”——亚当不顺服吃那果子——是耶稣解开的在后的“绳索”。至于这段话为何令人困惑，一种可能是爱任纽采用了方法逆转（methodical reversal）的重演原则——这种原则在应用于一系列的事件（如我们在约翰福音 18-19 章看到的事件）时效果很好——而他试图将其应用于一个单一事件，即天使报喜时马利亚的宣告，但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至于爱任纽是否详尽地知道创世记—约翰福音的对偶交错结构，通过分析他的作品可以看出，虽然他没有在单独一段文字中将五个重演性逆转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他确实笼统地提到“松开了囚禁我们的捆绑”），但他至少知道其中三个。关于 D/D’ 对应部分的约翰福音一方（即耶稣进入园子），爱任纽宣告，道让自己“设身处地、进入我们曾在其中失去生命的处境”，这就认定基督进入园子，这是祂赎罪工作的背景。

至于 C/C’ 对应部分的约翰福音一方（即耶稣直面仇敌），爱任纽写道：“蛇的来到，被

[20] 关于爱任纽对约翰福音 3:5 的洗礼解释，见 *Against the Heresies*, 3.17.2; *Demonstration*, 3; *Fragment*, 34。约翰在其他地方阐述了信徒“在基督里”的一些含义（参约 17:21、23）。旧人的不顺服、羞耻、怯懦、自责和与上帝的隔阂已经被新人的顺服、纯真、勇气、责任和与上帝的联合所消除，因此，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或用保罗的话说，“穿上”基督的人）将表现出基督的美德，并跟随祂受难（参西 1:24）。正如福音书作者在约翰一书 2:5-6 所说：“……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事实上，安提阿的伊格那修显然也接受了这样的教导，他在前往罗马殉道的途中恳求那里的基督徒不要救他：“请允许我效法我的上帝的受难。如果有人心里有主，请他考虑我的愿望，请他同情我，因为他知道我是多么困苦。”见 *Ignatius, Epistle to the Romans* 6 (ANF 1:76)。

[21] *Irenaeus, Against the Heresies*, 3.22.4（斜体为作者所加）。更多有关绳结类比的信息，请参见 Maria Del Fiat Miola, “Mary as Un-tier and Tier of Knots,” *JECES* 24.3 (2016): 337-61; Christophe Guignard, “Untying Knot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Irenaeus, Adversus haereses 3.22.4,” *HTR* 114.2 (2021): 203-18。

鸽子的无害所征服，那些曾将我们与死亡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束缚就被解开了，”^[22]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一事件。但依据何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曾将我们与死亡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的束缚被解开，这是发生在约翰福音 18:1 和 19:30 之间。在此范围内，唯一可以被理解为“蛇的来到”的事件就是犹太的“来到”（约 18:3），撒但——约翰的神学指出它是那“古蛇”（启 12:9）和“说谎之人的父”（约 8:44，参创 3:4-5、13）——附上了犹太的身体（参约 13:27）。^[23]如果这是一种准确的解读，那么爱任纽将被魔鬼附身的犹太称为“蛇”，这就再次表明他是通过伊甸园的视角解释基督受难的拯救作为。

至于 B/B' 对应部分的约翰福音一方（即剥去基督的衣服），这位主教在他存世的著作中并无明显提及。然而，关于 A/A' 对应部分（即耶稣喝醋），情况恰恰相反。他写道：“‘主’通过‘被挂在’一棵树上时‘所表现出的顺服’，重演了与一棵树有关的不顺服，也因此消除了那欺骗的‘后果’。”^[24]既然与树有关的具体悖逆行为是吃禁果，那么基督重演这一悖逆行为，这就理所当然地涉及到祂吃一种果子或类似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在约翰福音 19:28-30 中所看到的，耶稣顺服天父（参约 18:11），喝下了那“杯”醋——

路加称之为“葡萄树所结的果子”^[25]（参路 22:18）。由此看来，约翰似乎是提出了与罗马书 5:18-19 相同的观点；我大胆地对这段经文作意译处理，以此强调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如此说来，因“亚当”“在树上”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基督”“在树上/在木头上”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亚当”“在树上”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基督”“在树上/在木头上”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参西 2:13-14）

因此，保罗和约翰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观点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笼统地讲论了耶稣的义行和顺服，而后者则看耶稣的义行和顺服包含在一个具体行动，即约翰福音 19:30 喝醋的行动当中。

这样，既然可以确定爱任纽只是不完整、零碎地提到创世记—约翰福音对偶交错结构，那么，他在这方面的认识似乎就不是从他对于约翰福音的解经而来，而是来自坡旅甲，而正如这一对偶交错结构所表明的那样，坡旅甲很可能是从福音书作者约翰那里认识到这一点。

[22] Irenaeus, *Against the Heresies*, 5.19.1.

[23] 有人指出，当犹太在约翰福音 18:3 “来到”园子时，经文暗示着耶稣在约翰福音 14:30 中所说“将要”的那位，即“这世界的王”撒但的到来。见 Steven A. Hunt, “The Roman Soldiers,” in *Character Studies in the Fourth Gospel: Narrative Approaches to Seventy Figures in John*, ed. Steven A. Hunt, D. Francois Tolmie, and Ruben Zimmermann, WUNT 314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3), 560–61. 约翰福音 18:6 中犹太和其他人“退后倒在地上”，也可能表明在耶稣被捕时魔鬼也在场。这是因为据说魔鬼不能在真理面前“站立”得住（στ κ ω）（参约 8:44, 3:20）——而“真理”就是耶稣祂自己（参约 14:6）。

[24] Irenaeus, *Against the Heresies*, 5.19.1（作者对引文略有改动）。亚历山大的西里尔说了类似的事情：“正如通过这棵树，我们堕落的罪孽最终完成；同样，通过这棵树，我们也恢复到了最初的状态……因为基督仿佛在自己身上为我们重演了我们灾病的根源。”引自 Cyril of Alexandria, *Commentary on John*, vol. 2, ed. Joel C. Elowsky, trans. David R. Maxwell, ACT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5), 2:345.

[25] 英文为“the fruit of the vine”，即“葡萄树所结的果子”，中文和合本译作“葡萄汁”。——译者注

重演亚当之死

既然耶稣重演了亚当的罪，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亚当犯罪的后果就是死，而耶稣重演了亚当的罪，那么祂是否也重演了亚当的死？爱任纽当然也这么认为。他断言，由于耶稣“将全人类自始至终汇集在自己里面”，这样祂“也将人类的死汇集在自己里面”——他说，这死是亚当在悖逆吃了果子的那一日就经历的（参创 2:17）。^[26]由此可见，因为亚当“死”在他悖逆吃了果子的同一日，所以“新亚当”也应该死在祂顺服地喝下醋的同一日。这正是约翰福音中“新亚当”的遭遇：耶稣顺服地喝下那醋，重演了亚当不顺服地吃果子的情景，随即死去：“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约 19:30）

因此，根据爱任纽的见证，把耶稣喝醋和祂的死在神学方面联系起来，这是解释得通的。至于“成了”什么，这似乎是指消除亚当的第一个过错，从而完成耶稣的赎罪工作。^[27]

从上述爱任纽的引文所处的更大段落来看，这位里昂主教对新亚当的死作了额外评论，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根据“创世”日子的循环和进展，一个日子被称为“第一日”，另一个日子被称为“第二日”，还有一个日子被称为“第三日”，如果有人殷切地想知道亚当死于七日循环中的哪一日，他就可以通过研究主的安排来找到答案。因为祂将全人类自始至终汇集在自己里面，因此祂也将人类的死汇集在自己里面。由此可见，主顺服祂的父，在亚当违背上帝而死的那一日受死。“亚当”吃的当日就死了。因为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此，主在自己里面重演了这一日，就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也就是创世的第六日，即人类受造的这一日，承受了苦难；这样，通过祂的受难，祂赋予人类一种第二次的创造，就是出于死的“创造”。^[28]

爱任纽认定亚当和耶稣在预表方面密切对应，后者的生平细节可以映射到前者的生平当中（反之亦然），他就能很有把握地确定亚当死的日子：因为安息日是七日当中的第七日，而耶稣死在安息日的前一日，所以亚当必然是死在安息日的前一日，也就是七日中的第六日。但请注意，爱任纽并没有简单地说耶稣在七日的第六日受苦，而是说这是在创世的第六日。这是一个具体和特别的宣告。那么，他从谁那里继承了这一教导？下面的分析证明，他似乎再次受益于福音书作者约翰的教训。

[26] Irenaeus, *Against the Heresies*, 5.23.2.

[27] 许多世纪前人们就已认出禁果和醋之间的关系。大利奥（Leo the Great）在五世纪写道：“导致犯罪的食物被尝苦胆和醋这件事冲洗掉了”（*Tractatus* 57.4），而十三世纪的波纳文图（Bonaventure）则特别提到了约翰福音 19:28-30，他写道：“就好像祂在尝醋和苦胆这件事上，祂痛苦的受难达到了完全和圆满。因为，由于那犹豫不决的亚当尝了禁树的甘甜，这就成了我们所有人毁灭的根源，所以，从相反的方向寻找拯救我们的良方，这是恰当且合适的。”（*The Tree of Life* 28）引自 *St. Leo the Great Sermons*, trans. J. P. Freeland and A. J. Conway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246; Bonaventure, *The Soul's Journey into God—The Tree of Life—The Life of St. Francis*, trans. Ewert Cousin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78), 151. 另见 Athanasius, *Second Letter to Virgins* 2.

[28] Irenaeus, *Against the Heresies*, 5.23.2.

重演创世七日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不再从亚当基督论（Adam Christology）的角度，而是从逻各斯基督论（Logos Christology）的角度来看待耶稣。这是因为接下来的论证不是关于耶稣按人性再现亚当的生活，而是关于耶稣按神性再现上帝的创造工作。

人们经常注意到，约翰在其福音书开头一句“太初有道”（约 1:1）中，毫不掩饰地指向创世记 1:1：“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但目的是什么？至少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位福音书作者通过这样的开头表明他打算讲述新创造的故事，这一观点得到人们的支持，因为正如创世记第 1 章的创世叙述一样，约翰福音在这第一句后为日子编号。^[29] 请注意时间标记：

太初……（约 1:1）

次日……（约 1:29）

再次日……（约 1:35）

又次日……（约 1:43）

第三日……（约 2:1）

虽然约翰福音 1:1-2:1 中的日子编号一直是争论的一个源头，有人声称约翰列举了七日，但明确的时间标记清楚地表明是六日。约翰福音 1:1-28（或约 1:19-28，如果不包

括序言）相当于第一日，1:29-34 相当于第二日，1:35-42 相当于第三日，1:43-51 相当于第四日。至于约翰福音 2:1 中的“第三日”（τῆ ἡμέρᾳ τῆ τρίτῃ），这并不是指再多三日（这样，约翰福音的七日就满了），而是指第二日。正如莱特福特（R. H. Lightfoot）指出的那样：“在新约圣经中，‘第三日’或‘三日之后’通常指我们所说的‘明日之后那日’或‘两日之后’”。^[30] 换句话说，“第三日”包括了约翰所说七日的第四日，这就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 2:1 讲的是第六日。奥利金（Origen）证实了这一观点：“第四日后的第三日，也就是从我们列举数数开始的第六日，在加利利的迦拿举行了婚礼。”^[31]

因此，在约翰的叙述中，约翰福音 2:1 标志着第六“日”的开始。有鉴于此，我们翻开创世记 2:2，其中说，在第六日结束时，上帝的创造工作“完毕”（συνετέλεσεν），祂在第七日就安息了。这些元素也可能映射到约翰福音中吗？的确可以，但必须经过一番寻找。虽然约翰的第六个“日”是从迦拿的婚礼开始，但并没有迹象表明耶稣的工作在婚礼结束时就已经完成。相反，祂在约翰福音 5:17 中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在约翰福音 9:4 中，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参约 4:34；5:36）。这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道”与天父合作（参

[29] 将指向创世记 1:1 的影射解释为一个新的创世故事的人包括：Jeannine K. Brown, “Creation’s Renewal in the Gospel of John,” *CBQ* 72 (2010): 277; Mary L. Coloe, “The Cosmological Vision of John: The Evangelist as Observer and Interpreter,” in *Creation Stories in Dialogue: The Bible, Science, and Folk Traditions*, ed. Jan G. van der Watt and R. Alan Culpepper, *BibInt* 139 (Leiden: Brill, 2015), 274。

[30] R. H. Lightfoot, *St. John’s Gospel: A Comment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 105. 另见 C. K. Barrett,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2nd ed. (London: SPCK, 1978), 190.

[31]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6.259. 引自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9), 239.

创 1:26) 进行一天漫长的工作：重演创世的第六日，从祂在迦拿把水变为美酒开始（参约 2:10），到祂在各各他喝下醋（那酸涩的酒）结束。因为只有到那时，祂才宣告“成了”（Τετέλεσται；约 19:30）。^[32] 这样一个事实为这种解读提供了额外的支持，即，就像在创世记 2:2 一样，约翰福音的经文在工作完成后立即提到了安息日的休息：“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约 19:31）^[33] 因此，上帝在创世记中的工作和道在约翰福音中的工作是在对应的时间点上完成的，即在六“日”的末尾。正如上帝“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创 2:2），耶稣也在第七“日”（即从死亡到复活的这段时间）中度过了死亡之眠。^[34] 然后，祂“在‘新’七日的第一日”（约 20:1）复活，也就是神学上意义重大的第八日。^[35] 这两卷书之间的完整对应模式可以这样说明：

| 日子 | 创世记第1-2章 | 约翰福音 |
|----|----------------|----------------------------------|
| 1 | 起初……（1:1） | 太初……（1:1） |
| | ……头一日（1:5） | （1:1-28或1:19-28） ^[36] |
| 2 | ……第二日（1:8） | 次日……（1:29） |
| 3 | ……第三日（1:13） | 再次日……（1:35） |
| 4 | ……第四日（1:19） | 又次日……（1:43） |
| 5 | ……第五日（1:23） | |
| 6 | ……第六日（1:31） | 第三日……（2:1） |
| | 神……的工已经完毕（2:2） | “成了”……（19:30） |
| 7 | ……第七日（2:2） | （死亡之眠） ^[37] |
| 8 | | 七日的第一日……（20:1） |

就这样，“道”在 2:1-19:30 之间重演了创世的第六日，在这一日结束时，祂作为新亚当死去。爱任纽声称耶稣重演了创世的第六日，并且“主……在创世的第六日……承受了苦难”，这与约翰福音的“日子”相吻合。

[32] 约翰福音 2:1 与 19:30 之间对第六日创造的重演，似乎意味着约翰福音的一个主要主题是上帝重塑人类——这一主题也贯穿了爱任纽的著作。玛丽·科罗（Mary Coloe）已经将六日创世范式映射到了约翰福音第 1-19 章。见 Mary Coloe, “Johannine Pentecost,” *ABR* 55 (2007): 42-43。

[33] 见 Brown, “Creation’s Renewal,” 286。

[34] 虽然约翰福音并没有把耶稣的死描述为“睡了”，但却把拉撒路的死（预示着耶稣的死）描述为“睡了”（参约 11:11-14）。鉴于这两个情节是成对的，将其中一个情节的细节解读为另一个情节的细节，这似乎是合理的解经做法。

[35] 关于第八日的神学意义，见 *Epistle of Barnabas* 15:8; Basil, *Homily* 2.8; Basil, *On the Holy Spirit* 27, 66。关于早期基督教对这一主题的论述，见 Jean Daniélou, *The Bible and the Liturg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56), 262-86。学者珍妮·布朗（Jeannine K. Brown）推测约翰福音第 20 章暗示了末世性质的“第八日”。见 Brown, “Creation’s Renewal,” 283-84。

[36] 此处内容原文没有，为编者根据正文所加。——编者注

[37] 此处内容原文没有，为编者根据正文所加。——编者注

结论

在证明了爱任纽的“新亚当”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似乎源自福音书作者约翰之后，关于爱任纽在这方面完全受惠于保罗的认定也就不攻自破了。不过，本文不仅揭穿了一个不准确的推测，还揭示了各种重要的洞见。例如，它表明预表性的重演贯穿于约翰福音的神学当中。^[38] 它还表明约翰（以及附录中揭示的创世记第 6-7 章的作者）是如何将对偶交错结构作为一种叙事工具——这一事实驳斥了那些将对偶交错结构仅仅视为“文学奇观”、“对解读文本几乎没有意义”之人的观点。^[39]

此外，本文还提出了一些尚未解答的问题。例如，既然约翰似乎按照对偶交错结构将喝醋与吃禁果联系起来，那么，既然旧有的夏娃把果子给了旧有的亚当，约翰是否暗示新夏娃把醋给了新亚当（尽管他在 19:29 中指明给基督醋喝的人是复数）？约翰在他的叙述中加入了具有重要末世论意义的“第八日”，这对我们解读他的福音书有何影响？这两卷经文中是否还有关于亚当预表基督的其他方面未被阐述？可以这么说，在发掘迄今为止讨论过的神学瑰宝的过程中，我确信约翰福音类似于马太福音 13:44 提到的那块地——它是一份充满神学财富的文本，虽然被掩盖，但对于那些愿意深入挖掘的人来说，仍然可以获得其中的宝藏。好消息是，

人们已证明爱任纽是约翰神学重要且准确的传递者，在他的著作中，以及其他在灵里作约翰儿子（尤其是安提阿的伊格那 s 修）的著作中，很可能还可以找到更多打开第四卷福音书丰富内涵的钥匙。

附录

人们注意到，约翰使用了一种对偶交错结构模式来描绘耶稣逆转性重演亚当在伊甸园中的行为。有趣的是，创世记这卷书中也这样采用了对偶交错结构。例如，在创世记 6:7，上帝说祂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祂后悔造了他们。伯纳德·莱文森（Bernard M. Levison）指出，毁灭生物的顺序与创造生物的顺序相反，因为在创世记第 1 章，先造的是鸟（参创 1:20），然后是牲畜和昆虫（参创 1:24），最后才是人（参创 1:26）。^[40]

将这两个序列按对偶交错结构配对，就可以得到：

- (A) 创造“雀鸟”（1:20）
- (B) 创造“牲畜、昆虫”（1:24）
- (C) 创造“人”（1:26）
- (C') 毁灭“人”（6:7）
- (B') 毁灭“走兽并昆虫”（6:7）
- (A') 毁灭“飞鸟”（6:7）

[38] 爱德华·格伯（Edward H. Gerber）表示赞同：“耶稣通过重演或预表再现这种方式具体应验了（旧约）圣经……耶稣做了圣经中的人物和角色所做的事，或者说他们本该做的事，但耶稣做得更好，从而实现了他们起初蒙召或存在的初衷。”见 Gerber, *The Scriptural Tale in the Fourth Gospel*, BibInt 147 (Boston: Brill, 2016), 16。

[39] John Breck, *The Shape of Biblical Language: Chiasmus in the Scriptures and Beyond* (Crestwood: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8), 297。

[40] Bernard M. Levison, “The Right Chorale,” in *Studies in Biblical Law and Interpretation*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11), 17。

莱文森因此指出，创世记6:7中列出的受造物的顺序，表明了一种系统性的毁灭，“不祥地具体化”^[41]了上帝毁灭其创造界的意图。事实上，创世记7:21-23进一步证实了莱文森的观点符合创世记作者的意图；这些经节清楚地表明，作者是以对偶交错结构的方式来考虑地球的毁灭：

- (A)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 (7:21)
- (B) 飞鸟 (7:21)
- (C) 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 (צְרָרִים) (7:21)
- (D) 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7:21)
- (E) 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 (7:22)
- (E') 凡地上各类的活物 (7:23)
- (D') 连人 (创7:23)
- (C') 带牲畜、昆虫 (שְׂרָרִים) (7:23)
- (B') 以及空中的飞鸟 (创7:23)
- (A') 都从地上除灭了 (创7:23)

因此，在创世记，上帝通过取消性重演创世记第1章来毁灭祂的创造，而在约翰福音，上帝通过取消性重演创世记第3章来更新祂的创造。✠

作者简介

马克·马科维茨基 (Mark Makowiecki) 是一位生活在澳大利亚伊普斯维奇 (Ipswich) 的独立学者。

[41] Levinson, “The Right Chorale,” 17.

荆棘为袖而长，百合花为你而生？^{〔1〕}

文 / 迈克尔·里夫斯 (Michael Reeves) 译 / 穆桑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彼前 1:6-7

圣经讲得很清楚，神要藉着痛苦熬炼祂的信徒，就像金子在炉里被火所冶炼一样。司布真曾这样写道：“金子知道自己何以身在火中时，会感谢炼金者将它置于炉中，甚至会在火焰中获得甜蜜、获得满足。”我们的天父为信徒设立了各样的苦难。虽然我们的试炼可能来自世界、肉体与魔鬼，但神才是制止和允准它们的那一位。在神看来，试炼是我们在基督里获得新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生活过于安逸，缺乏与基督类似的处境，没有如祂一般饱经苦楚，我们就不可能像基督一样。“祂戴着荆棘冠冕，你难道要戴黄金冠冕吗？荆棘为袖而长，百合花却为你而生吗？”

诚然，没有人愿意承受苦痛。不过，司布真研究了杰出人物的生平后得出结论：那些从来没有经历重重艰难的人，绝不可能像那些有此经历的人一样成长，变得刚强、成熟。那些从未经历患难考验的人，在信仰上往往脆弱无力。因此，“人唯有搏击风浪和经历水火才能学到可贵的功课。”苦难可以强化并且显明神要在我们身上完成的工作。司布真解释说，我们的生命好比一池水，当其波澜不兴之时，看起来澄澈而洁净，因为所有的污泥都深藏水底，不为人所见。而唯有将这池水搅动翻腾，肮脏才会显露出来。同样，试炼显明我们的罪：我们在回应试炼时，方能显出我们是多么邪恶、多么自私。藉着试炼，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识别出以前深埋在我们心中的恶，然后与之争战。因此，司布真说：“不经苦痛就完全成熟的敬虔人，恐怕少之又少。除非常有刀削斧砍，历经修剪，否则葡萄树结不出什么果实。”

如果说试炼对普通信徒都大有裨益，那么对福音的执事来说，试炼则是无价之宝。神经常引导属祂的牧人经历试炼，“与其说是为了让他们本人受益，不如说是为了让他们之后可能会服事的人受益。”试想，一帆风顺的“成功人士”即使试着去怜悯一个正在经历坎坷的人，做起来也会很笨拙。一个刚强的人对某个受苦的可怜人说：“你要坚强，你要努力！”那真是再残忍不过了。但如果这人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就不会用这样轻描淡写的语气谈论了。当牧师处于患难中，怀着忧伤的心讲道之时，往往能向绝望的人说出更恰切的话语，给出更深切的慰藉。

因此，基督教的牧师应当期盼神把苦难加给他们，好使他们可以像基督一样带着怜悯去服事。基督亲自成为与祂那多有软弱的弟兄一样的人，为的就是帮助那些受试炼的人(参来 2:16-18)。同样，神拣选软弱、受苦的人来服事软弱、受苦的人。✠

〔1〕 本文节选自迈克尔·里夫斯，《司布真的人生智慧：活在基督里》，穆桑译（北京：橡树文字工作室）。

临难得慰 转慰他人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 林后 1:3-7